

葛兰西的生平

隆巴尔多—拉第斯、卡尔朋合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2 031 7552 6

葛兰西的生平

隆巴尔多—拉第斯、卡尔朋合著

黄 蔭 兴 译



627.62.45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Л. Ломбардо-радице и Дж. Карбоне
ЖИЗНЬ АНТОНИО ГРАМШИ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Перевод с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Г. Д. Богемск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3

本書根据苏联外国書籍出版局 1953 年俄文版轉譯。
原著为意大利文，書名为：VITA DI ANTONIO
GRAMSCI. L. LOMBARDO RADICE—G.
CARBONE 合著，1952 年第二版，羅馬出版。

葛兰西的生平

〔意〕 隆巴尔多—拉第斯、卡尔朋合著
黄蓀兴譯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850×1168公厘 $\frac{1}{32}$ ·印張7·插頁1·字數155,000

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 定价(7) 0.75元

統一書号11003·29

封面設計者：馬艾庆 校對者：彭卓毅等



安东尼奥·葛兰西

安杰尼奧·葛蘭西——意大利 工人階級的領袖^①

帕尔米罗·陶里亞蒂

安杰尼奧·葛蘭西是意大利議會議員，按照意大利宪法的規定，他享有議員不受逮捕的特权。但是1928年，他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被押送到羅馬特別法庭受审。当时的檢察署根本沒有提出任何事实来作为起訴的根据。起訴書中直截了当以他是公認的共产党領袖作为起訴的主要理由，而在他被捕的时候，共产党还是合法的政党。檢察署的蛮橫無耻还不止此。披着法官外衣的法西斯劊子手曾說：“我們要使这个头腦二十年不能工作。”这句话不仅洩露了他从法西斯当局那里，从墨索里尼本人那里奉到的命令是判处葛蘭西長期徒刑，使他活不成；同时也說明这个劊子手悍然撇开了一切司法上的形式和手續，赤裸裸地暴露了促使葛蘭西死亡的审讯、判决和迫害的原因是統治我国的反动階級的恐惧心理和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恨。这种仇恨从起訴、判决起，直到葛蘭西死，从来沒有减弱过。为了發洩这种仇恨，葛蘭西被謀杀了。

由于意大利反动資產階級和墨索里尼的命令，葛蘭西被囚在秘密的、和外界隔絕的牢獄里，虽然他还是和社会各階層人士經常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和那些愛戴他、在精神和物質需要上

^① 本文是帕尔米罗·陶里亞蒂为“葛蘭西獄中書信集”作的序言，現由吳澄淵同志自法譯本譯出附于本書前，供讀者參閱。——出版者

为他所深深了解的工人經常保持着联系。由于反动資產階級和墨索里尼的命令，他帶着手銬拖着鎖鏈，在骯髒的囚車里，从一个牢獄解到另一个牢獄。囚車很小，犯人的身体紧紧地挨着囚車的四壁，像活埋在里面。当囚車挂在貨車上或者拋在荒涼的車站上的时候，不論是夏天被熾烈的太陽烤得發燙或者是冬天在風雨雪中冷得像冰窖，里面的人总是不能动弹的。由于墨索里尼的命令，在漫長的岁月里，每天晚上看守总要到他的牢房兩三次，吵吵嚷嚷，不讓他睡覺，来消耗他的精力。由于墨索里尼的命令，病中發燒的葛蘭西，尽管已經不能正常地吸收营养，一周一周地躺在床上，却不能得到医生的帮助。而派去瞧他的“医生”却叫他知趣一点，說沒有要他的命已經是天大的造化；这个“医生”还說，他認為沒有必要医治这样的病人，因为他既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就只希望葛蘭西死，別無其他願望。由于国际無產階級斗争的压力，由于世界思想界的鄙弃，墨索里尼不得不把葛蘭西从摧殘其肉体的牢獄里提出来，同意給以适当的治疗。葛蘭西所住的病房非常簡陋，四周还安裝了粗大的鐵柵。他躺在床上动不能动，接連几天不省人事，沒有人攙扶便不能离床。可是公安部門特別派了一个警長率領十八名宪兵和兩名警察来看守。很明显，葛蘭西已經被疾病和十年鐵窗生活煎熬得憔悴不堪，在最后几个月里必須得到特殊的照料才能支撐下去。他的消化器官已經不能吸收营养。牢獄生涯帶給他的尿毒症使他的牙齿全部脫落。而且尿毒症日益惡化，已經影响到心臟。他的四肢浮腫了起来。由于呼吸不到新鮮空气，見不到陽光和缺少运动，还引起了血管硬化症，而且越来越严重。这时他呼吸已感到困难，行动艰难。生命無情的漸漸走向死亡的邊緣。謀杀我們这位偉大同志的劊子手怀着罪惡的喜悅期待他死亡。医

師們都不管他，好像接到了干脆讓他病死的密令。最后几个月，葛蘭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还是得不到医生的任何診斷，任何治疗，任何必要的护理；从这种情形看来，医生們接到了命令是沒有疑問的。

尽管如此，在我們看来，葛蘭西的死仍是神秘的，难以解釋的。我們都知道葛蘭西在坐牢期間，怎样像任何革命者所應該做的那样尽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寶貴的，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党所需要的。他受了長期的折磨之后，会不会再施一下無耻的毒手呢？凡是了解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人都認為这种假定是恰当的，葛蘭西死得令人費解，特别是因为經過大赦，他的刑期减少了，到那时候他已經服刑期滿，已經有权享受自由，有权叫朋友們和值得信任的医生到他的身边去，使他获得治疗和照顧；可是就在刑滿后的第三天他突然死了。葛蘭西死得令人費解，还因为他当时一定尽他所有的力量来应付自己的新环境，迎接一个新的活动时期；可是就在这时候他死了。

1924年，墨索里尼曾命令他的打手們暗杀馬特奧蒂，因为馬特奧蒂在議會里的有力行动符合人民大众热爱正义和自由的情感，在那个特別困难的时期，这种行动威胁着法西斯政权。墨索里尼还下过同样的命令暗杀阿門多拉和戈貝蒂，还在獄中把加斯頓·苏齐害死，还卑鄙無耻地下令杀死意大利人民的成千成百个最优秀的子弟。在法西斯独裁政权之下，暗杀是政府常用的手段。而葛蘭西被杀害的方式是最不人道、最野蛮、最殘酷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被折磨了十年才死去！葛蘭西的死不仅暴露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作風”，而且暴露了大資產階級和意大利其他反动階級的作風。这些反动階級从多少世

紀來意大利人民所遭受的各種壓迫方式中繼承了所有最卑鄙、殘酷、不人道的方​​式，集中地表現了神父的虛偽、外國侵略者的殘暴、封建貴族的專橫以及商人和高利貸者的貪婪。

意大利人民在歷史上所創造的一切偉大的、輝煌的事績都是在反對壓迫者的艱苦鬥爭中獲得的。意大利人民中間涌現的最偉大的人物都曾受到我國統治階級的迫害。意大利語言的奠基者但丁曾被放逐，過着悲慘的生活。近代意大利的第一個思想家喬達諾·布魯諾^①在廣場上被燒死。追求在正義和秩序上建立世界的托馬斯·坎帕內拉^②死在可怕的土牢里。近代實驗科學的創始人加利萊奧·伽利略^③受到凌辱虐待。第一個主張我國統一的理論家和戰士朱塞佩·瑪志尼^④遭到放逐，被君主政權的警察當作罪犯。統一運動的人民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⑤遭到憎恨、誹謗，到處受人猜疑。我國人民的全部歷史就是反抗國內外暴君的歷史，是不斷地反對愚民政策和怀柔政策、反對有產階級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群眾的鬥爭史。安東尼奧·

① 喬達諾·布魯諾(1513—1600年)，意大利哲學家。1580年脫離聖多明尼加教會，加入嘉文派。事實上，他主張自然派的宗教，反對基督教，所以和嘉文並不協調。他曾在巴黎任教，後又到英國、德國講學。1600年，被羅馬教庭判火刑燒死。——譯者

② 托馬斯·坎帕內拉(1568—1639年)，意大利聖多明尼加教會的哲學家。他終身反對煩瑣哲學。因為具有大膽的思想，他被監禁了二十七年。——譯者

③ 加利萊奧·伽利略(1564—1642年)，著名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意大利實驗科學真正的創始人。1606年，他首創天文望遠鏡，從觀察所得，肯定地球環繞太陽運行。這個說法引起教庭的憤怒，他因而遭到種種迫害。1633年他以七十歲的高齡被罰跪在地上公開承認放棄“邪說”。事後，他還是處在宗教裁判嚴密監督之下。伽利略受此打擊，不久双目失明。——譯者

④ 朱塞佩·瑪志尼(1805—1872年)，著名的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意大利十九世紀民族解放運動民主主義派的領袖。——譯者

⑤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年)，著名的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意大利獨立運動的領袖。——譯者

葛蘭西在这个斗争中倒下去了，然而他的一生——作为宣传鼓动家、政治组织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袖的一生，却不仅是一个和群众隔绝、或者不为大众所了解的伟大人物的抗议。在他身上，意大利人民所找到的，不仅是一个澈底了解人民的历史和生存条件的人，不仅是一个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愿望的人，也不仅是一个说明了几世纪来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作斗争是为了自由、正义和社会解放的人。安东尼奥·葛蘭西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够认识到，在今天的意大利社会里什么阶级力量可以担负起把社会从一切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历史任务。他不仅是人民的儿子和反抗统治阶级的人，不仅在才干上、在明确而深刻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上以及著作的力量上都超过当代的任何意大利人，而且是在历史上唯一理所当然的革命阶级工人无产阶级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一个现代革命家，是一个精通最革命的政治社会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他紧密地联系工人阶级，不倦地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斗争。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列宁主义者，一个布尔什维克。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墨索里尼才不但把他当做敌人，而且把他当做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只要葛蘭西还活着，只要“他的脑子还在活动”，只要他的精神意志一天不被摧毁，他的心脏一天不停止跳动，他们这些人便一天安不下心来。他们谋害他显然是企图使我们的党，使无产阶级和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可靠的、英明的领导者。

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在意大利思想和文化史上，安东尼

奧·葛蘭西是第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真正的、道地的、澈底的馬克思主义者。他确实是第一个澈底精通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的革命学說的人；是第一个掌握了列宁和斯大林对馬克思主义的繼續發展所作的一切新貢獻的人；是第一个能以这一学說为基础規定了意大利無产階級历史任务，并終生为了使無产階級認清这个任务和具备完成这个任务的条件而奋斗的人。葛蘭西是意大利第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紧密地結合着指导革命行动的理論，結合着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和体会来联系群众，来进行日常的政治活动和組織活动；因为他建立并領導了共产党；因为他是国际主义者；因为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高举着我們党和共产国际的旗帜。

葛蘭西生前，有許多人狠狠地攻击他，同时也被他狠狠地攻击；在他死后的今天，这些人都写文章紀念他。尊敬这位偉大的天才是應該的，但是我們必須明确而有力地指出，葛蘭西并不是死后恭維他的人所說的那种知識分子、学者、作家。首先葛蘭西曾經是而且現在还是一个畢生致力于党的事業的人。党的問題，建立一个能够組織并領導整个無产階級和劳动群众来解放自己的工人階級革命組織这一問題，始終是安东尼奥·葛蘭西一生全部活动和全部思想的中心。1910年左右，他年紀輕輕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当时促成我国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各种因素正在成熟。从1900年开始，我国工業急剧地發展起来。在巴达盆地的平原上，大規模資本主义农業發展的結果，改变了这个区域的面貌。在北部的大工業城市里，無組織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众中产生了人数众多而且集中的無产階級，他們到处建立了具有階級性的政治組織和工会組織，并且学会了用罢工这一武器来反抗資产階級。在巴达盆地的平原上，广大的农業無产階

級的形成，動搖了傳統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的均勢。隨着大規模的資本主義農業經濟的發展，意大利北部的“农村賤民”漸漸變成一支雇工隊伍，並且形成了稠密的階級組織網（雇農聯盟、合作社、社会黨支部），使這種新的革命精神深入到最落后的省分。雇農群眾的鬥爭性強，他們勇往直前，不肯接受不公平的待遇。他們迫切希望得到多少世紀來得不到的最低限度的福利。他們被一種具有社會主義和革命性質的原始救世觀念鼓舞着。他們變成了一連串規模龐大的罷工的主角。在罷工過程中，他們養成了守紀律和團結的無產階級美德。在這些有組織的群眾的雙重壓力下，國家政權開始動搖了。

葛蘭西生于撒丁島。这个地区的特点是經濟关系和社会关系很落后。他出身于貧農家庭，因此有机会看到撒丁島上农村半無產者和牧民們的非常貧苦的生活。他知道自从資產階級完成國家的統一以后，一直把撒丁島当作一个殖民地，像意大利南部各農業地区一样。撒丁島和南部农民的貧困是北部工業發展的条件之一。飢餓的农民断断续續的自發的起義，都被軍隊用“剿匪”的名义鎮壓下去；島上的天然資源和財富遭到大陸上資產階級的掠奪。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为了巩固政權，特别是为了維持对意大利南部和撒丁島农民群眾的統治，跟大地主和在封建大地主庇護下成長起來的农村寄生資產階級結成了同盟，并且尽力保存那些緊緊地束縛着全國政治經濟生活的落后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殘余。虽然在人民大眾的壓力下，統治階級不得不承認勞動者有組織起來的權利、有工作和罷工的權利，虽然統治階級在第一次大戰的前夕被迫承認人民有普選權，但是北部工業資產階級和代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会关系殘余的南部反動階級之間的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給意大利的政治生活打上

了特殊的反动烙印。

在撒丁島的农村中，葛蘭西亲眼看見农民縫住衣服口袋去参加选举，以免便衣警察和地主的选举代理人塞进刀去。不这样做，就会有成百的貧民被宪兵誣指为携帶凶器而被逮捕，从而使政府的候选人获得胜利。葛蘭西对于资产階級和意大利国家反动本質的認識是他的全部政治思想的第一个基础。他写道：

“意大利国家从来也沒有企圖掩飾有产階級的殘酷專政。薩伏依王朝的法令可以說只是为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服务，那就是把王室的命运和私有制的命运結合在一起……至于宪法，全国就沒有設立一个机构来保障（那怕是表面上的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結社自由。在自称自由民主的資本主义国家，保障人民自由的最高机构是司法部門。可是在意大利，司法部門并沒有权力，而只是一个机构，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工具，是王室和有产階級的工具……。內閣总理是有产階級的亲信，他由大銀行家、工業鉅子、大地主和參謀部挑选出来，用作弊和賄賂的办法在議會中取得多数。意大利內閣总理的权力是沒有限制的，不仅事实上是这样（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確都是这样），法律上也是这样規定的。意大利国家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內閣总理一个人手里。

意大利的統治階級并不怎样假仁假义地掩飾它的專政。在它看来，劳动人民是劣等种族，可以当作非洲殖民地人民那样任意摆布。全国經常处在戒严状态中……警察像狗那样随便进入人民的家里和集会場所……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受到侵犯。許多公民被逮捕，帶上手铐，像罪犯一般被投进骯髒不堪、令人嘔吐的牢獄。在警察的淫威下，他

們的人身自由毫無保障，他們的事務沒有人照管，漸漸破產。在警官的簡單的命令下，警察就可以侵入集會場所，進行搜查，解散集會。在省長的簡單的命令下，就可以禁止一篇內容絲毫不違反現行法律和法令的著作。在省長的簡單的命令下，就可以逮捕職工會的領導人，而且還可以設法解散那個團體……”。

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特別在初期，是作為對反動和暴虐的制度，對剝奪勞動群眾一切權利的制度的強烈抗議而誕生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它具有廣泛的群眾性，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至那些因國家經濟政治生活落後而埋怨、而心有所不甘的資產階級激進分子，也都大批地參加到運動里來。當時社會黨領導者的任務本來應該是：使這一廣大的群眾運動的領導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引導工人階級向反動勢力進行堅持不渝的鬥爭以爭取民主自由；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權，並帶動所有被壓迫被剝削的群眾推翻資產階級和它的同盟者反動幫會的政權。但當時的社會黨領導者並沒有完成這一任務，甚至那些最密切地聯繫群眾、了解群眾的疾苦和願望，同時極端憎恨資產階級的優秀領導者，也沒有完成這一任務。他們既然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實質，也就無法超出感情用事的革命性和口頭上的“不可調和性”的圈子。當時屠拉基^①之流的領導人物既已同馬克思主義決絕，並已滾入修正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泥坑，就企圖把無產階級運動綁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車上，幫助“自由主義”

① 菲立波·屠拉基（1857—1932年），意大利社會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採取了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立場，鼓吹被壓迫者與壓迫者進行階級合作。1922年10月社會黨分裂後，他領導社會黨右翼，即所謂“統一社會黨”。——譯者

的政治活动家去实现他们收买社会主义运动中部分干部的計劃，以此来挫折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热情。这些领导人物变成了無产階級組織內部散播資產階級影响的媒介和直接代理人。卡尔·馬克思——像吉欧里蒂說的那樣——被“束諸高閣”了。青年学生失望之余，脱离了被資產階級哲学家渲染为已經破产了的社会主义，而开始走向早期的民族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反动組織陣营。这些組織远在第一次大战以前就由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动的集团創建起来，以支持他們的帝国主义擴張政策、他們的搶劫和掠奪政策。

葛蘭西在駁斥屠拉基、特列維斯和社会改良派的其他主要人物时，对于这些领导人物在思想意識上所做的破坏工作，屢次表示深惡痛絕，他写道：

“几十年来，机会主义者和改良派的‘取消主义’一向感染着意大利社会党，而今天又用衰朽老人的那种冷笑和怀疑的态度来嘲諷青年一代的努力，来嘲諷布尔什維克革命所掀起的熱潮。这些人應該来一个小小的良心檢查，檢查自己應該負些什么責任，为什么沒有能力来研究、了解和展开教育性的活动。我們青年們，應該否定这些过时的人物，應該鄙弃这些过时的人物。他們和我們之間有什么关系呢？他們創造了些什么呢？他們給了我們些什么呢？憑什么值得我們敬愛和感激呢？他們有沒有給我們开辟了、指出了研究和學習的道路呢？有沒有給我們創造进步和飞躍前进的条件呢？我們不得不用自己的力量和毅力来創造一切。今天的意大利青年一代是自己的命运的主人。那些沒有做过工作，沒有創造什么，除了把日报上庸俗的短文湊成庸俗的文集以外沒有留下任何遗产的人，沒有权利譏笑青

年一代犯了些什么錯誤，沒有权利譏笑他們的努力。”

1911年，葛蘭西从撒丁島到都灵后，和工人階級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密切联系。他所以能够担負并且完成在我国恢复馬克思主义的地位的必要工作，首先就是依靠这种联系。在都灵，这位撒丁島的青年革命家受到了年輕的、聰明的、精誠团结和富有革命精神的無产階級的教育。都灵無产階級在大战前的几次冶金工人大罢工中已經出色地表现出它的組織性、战斗性和紀律性，在这个时期已經以工人階級最先进最覺悟的队伍的姿态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出現。

“在意大利，资产階級革命創立今天的资产階級制度以前，都灵一向是一个小国的首都，这个小国包括皮蒙特、利古里亞和撒丁島。当时在都灵的經濟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工業、家庭生产和商業。当意大利成为一个統一的王国，羅馬成为首都以后，都灵似乎丧失了它原来的重要性。但是，这个城市很快就克服了經濟危机，它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成了意大利最大的工業中心之一。可以說，意大利有三个首都：羅馬——资产階級国家的行政中心；米蘭——全国商業和金融生活的中心（所有的銀行、企業、金融機構都集中在米蘭）；都灵——最重要的工業中心，这里的工業生产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当首都迁到羅馬以后，对新兴的资产階級国家起了重大影响的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知識分子离开了都灵。但是大工業的發展却使意大利工人階級的精華集中到都灵。因此，这个都市的成長过程是意大利历史和意大利無产階級革命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頁。这样，都灵的無产階級就变成了意大利工人群众精神生活上的領袖，而工人群众則在种种关系上，如乡土关系、家庭关系、傳

統关系、历史关系上，同时也在精神上（每一个意大利工人都热烈地盼望到都灵去工作）与这个都市结合在一起。”^①

安东尼奥·葛蘭西和都灵工人间的联系不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同时也是个人的、直接的和多种多样的联系。欧战爆发后不久，葛蘭西站到社会主义运动左翼方面来，并在1915年被任命主持都灵市社会党总支部的报纸，这样，他很快就在这个都市的革命运动中占了特殊地位。当时，即使在都灵这样的城市里，改良派也占据了一大部分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地位。这些人甚至在大战期间也执行着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工人群众只是执行这种政策的支点。都灵的大多数革命者加入了党支部，跟改良派进行斗争；在工业动员委员会这一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反对工人组织参加工业动员委员会，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制定一种跟党的领导机构的政策不同的政策。社会党领导机构所执行的是一种中间政策。总的说来，就是那个醜名远扬的公式：“既不接受战争，也不破坏战争”。这个公式在群众面前挽回了面子，但也纵容改良派做出了种种合作主义的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卑鄙勾当。在这种情况下，葛蘭西首先努力向群众学习，从群众方面接受教训。在和群众接触当中，他找到了足以解决战时和战后可能摆在意大利人民面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因素。

在进行近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工人身上，葛蘭西看到了能够解决意大利一切社会问题的力量，看到了“近代意大利历史上的主角”。因此，他驳斥了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一切反动论据。他

^① 见安东尼奥·葛蘭西的“都灵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篇报告于1920年夏送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刊载于“工人国家”第一年第六期，从641页起。——原注

們从“作为农業国的意大利具有特殊的結構”这一論調出發，同时根据南部和海島农民群众在国内的处境，使这些农民同工人階級对立，把“南方問題”跟無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的总問題割裂开来而作为另外一个問題。他們还激起农民对工人和工人組織的嫉妒和猜疑，造成無产階級和农民群众間的裂痕，这样来进一步为反动的資產階級效劳。但是工人階級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呢？在战前和战争期間，葛蘭西已經圍繞着這個問題做了种种思考。他認識到战争会引起意大利社会的瓦解：广大的劳动群众一旦觉悟，就会勇往直前地闖上政治舞台，并且理直气壯地要求滿足他們的需要，而資產階級政府的傳統机器决抵挡不住这一股压力。無产階級必須建立一套嶄新的政府机器，这套机器既不可能由工会来装备，也不可能由当时的其他工人組織来装备，因而必須成立一个可以体现無产階級夺取政权和組織新国家、新社会的意志和能力的新組織。

在这些思想支配之下，葛蘭西开始把注意力轉向工厂方面，轉向工作場所的階級斗争方式，轉向战争期間工人在工厂里成立的新組織；这些新組織跟工会有所区别，因为它们有可能领导一个比單純的經濟斗争更为广泛的斗争。从这时起，葛蘭西和工人的直接接触增多了。他和工人成日成夜地談話、討論，哪怕是工厂生活的細微末节也讓他們講給他听，他迫切地想發現一些新的形式，使工人在意大利从未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危机成熟的时刻，在工作場所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意志。从这时起，葛蘭西开始变成都灵最得人心、最受人爱戴的领导人。青年們团结在他的周圍，最觉悟和最积极的工人团结在他的周圍，这里面不但有社会党人，还有無政府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他在市工人組織的会所中工作的那間房

子，他居住的小閣樓，都漸漸變成人們常去的地方。在工廠里，人們講起他時都把他當作一個新的領導人物。事實上，意大利工人運動中的確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導人。這個領導人知道向群眾學習，並且在和群眾直接聯繫中制定工人階級的革命政策。對葛蘭西的思想的形成和他的革命活動的開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動力來自俄國革命，來自布爾什維克和列寧的榜樣。

廠內委員會的活動

都靈的無產階級群眾，意大利工人階級的一切革命分子，由於無產階級和革命的直接感受而產生的自發的熱情，很快地轉向俄國革命，轉向布爾什維主義，轉向列寧。葛蘭西寫道：

“俄國三月革命^①的消息在都靈受到了難以形容的熱烈歡迎。工人們知道沙皇政權被彼得格勒工人打倒以後，激動得流出眼淚來。但是他們並沒有被克倫斯基和孟什維克譁眾取寵的空談所迷惑。1917年7月，當彼得格勒蘇維埃派遣到西歐去的軍事代表團到達都靈，團員中孟什維克分子斯米爾諾夫和哥登堡向二萬五千人講話的時候，聽眾曾千百遍地歡呼：‘列寧同志萬歲！布爾什維克萬歲！’

哥登堡對這種歡呼感到不怎麼高興：他不了解為什麼列寧同志在都靈工人中會這樣得人心。不要忘記，這次示威發生在彼得格勒七月暴動失敗之後，當時資產階級報紙都長篇累牘地猛烈攻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把他們當作盜匪、野心家、德國帝國主義的間諜和代理人。

① 指俄國二月革命。——譯者

从意大利参加战争起(1915年5月24日)到这次示威以前,都灵的无产阶级没有举行过任何群众示威运动。为了欢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而组织的大示威,使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不到一个月的工夫,都灵的工人就拿起武器来反抗帝国主义和意大利军国主义。武装起义爆发于1917年8月23日。工人一连五天在都灵街道上和广场上作战。带有步枪、手榴弹和机关枪的起义者占领了市内许多区。他们曾经进攻市中心区三四次,企图占领市政府和军事指挥部。但是两年来的战争和反动统治已经破坏了本来异常坚强的无产阶级组织。工人的武装力量还不及对方的十分之一,因此,工人失败了。他们本来指望得到兵士的支持,但是这一点落了空,因为兵士们听信了谣言,以为这次起义是德国人挑拨起来的。

群众在他们占领的市区四周设置了障碍物,安装了电网,在五天里打退了军队和警察的历次进攻。五百多名工人在这场斗争中倒了下去,两千多人受了重伤。起义失败后,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战士不是被捕,就是被逐出都灵。起义结束后,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但是工人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地倾向共产主义。”

八月起义后不久,葛兰西被选为社会党都灵市总支部书记。这是正式承认他在意大利最著名的红色都市的无产阶级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也是承认他在促使都灵工人了解俄国革命方面、在促使工人了解并爱戴他们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以后,葛兰西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派别,首先是要了解布尔什维主义,并且和革命派别中的代表人物取得联系。而在当时

烽火遍地的歐洲，國界幾乎變成不可逾越的鴻溝，聯系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葛蘭西的桌子上堆滿了從世界各個角落寄來的、用世界各種文字出版的、秘密的革命出版物。大家迫切地等待着列寧的文章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文件，大家把它們譯出來，進行閱讀，集體討論，講解，並把它們散發到工廠里去。葛蘭西就是這項工作的靈魂。在列寧的文章里，一種新的語言放射着光芒，這是意大利工人所等待的語言，是在戰後的偉大鬥爭中能夠指導他們的語言。機會主義者用來掩蔽革命實質的那些浮渣一旦清除以後，馬克思主義就露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光芒四射的真理。馬克思主義由於列寧的著作和活動而獲得的新發展，以及布爾什維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經驗，使意大利工人看到了解決戰後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的明確的前景。

葛蘭西是認識到列寧教言的國際意義的第一個意大利人，是認識到布爾什維主義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意義的第一個意大利人。

葛蘭西在1919年寫道：

“俄國革命產生了一批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優秀政治家。他們大約有兩千人。他們終身致力於政治和經濟科學的研究並在實踐中加以驗證，在幾十年的流放生活中仔細分析了革命各種問題。他們在鬥爭中，在跟沙皇政府進行力量懸殊的決鬥中，把自己鍛鍊成鋼鐵一樣的人。他們在生活中曾經接觸到歐洲、亞洲、美洲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文明，因此他們能夠正確地運用自己的政治經驗——那像劍一樣鋒利的武器，並且非常明確地了解自己對工人階級所負的責任。

俄國的共產主義者是一群第一流的領導人物。列寧是

当代欧洲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威信既能鼓舞各国人民，又能使他們遵守紀律。他能够駕馭世界上一切有利于革命的社会力量，能够挫敗资产階級最精明最狡猾的政治家……

当革命采取国家形式而变成有組織的权力机关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当無产階級革命产生一个典型的無产階級性質的国家，作为無产階級的生命和力量的产物来發揮其基本职能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

布尔什維克为俄国無产階級的历史和社会經驗，也就是为国际工人階級的經驗，提供了一种国家形式……苏維埃国家已經变成俄国全体人民的国家，而其所以能够这样，則全靠共产主义政党的堅韌性，全靠工人的坚定信心 and 無限忠誠，全靠俄国共产主义者在人民导师列宁的明确意志的指导下所不断进行的宣傳、解釋和教育工作。苏維埃之所以不朽，在于它是符合广大的俄国人民群众的种种需要而組織起来的社会形式，在于它是具体反映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者的心願和希望并予以滿足的社会形式……苏維埃政权已經証明自己是新社会最重要的核心……因此人类的真正历史是从俄国开始的，人类的真正生活也是从俄国开始的；人类的一切生死問題，只有在苏維埃制度里找得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安东尼奥·葛蘭西吸取了俄国革命的經驗，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重新树立了作为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無产階級專政思想并在群众中宣傳了这种思想。

在第一版意大利文的卡尔·馬克思著作中，根本找不到“無产階級專政”这个詞。在“哥达綱領批判”里，改良派的翻譯者故

意用不怎么碍事的“無产階級階級斗争”来代替“無产階級專政”。对于馬克思的思想很有研究而且曾广为傳播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奧拉說，“無产階級專政”就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权后所建立的“社会教育性的政府”。但是他既沒有能从一般的观点，也沒有能从有关意大利社会和意大利工人的观点来了解并解釋这个詞的具体意义。在他的思想中，“無产階級專政”这个詞仍然是政治哲学上一个意义曖昧的名詞。此后，工团主义的“理論家”把用来反对改良派工会、迫使工会組織一再进行沒有准备沒有成功希望的罢工暴力行为叫做“無产階級專政”。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意大利社会党虽然把無产階級專政写在綱領里面，但是在党的內部，屠拉基宣称苏維埃之于議會制共和国等于野蛮人之于都市，而那些以革命者自称的人也沒有能够了解究竟應該用什么样的具体斗争方式来建立無产階級專政。葛蘭西写道：

“为了反对屠拉基之流机会主义者，同时也反对謝拉蒂^①之流的中間派口头上的革命主义和彭巴西之流扮苦相的家伙，‘無产階級專政’这一公式必須不再純粹是一个公式，或者是只讓人叫叫的革命字眼。誰要达到目的，就得有办法。無产階級專政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建立一个無产階級国家……这个国家并不是憑空产生的。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共产主义者整整花了八个月的功夫来宣傳这个口

① 謝拉蒂(1872—1926年)，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綱領派的組織者和領導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積極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同盟。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他率領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他采取中間立場，反对与改良派分裂。在1921年里窩那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他所領導的中間派分子拒絕与改良派分裂，拒絕完全承認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左翼退出社会党，另組成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他完全承認了过去立場的錯誤，而加入意大利共产党。——譯者

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可是俄国工人从1905年起就知道什么是苏维埃了！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应该珍视俄国的经验，并且依靠它来节省时间，节省劳力。”

葛兰西深知在企业中组织工人阶级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他把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和建立新型的工人组织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种新型的組織可以使工人争取政权的斗争具体化，同时这种組織还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基础。葛兰西问道：

“意大利有没有什么可以和苏维埃比拟、在本质上和苏维埃相似的工人阶级组织呢？我们是不是有任何这样的組織使我们有权说：对的，苏维埃不仅仅是俄国的制度，也是各地都适用的制度；对的，苏维埃是表现工人阶级解放意志的形式，无产阶级不论在哪里都为工业摆脱资本家的控制而斗争；对的，苏维埃是工人群众自治的形式。在意大利，在都灵，有没有建立苏维埃这种管理形式的萌芽、一个不够具体的打算、一个在摸索中的形式呢？”他回答道：

“有的，在意大利，在都灵，工人管理形式的萌芽，苏维埃的萌芽是有的。那就是厂内委员会。”

厂内委员会是战争期间根据工会的倡议，为保卫工人的利益、对付企业主的剥削而成立的。它很快就脱离了工会的直接控制而发展成为由全体工人选举并代表全体工人群众来对付企业主的独立机构。战后危机使工人阶级不能不做全面的考虑，同时使工人阶级认识到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样就加速了情况的转变。在厂内委员会的基础上，都灵市产生了争取建立工厂苏维埃的运动，这个苏维埃形式的运动在生产场所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葛兰西是工厂苏维埃运动

的領導者。他在1919年5月1日創办的“新秩序报”就是这个运动的机关报。

在社会党的老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懂得工厂苏維埃运动的意义。他們責备葛蘭西沒有使工人更多地注意議會斗争，而使他們去注意生产和工厂方面的問題。他們指責他是工团主义者。事实上，葛蘭西的一切論争正是針對着工团主义，并且竭力指出各产业联合会不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組織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机构，也不是用来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机构。他們指責葛蘭西，說他把組織工厂苏維埃当作夺取政权的中心环节，就是規避党及其领导作用的問題。其实从1917年以来，葛蘭西就十分了解，由改良派、中間派和毫無作为的煽动家控制的意大利社会党，决沒有本領领导意大利無产阶级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同时他还知道，就战后意大利的情况看来，如果不想为资产阶级猖獗的反动統治打开大門，就不能再拖延夺取政权的斗争。葛蘭西写道：

“在意大利阶级斗争的現阶段中，随之而来的將是：或者革命的無产阶级夺取政权，以便过渡到可以使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或者有产阶级和統治集团的反动势力猖獗起来，使用一切暴力手段来鎮压工农無产阶级，迫使工农無产阶级从事奴隶式的劳动。”

必須迅速行动起来。在葛蘭西看来，“時間”問題是一个基本問題。既然要做得快，就不應該把夺取政权的斗争“延迟”到后一个时期，而先来組織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相反地，必須一方面解决党的問題，也就是解决無产阶级先锋队对一切运动的政治领导問題，同时也要解决把广大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在适合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方式下組織起來的問題。在战后危机时期，从群众方面产生出来的革命力量已經强大到足以把这两个問題同时

解决。后来，葛蘭西自己也認識到他在1919年和1920年所提出的若干方案不够明确，不过基本上，他是从一开始就想把建立和發展工厂苏維埃跟建立和發展政治組織網即“共产主义小組”結合在一起的。這些小組要有能力領導工厂苏維埃运动，同时有能力革新社会党的結構、活动方式、日常活动和政策方針，以澈底改造社会党。这样，工厂苏維埃的發展一定会使工人階級在国内占优势，同时使無产階級和革命分子在党內的力量超过改良派和中間派。可惜的是只有都灵市的情况如此。

在都灵市以及葛蘭西能直接影响的中心地区，工厂苏維埃运动不可遏止地迅速發展起来。改良派被逐出了工会的領導地位，中間派則被逐出了党总支部的領導地位。再没有什么能够把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分开了。無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搏斗，在搏斗的过程中，工人几乎进入起义的阶段。1920年4月，为了粉碎企業主破坏工厂苏維埃的企圖，在葛蘭西的直接领导下爆發了战后意大利規模最宏偉的一次运动。这一次由整个城市無产階級参加的政治总罢工延續了十一天。这次罢工很快就和鄰近各省雇农的罢工結合起来，并且得到規模越来越大、威胁性也越来越大的声援运动的支持。但这次斗争最后被总工会內得到自称革命的社会党領導机构的支持的改良派領袖們勾結着政府破坏了。

于是葛蘭西向社会党的左翼分子建議，在采取共同行动上达成協議，以便撇开党內迟疑不决、老是准备向改良派投降的領導人，而在全国範圍內發動并領導一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些左翼分子拒絕了葛蘭西的建議。波尔迪加本人就以必須在正式的代表大会上清算改良派和中間派为借口，拒絕了葛蘭西的建議。波尔迪加是抵制派^①的領袖，他表面上裝得比誰都革命，实际上

却用学究的观点来考虑革命问题，并且用左倾理论家的假面具掩盖他的机会主义。

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工厂苏维埃运动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人，在争取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的英勇行为。意大利革命的动力问题，以及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农民问题，从此就由葛兰西所领导的都灵市无产阶级提了出来，并且正确地解决了。“新秩序报”在1920年写道：

“北方的资产阶级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和各海岛，并且使它们淪于被剥削的殖民地状态。北方的无产阶级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必然也要把南方的农民群众从北方的银行和工业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再生，不应该尽依靠分配未开垦的和耕种不良的土地，而应该依靠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援。工业无产阶级也需要农民的支援，因为他们要求在经济上土地私有制不再产生资本主义，同时也需要意大利南部和各海岛不致变成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军事基地……工人在推翻工厂的专制制度、粉碎压迫人民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建立工人的国家的时候，必然会粉碎把农民锁在贫困和绝望上的锁链。无产阶级建立了工人专政，掌握了工业和银行，就能够利用国家机构的巨大力量来支持农民，向地主、自然界和贫困作斗争。无产阶级将使农民得到贷款，将成立合作社，保障个人安全，使大家的财产不致遭人掠夺，并在议会中投票

① 波尔迪加认为议会制度是贪污腐化和机会主义的根源，因而鼓吹抵制议会制，号召大家拒绝参加政治选举；他所领导的派系就叫做抵制派。——译者

贊成撥出經費來改進水土保持和灌溉工作。無產階級一定會做這些事，因為發展農業生產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因為獲得並保持農民群眾的支援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因為把工業生產導向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城鄉之間和南北方之間的互助交流的工作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

在這樣一個改造意大利社會和經濟的偉大計劃中，大工業的工人的確以我國歷史先驅者的身份出現了，而工人階級則以唯一的、真正的、第一個全國性的階級出現了。它的責任是解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革命所沒有解決的一切問題，是消滅任何形式的剝削、貧困和壓迫。在“新秩序”和工廠蘇維埃運動中，一個別樹一幟的“狂飈突起”^①式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跟群眾的革命熱潮和領導人明確的政治思想結合起來了。靠了這個文化運動，除了純粹政治問題以外，我國歷史、藝術、文學、工人階級道德、教育和技术方面的最廣泛的問題，都提了出來加以研究、討論並在群眾中加以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全部人生觀和世界觀都因而恢復了本來面目。對於那些否認勞動群眾能夠了解並關心科學上和文化上最困難的問題的人，葛蘭西特別堅決猛烈地加以反對。當時在工廠蘇維埃的雜誌上，除了專家們討論科學化勞動組織的文章和雜活工人的通信以外，馬克西姆·高爾基、羅曼·羅蘭、巴比塞和萊昂納多·達·芬奇的名字也常出現。當決定占領各工廠的時候，由葛蘭西教育、指導和領導的都靈工人，在沒有廠主沒有經理的情況下使一套最複雜的生產企業繼續工

① “狂飈突起”是1770—1790年德國的一個文學派別，它是浪漫派的先驅。這一派因克林蓋的一個悲劇而得名，它主張情感有權反抗理智，創造有權反抗習俗。這一派的名作有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席勒的“強盜”。——原注

作了一个月。通过工厂苏維埃运动，工人阶级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以至变成了吸引进步知识分子、勤学上进的青年、技师和职员群众的中心力量。意大利人民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决定于一切自由力量和进步力量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就在这时候第一次具体地实现了。

共产党的建立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意大利问题的时候，列宁曾宣布在现有的社会党派系中，基本立场和共产国际的立场相符的是“新秩序”派。在代表大会的各项文件中，由葛兰西起草、都灵市社会党总支部通过的“争取革新社会党”那篇政治纲领，被提出来作为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的基础。纲领中明确、具体、坚定、毫不含糊地阐明了一切有关在意大利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但是，“新秩序”运动没有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从这一简单的事实上已经可以看出葛兰西在建党的斗争方式上犯了一个错误。初看起来，这件事好像可以解释为由于葛兰西不喜欢出人头地，由于他过分谦逊，以致有点矫枉过正。这样的解释也许有一部分是符合事实的。葛兰西是严肃的知识分子，他鄙弃一切哗众取宠的行为，鄙弃一切自我颂扬。这种性格和他的高度谦逊结合起来，妨碍了葛兰西树立起他本来马上就应当树立起来的领导人身份。但是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新秩序”派没有明确地提出把自己形成为社会党内一个具有全国规模的派别的问题。在都灵市，他们依靠着广大的群众运动，但在全国其他地区，他们只限于没有组织的个人接触。因此和社会党其他派系的活动比起来，它的活动就显得没有什么成果

了。改良派掌握了总工会和产业工会的中央机构、合作社、大部分市政府和议会党团。谢拉蒂所领导的中間派掌握了党机构和党报。抵制派建成了一个几乎遍及意大利全国的派系集团，同时在青年联盟的领导机构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葛蘭西所能完全支配的仅是在分裂前几个月才掌握到的一张日报。为了筹备召开里窩那代表大会^①，社会党内形成一个联合一致的共产主义派系，这一派系主要建筑在抵制派已有的組織上^②。按照列宁的指示，当时在意大利必須集中火力攻击中間派，因为中間派尽管陶醉于一些“革命的”辞句，却把改良派放在自己的羽翼之下，麻痺群众运动，实际上使党服务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由于社会党的分裂，共产党誕生了(1921年在里窩那)。这次分裂是向中間派作了特別剧烈的斗争而取得的结果。这场斗争要求一切左派集团团结一致，而葛蘭西就在促成这一团结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曾批評波尔迪加在理論上的極端主义有使新成立的党变成脱离群众的宗派的危險。凡是了解葛蘭西的思想的人都知道他和波尔迪加有很深的分歧。早在1917年社会主义左翼集团举行的佛罗倫薩會議上，这种分歧已經表現出来。这次集会正是在加波莱多^③潰敗之后举行的，葛蘭西在会上指出必須把社会党的失敗主义轉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但是誰也沒有領会他的話，連波尔迪加也沒有听懂。关于工厂苏維埃运动，波尔迪加也沒

① 1921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窩那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譯者

② 召开里窩那代表大会以前，社会党内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派，由“新秩序”派、抵制派等組成。这个派系创办了一个日报“共产主义者报”。文內所指的就是这个报。——譯者

③ 地名，原屬意大利，后屬南斯拉夫。1917年10月，意大利軍隊在这个地方被德奧联軍打败。——譯者

有了解什么。尽管他参加了第三国际，也许在1920年他就企图和荷兰、德国等国家的极端分子在第三国际内部组成极“左”派系，来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葛兰西怕别人把自己和右翼分子混为一谈，因而犯了错误。他联合了波尔迪加来反对改良派和中间派，可是在必须表示与波尔迪加有所区别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上，他没有公开指出其间的区别来。当时，在共产党诞生的初期，他不知道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一错误浪费了我党的宝贵时间。本来由于改良派的背叛，一部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占领工厂的斗争结束后已经有了颓唐、消沉和悲观的情绪，葛兰西的这一错误更使得波尔迪加可以利用这种情绪来迫使共产党采取宗派的、反列宁主义的政策，这样就削弱了党的政治活动能力，并且大大地便利了法西斯主义的到临。

1922—1923年，葛兰西寄寓苏联的一年时间，使他得以进一步钻研布尔什维主义。他深入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的历史，向列宁和斯大林学习；他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学校里、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学校里锻炼成为党的领袖。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依靠葛兰西建立了自己的党——共产党。这个党不是一个浮夸的教条主义者的宗派集团，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和本阶级联系着的、能够了解并代表阶级利益的、能够在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领导阶级前进的群众性的党。正是葛兰西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

要从党的队伍里清除波尔迪加掩藏在假激进的空谈下的特殊形式的机会主义，对葛兰西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堕入宗派主义的同志，耐心地进行个别教育，培养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说服和克服种种反抗、犹豫和

不信任的情緒。波尔迪加使党的領導机构变成一个收容所，使党的干部变成头脑簡單、被动地执行命令的人。他有計劃地排斥了無产階級最优秀的分子，并且在自己的周圍安插了一批不和工人階級联系的、沒有信心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他不惜采用那不勒斯的卡摩拉秘密团体^①所使用的手段，企圖使葛蘭西在党内孤立起来。他把葛蘭西說成一个沒有活动能力、沒有战士品質的知識分子，并且譏諷他那种作为布尔什維克工人干部的严肃而有耐性的导师所具有的慎重作風。事实粉碎了这些謾罵。今天波尔迪加以托派的身分安安稳稳地在意大利过日子；警察和法西斯分子保护他，工人却以憎恨叛徒所应有的态度憎恨他。在侵略阿比西尼亞战争的初期，意大利报纸曾报道他参加过一次宗教仪式。他和出發到阿比西尼亞去的兵士一起受到神甫的祝福。他走出教堂的时候曾走过向他致敬的一队法西斯民兵用刺刀搭成的拱形門。在發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正是墨索里尼的阶下囚葛蘭西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从1924年到1926年，在从党内清除波尔迪加宗派主义的斗争中，葛蘭西展开了極其有力的活动。可以說，党的干部被他一个一个地争取回来，而法西斯上台后陷入危险的麻痹状态的整个党，通过葛蘭西的有系統的布尔什維克化工作也觉醒过来，而且受到了改造。从这一时期起，葛蘭西的著作專門闡明党的性質、战略、战术和組織等理論問題。这些著作令人强烈地感覺到

^① 这是一个由坏人組成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有自己的規章、刑法、等級和禮儀。它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国家机器里有非常有勢力的同謀者。1860年，它被当作官方的警察机构来镇压加里波第的同志們进境后所掀起的革命运动。——原注

斯大林的著作給他的影响。波尔迪加認為，在像共产党那样“集权”的党内，唯一的要求是服从上级的命令，所以对党员进行任何思想和政治教育都是毫無用处的。葛蘭西有力地駁斥了波尔迪加的这种卑鄙的“理論”。他还进行了培养干部的巨大工作。他写道：

“为了使党生存下去，使它和群众保持接触，每一个党员必須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因素，是一个领导者。正因为党是高度集中的，所以必須在它的队伍中进行大规模的宣傳鼓动工作。党必須有系統地教育党员，提高他們的思想水平。集中的基本意义是：不論在什么情况之下，即使在坚强的包围之中，即使领导机构在一定时期內無法活动，即使处在和整个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所有的党员都要能够在自己的处境中辨明方向，知道怎样根据实际情况找出确定方針的因素，以使工人阶级不致失去勇气，使它一直感到有人领导，有能力繼續斗争。因此，群众的思想准备工作是革命斗争所必需的，是获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意大利共产党最优秀的干部，被法西斯投进牢獄的成干个英勇战士，在恐吓、迫害、酷刑和死亡面前坚貞不屈的鋼鉄般的人物，都是安东尼奥·葛蘭西培养出来的布尔什維主义者。

在馬特奧蒂危机^①期間，葛蘭西回到意大利。他以党的领导人身分展开活动，給予波尔迪加的教条的宗派主义和無力的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的行动不仅說服了全党，而且鼓舞了

① 改良主义的議員馬特奧蒂在当时進出的国会第一次會議上，用確鑿的証据向法西斯分子提出控訴，揭穿他們的选举陰謀。事后，墨索里尼所豢养的爪牙就把他綁走杀害了。这一謀杀案是法西斯主义恐怖的开端。——譯者

党，带动了党。当时，斗争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整个说来，由于党已习惯于波尔迪加的说法，认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获得胜利，认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丝毫没有分别”，因此在事实的猛烈打击下失去了勇气。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也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它还没有夺得和全部掌握国家机器，因为墨索里尼为工业大资本家效劳的政策损害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他们纷纷发出怨言，开始厌恶新的政权，或多或少采取了公开反对法西斯的立场。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积极地展开政治活动，劳动人民的各种集团找不到斗争中必要的会师地点和革命领导，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的影响。要使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不但需要重新提高产业工人的战斗性，还需要用一种政治活动来说服劳动群众，通过他们的亲身经验，使他们确信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向构成法西斯专政基础的反动集团进行有效的斗争。在马特奥蒂被杀害以后，共产党的英明而果敢的策略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由葛兰西亲自制订的。罪行发生后，在野的民主党派立即退出议会。葛兰西建议在野的民主党派集合起来，号召全国总罢工，以便推翻法西斯政权。各民主派的领袖惊慌地拒绝了 this 建议，因为他们希望用抵制议会和发动舆论运动的办法来推翻法西斯制度。葛兰西还建议成立一个“对立议会”^①，建议发动农民抗税运动，最后又建议共产党员重新参加议会，利用议会的讲坛来揭露法西斯的罪行和自由民主派反法西斯人士的软弱无能。

这个策略是以列宁和斯大林的原则为基础的。按照这种原则，党必须根据群众自己的经验来领导群众。这个策略使共

^① 当时共产党建议各民主党派组成自己的议会（即“对立议会”），拒绝承认法西斯议会，并宣布“对立议会”为合法政权的唯一体现者。——译者

产党员成为惩罚法西斯罪犯和推翻法西斯專政这一斗争的先鋒队，同时还促使广大劳动人民脱离了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党，奠定了無产階級和农民联盟的基础，使党摆脱了孤立的地位，并推动党在轉变为一个群众性的党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这一場坚决果敢的政治活动不仅鼓舞了党，也鼓舞了工人階級。党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很短促，但極端重要，因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尽管共产党员遭到社会民主党的猛烈攻击和法西斯的迫害，他們發生的影响还是越来越大。我們党在意大利群众中所享有的威信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1919—1920年时，都灵市的工人階級仅仅在政治上正确地提出無产階級革命的問題，結果还不足以保証他們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葛蘭西吸取了經驗教訓，不仅注意提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口号来扩大党的影响，而且还注意对那些在劳动人民中、尤其是在农村劳动人民中具有影响的政治派別进行系統的工作，鼓励其中一些傾向于同工人階級联合的反对派。

就在这个时期，葛蘭西成功地促使天主教工会和总工会所屬工会彼此接近，同时促使天主教农民組織中的左傾分子接受工农联盟的革命原則。这样，梵蒂岡的反动势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就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在葛蘭西的積極建議下，把意大利南部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之一作为党的要求，承認南方人民爭取建立一个可以粉碎資产階級国家加在他們身上的鎖鏈的自治政府是正确的。共产党提出并討論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問題和撒丁島問題。所有我国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問題都在葛蘭西的宣傳和政治活动中找到了答案和解决办法。

这样才使反法西斯斗争摆脱了口头抗议和示威运动的小圈子，而成为有效地动员各阶层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集团的实际斗争，同时使这些阶层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反动领袖的影响之后，不再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影响。葛兰西的活动的中心口号是“团结”：全体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南方和北方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就像1920年在都灵的情形一样，这时葛兰西在全国变成了人民群众和一切进步分子所注目的人物。老牌的自由主义者背后悄悄地說：“当心葛兰西！这个人意大利从来不曾有过的独一无二革命家。”于是墨索里尼就以加强恐怖政策、准备消灭民主自由的最后残余和建立极权专政来对付共产党和群众的运动。

葛兰西在被捕前几个月，也就是在里昂代表大会以前（在这次大会期间，波尔迪加在政治上被击败，绝大多数人承认葛兰西是党的领袖），曾对我们說，必须渗入法西斯群众组织，以利用工作和合法斗争的一切可能性来和群众保持联系并组织工农斗争。可是我们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正确地估计到他的指示的真正意义，因而在全部转入地下后，我们在开展工作和扩大影响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葛兰西的政治活动进入了蓬勃展开的阶段，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捕了。失去他是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

意大利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葛兰西的逝世，使意大利工人运动丧失了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葛蘭西虽然體質羸弱，身体受到了殘酷的折磨，但是他具有战士的無可比拟的毅力。他的全部生命服从他的铁的意志。他有充沛的活力，同时又鎮靜而乐观。他知道怎样以最严格的劳动紀律来約束自己，同时也能够在各方面体会生活的乐趣。作为一个人來說，他不信宗教并且敌視一切假仁假义的行为；他毫不留情地斥責一切伪善、感伤主义和矯揉造作。他非常善于以嘲笑和譏諷为武器，来揭露那些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向人民宣傳一些道德观念的人們的那种虛浮夸張和口是心非的真面貌。他深深了解意大利人民的生活和習慣。他非常欣賞民間的傳說和故事，因为在这些傳說和故事里，人民用簡單、朴实、直覺的形式表达了他們的需要、願望、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以及对資產階級的憎恨。不論是在政治經濟範圍內还是在文化道德生活範圍內，他从自己和群众的密切接觸中获得了無窮無尽的永不陈旧的材料来駁斥压迫群众的一切形式。从乔瓦尼·鮑加奇奧^①和布魯諾开始，直到朱塞佩·求斯^②和加里波第，一切为了使意大利人民摆脱伪善、奴顏婢膝和盲目信仰（这是若干世紀来天主教和外国人的統治所形成的傳統）的枷鎖而斗争过的意大利偉人，在葛蘭西身上找到了他們的繼承人和接班人。对于腐蝕了意大利很大一部分文学和文化、使意大利作家不能从人民群众的新鮮泉源中吸取精华的狡辯謬論來說，葛蘭西正是它們的頑强的敌人。他懂好几种外国語言，用心地鑽研过俄文。他能够閱讀列宁和斯大林的原文著作。他研究过并且深深了解各資本主义大国的工人运动史。他是国际主义者，但正如所有的国际主义者一样，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兒子。他把他在国际

① 乔瓦尼·鮑加奇奧(1313—1375年)，意大利作家。——譯者

② 朱塞佩·求斯(1809—1850年)，意大利諷刺詩人。——譯者

生活方面的經驗和他的斗争能力都用来为人民服务。

他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里鍛鍊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識分子。他憎恨輕佻、不負責任、浮夸、蒙昧無知和自高自大。他認為这些缺点就是对改良派和中间派領袖曲解和篡改馬克思主义、使工人階級走上資產階級道路的典型描繪。在党内，他全力帮助所有的同志进步，傾听一切批評和建議，那怕是最普通的工人的建議。同时对于負責組織和鼓动工作的同志，他的要求特別严格。他希望党的干部真正是最优秀的战士，他監督他們的工作，直到最細小的事情。

虽然他被迫放下了积极的革命工作，被投入牢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战斗。他在牢獄中的十年生活仍是一場連續不断的斗争。他不但不得不对付可惡的獄卒来保护自己，还要利用見面的机会指导可以有些接触的同志，向他們繼續进行教育。那怕身在牢獄，他仍旧参加培养党内干部的工作，帮助解决一些随着意大利局勢的發展而产生的新問題。

虽然他已經精疲力尽，可是法西斯劊子手还咬牙切齿地想在損坏了他的身体后再摧毀他的精神。那怕在这样的时候，他仍旧一刻都没有失去革命者的鎮靜和尊严。他始終是所有的同志的模范。在他的健康情况比平常更坏的一个时期，有人告訴他，如果他直接求告墨索里尼，也許可以获得釋放。葛蘭西的回答是：

“这个主意等于叫我自杀；可是我一点也不想自杀。”

領袖在垂死的时候講了这样英雄气概的話，一时傳遍了囚房和地牢，鼓起了大家的勇气，加强了大家的信念，并且使大家更加憎恨法西斯獄卒。

当他在牢里“散步”的时候，只要能遇見獄中的同志，他就

利用這段時間來組織集體學習，因此監獄變成了一個黨校。同志們學習列寧主義的原則，學習怎樣分析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和條件。他們在怎樣解決黨的政策問題和組織問題上，努力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

圍在他四周的鐵柵越來越無法逾越，這時他就用明確有力的簡短交談來指導獄中的同志，並且通過他們來指導全黨。1929年，他叫人告訴我們：“密切注意法西斯工會中工廠全權代表的活動。”他想用這個指示再一次喚起我們注意在法西斯群眾組織里進行工作的重要性。1930年，他聽說獄中某同志有受到托洛茨基分子影響的可能，但又沒有辦法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他就向各囚房提出了一個意義深刻的口號：“托洛茨基是投靠法西斯的娼妓。”

在臨終前不久，他知道了關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的幾項指示。他專心一致地研究如何在意大利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綫的方式。他勸告我們不要離開意大利，不要離開群眾，要我們深入研究了法西斯主義在不同地區對各階層居民的影響。他的用意是要找出可以使我們跟全國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的口號，然後把這個口號傳播出去。他的基本思想是：十五年的法西斯專政已經破壞了工人階級的組織，因此跟反動的資產階級進行的階級鬥爭不可能從無產階級在歐戰剛剛結束的時候所取得的那種地位上重新發展起來。一個爭取民主自由的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階級應該起來領導這一鬥爭。在他臨終前的幾個星期，西班牙人民英勇反抗法西斯的消息一定傳到他的耳邊。他也許會知道在西班牙戰場上，意大利人民最優秀的子弟，意大利的共產黨人、社會黨人、民主人士和無政府主義者聚集在西班牙共和國人民軍的隊伍里，他們的加里波第縱隊在瓜達拉哈拉

使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第一次遭到严重的失败。如果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露出笑容，而这道希望的光芒一定会照亮他的临终的一刹那。

在他所指出的道路上，在他直到最后一息还高举在手中的旗帜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不可战胜的旗帜下，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葛兰西在斗争中创立并加以领导的共产党，将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它将把葛兰西的指示执行到底，直到自由与和平的事业，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获得解放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彻底战胜反动的和野蛮的势力。

1937年5月至6月 于巴黎

目 录

第一章	在撒丁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在都灵大学(1911—1914年)·····	9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工人阶级 斗争的学校中(1914—1917年)·····	21
第四章	俄国的十月革命。葛蘭西——都灵無产 阶级的领袖(1917—1919年)·····	33
第五章	“新秩序报”和工厂苏維埃·····	43
第六章	共产党的建立·····	65
第七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萌芽·····	72
第八章	在苏联·····	83
第九章	家庭·····	92
第十章	“团结报”·····	97
第十一章	在反法西斯全民团结的道路上·····	104
第十二章	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宗派主义的清除·····	120
第十三章	逮捕和流放(1926—1927年)·····	137
第十四章	审讯和宣判·····	152
第十五章	监狱·····	162
第十六章	“獄中札記”·····	174

第一章 在撒丁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891年1月23日在阿莱斯

安东尼奥·葛兰西于1891年1月23日出生于阿莱斯(卡利阿利省俄利斯塔诺湾附近)。他的父亲名叫弗朗齐斯科·葛兰西，母亲叫贝平娜·马齐阿斯。安东尼奥的曾祖父母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是在1821年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解放战争时期从爱匹鲁斯迁到意大利南部来的。在这里，安东尼奥的祖父和一位在意大利南部长大的西班牙血统的女子结了婚。安东尼奥的母亲贝平娜的父母是撒丁人。

弗朗齐斯科·葛兰西的家庭孩子很多，生活很苦。比安东尼奥大的有马里奥、杰纳罗、格拉齐雅达和艾玛，比他小的有卡洛和特列辛娜。安东尼奥还不满六岁的时候，葛兰西一家从阿莱斯迁到吉拉尔查(仍在撒丁岛的这一带)，他在这里一直住到十一岁。弗朗齐斯科是一个小职员。葛兰西一家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全家七个孩子要靠父亲的微薄薪金来养活。生活一年比一年艰难，后来一家人过着十分悲惨的日子。

“参孙尼杜”^①——无畏的探险家

虽然生活很苦，身体也不很好，安东尼奥却不是孤僻忧郁的

孩子。安东尼奥个子不高，他的一双天蓝色的眼睛神采奕奕，一头刚劲的鬚髮又黑又濃。为了他这一头蓬松濃密的头髮，他的老师們和小朋友們都叫他作“參孙尼杜”——小參孙。

小安东尼奥是一个無畏的探險家，他渴望了解世界、了解大自然和人。他在五岁的时候，虽然还不曾离开过家乡就已經能够在地圖上找出島嶼和海洋、城市和地区的位置。他用紙張、蘆葦、树枝和軟木塞做成許多小船，在他家院子里的一个蓄水池中举行大艦队演習。他夢想着海洋、旅行和冒險，他熟悉一切航海名詞，熟悉薩尔加利^②的小說中所描写的海盜搏斗的故事。他会制造精巧的巨型帆船的模型，有一回，連村里的洋鉄匠也把他造的美丽的双層甲板帆船的模型借了去，打算用洋鉄皮照样造一个，这件事使他很得意。

七岁的安东尼奥爱好各种游戏，他迷恋着“魯滨遜漂流記”和“神秘島”这两部書中所描写的世界。葛蘭西談到他的童年生活时說过，他每次和小朋友們一塊到附近的田野去“游历”，总不忘記从家里帶“一些小麦和火柴，包在羊皮紙里面，預防万一漂泊到荒島上时，得靠手头所有的东西过活”。

后来，当安东尼奥·葛蘭西在獄中被法西斯慢慢地折磨时，他曾屡次回忆起这些童年的游戏，回忆起这一段無憂無慮的时光——他一生中唯一真正無憂無慮的时光！回忆起故乡撒丁的自然風光，回想起他童年的幻想怎样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神話般的国土，他怎样在这里游历，經历了种种奇异的冒險。“我在童

① 參孙尼杜，意即小參孙。參孙是希伯來神話中的大力士。据旧約“士師記”記載，他力大無窮的原因是头上有七絡胎髮。后被敌人設計剃去头髮因而被害。——譯者

② 艾米利奧·薩尔加利(1863—1911年)是意大利極受欢迎的作家，有“意大利的儒勒·維恩”之称，著有許多給少年讀的冒險小說。——俄文版編者

年时代是多么喜欢聖西拉芬教堂旁的蒂尔索河啊！我常常一连几个钟头静坐在河边的岩石上，像着了迷一样，欣赏这条河流在教堂前面形成的奇妙的湖泊，好奇地凝视着黑鴨从河边的蘆葦叢游到河中心去，凝视着从水里跳起来捕食蚊虫的魚兒。”

这位小探險家也是一个仔細观察自然的博物学家。他喜欢捕捉和飼养各种动物和鳥类，如鷹、梟、杜鵑、喜鵲、烏鴉、金翅鳥、金絲雀、梅花雀、百灵鳥。小安东尼奥甚至飼养伶鼬、小蛇和一大群刺蝟，这些刺蝟是在用身上的刺檢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时被他捉住的。

关于这个兒童时代的故事以及其他許多事情，都記載在他从獄中写給他的孩子的信中，这些信現在已編成一个小集子，書名叫“刺蝟的树”，現在每一个意大利兒童都能讀到这些信。

“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了工作……”

葛蘭西一家的景况愈来愈坏。父亲和母亲——特别是母亲，尽一切力量使孩子們受教育。貝平娜沒有貴重的財物，沒有积蓄——什么也沒有，她所有的只是爱护孩子，使他們有面包、有工作的英勇意志。安东尼奥一直深深感激他的母亲。三十五年以后，他在杜里的監獄中写信給他的姊姊格拉齐雅达时，怀着热烈的感激心情提到母亲：“她的一生是我們大家的榜样，她的一生向我們說明，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克服看来似乎最强有力的人物也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多么重要。”

安东尼奥的學習成績很好：他天資聰敏，記憶力特別強。他酷愛讀書，但是他家里的書很少，于是尼諾^①便想尽一切办法去

找書讀。他向母親提出各種各樣的理由，要她答應他跟妹妹特列辛娜一起讀書，直到深夜。但是，他衰弱的身體不能過這樣緊張的生活。他因為經常生病，沒有能夠唸完小學最後一年級。儘管這樣，他卻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獨自溫習功課，準備參加全部初等教育的總考試——也就是當時所說的畢業考試。然而，他終於沒有敢去參加考試，這原因在我們看來也許覺得很可笑，但卻說明了尼諾是多麼容易受刺激和多麼老實。葛蘭西自己談過這一段兒童時期的小故事：

“我回想起當年一個可憐的小孩子的情形。他由於身體不好，沒有能夠在本村的小學里學那些深奧的功課，于是他獨自溫習，準備參加畢業考試，老實說，這也不是什麼難事情。然而，當這個瘦弱的孩子走到教師——一位威嚴的正統派人物——面前，把一份用最漂亮的書法寫的申請書（他以為那是最好的書法了）交上去時，這位老師帶着一副學者的神氣從眼鏡上邊打量着他，嚴厲地說：‘好啊，把申請書交上來罷，可是你以為考試是那樣容易的嗎？比方說，你知道憲章^②第84條嗎？’可憐的孩子給這個問題吓唬住了，渾身顫抖起來，傷心地哭着回家了。這一年，他再也不想參加考試了。”

因此，尼諾失學整整一年，一年之後才入了中學。吉拉爾查沒有中學，他不得不到離吉拉爾查十八公里的聖盧蘇朱市進一所很小的初級中學。一個農婦讓安東尼奧寄住在她家裏，每月收費五里拉（就當時來說也是很便宜的！），除住宿之外，還

① 尼諾，是安東尼奧的暱稱。——俄文版編者

② 指1848年的憲章，這是卡爾一阿爾伯特王在革命高漲的形勢下被迫在撒丁王國頒布的一部憲法；意大利統一之後，這部憲法仍然有效，一直到法西斯上台時才被廢止。——俄文版編者

供給他床單和簡單的膳食。

每逢节日或者假期，他便回家——为了节省点錢，他常常步行回去；此外也因为那破破爛爛的驛車是在早晨啓程到吉拉尔查去，如果他乘这驛車回家，就不能和家人們一起度过节日的前夜。然而，現在他回到家里，等待着他的已經不是快乐的游戏和散步了。他得常常帮着媽媽做事，媽媽为了贍养孩子們，不得不除了家务之外还做針錢活。

在假期的时候，安东尼奥也得幫助家里掙点錢，貼补家用。

葛蘭西在1932年自杜里監獄中写給家人的信曾經回忆起兒童时代这一段艰苦的时光，关于这方面的事他平时是很少談的。那封信里說：

“我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我每天得工作十个鐘头，包括星期日的早上，这样每月才掙得九个里拉(总算每天掙上了一公斤面包)。我得抄写大堆大堆称起来比我还重的文書，有許多晚上，我因为渾身酸痛而忍不住悄悄地哭起来。我几乎总是看到生活最殘酷的一面，經常得自己从困难中找出路；不管这是好是坏，我是这样做了。就連媽媽也不知道我的全部生活，不知道我所經受的全部痛苦。”

强烈的求知慾和多方面的兴趣

这种繁重的劳动和憂愁似乎一个衰弱的孩子是受不了的，然而，安东尼奥并没有被这付重担压倒，正如他后来从沒有被極度的貧困和重大的責任所压倒过一样。他性格直爽，为人誠实，在当时就已經表現得特別聰敏，并且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和

渴望了解新鲜事物的热情——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时刻帮助了没有成年的葛兰西，增加了他的力量。葛兰西所进的那所圣卢苏朱中学没有好教师。但是，他勤奋自学：阅读，绘画，特别爱好数学和其他精密科学，在同学间以善于写文章见称。当他还是圣卢苏朱中学的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表现出他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深入研究各种问题的实质的能力，这在后来葛兰西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初中毕业以后，安东尼奥到卡利阿利入了“卡洛·德托利”高级中学。这里的教学质量比偏僻和规模很小的圣卢苏朱中学好多了。在初中时代，安东尼奥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发展，因此当他在高中里要在数学和希腊文两门课程中选择一门时，他选了希腊文。从这时起，他又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文学。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和本人健康不良，他虽然具有非凡的才能，却不能提前完成学业：他在1911年9月30日才在卡利阿利的高级中学毕业，那时他已经二十岁了。这以后不久，他到了都灵，打算进大学文学系。安东尼奥当时没有想到他以后再也不回撒丁岛了（有几次到这个岛上短期逗留不算在内）。

最初的朋友，最初的理想

安东尼奥童年时代的朋友都是些普通人的孩子——牧人、农民和工匠的儿子。在初中时代，他的同学也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农民家庭和跟他家一样穷困的撒丁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正像小“参孙”要求了解故乡一样，少年安东尼奥也学习了解和爱故乡的人民。他在牧人、农民和矿工当中，在大学

生和小職員当中，到处看到貧困和痛苦，这一切給他的童年时代蒙上一層暗影。在学生时代，他已經知道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开办了大工厂，建設鐵路，进行土壤改良工作；他还知道，在倫巴第、皮蒙特和艾米利亞，工人运动蓬勃發展，工人和雇农建立了自己的組織，爭取改善生活条件，爭取政治权利。而撒丁却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貧困和落后的地方。“青年的葛蘭西感覺到，意大利分裂成兩部分是十分不公道的；一部分地区在进步的大道上前进，而撒丁、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其他地区却似乎不能享有进步的权利。”（陶里亞蒂）

誰使撒丁陷于落后和貧困？

青年的葛蘭西常常对他的朋友們說：“你想想看，撒丁是一塊肥沃富饒的地方，从遙远的山中流来的地下泉水灌溉着它的土地。然而，忽然之間你看到田地荒蕪了——原先生長着嫩綠的幼苗的地方現在只有一片被太陽晒焦了的草。要是你不走出你那塊地方，要是你不一直找到泉水發源的山，你是永远也弄不清這場灾禍的原因的；在山里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有个坏人堵塞了灌溉你的土地的水源。”青年的葛蘭西那时就已經明白，撒丁的病根應該在全意大利範圍內寻找，这个病根一定要找出来，而且一定要把病治好。

当然，二十岁的安东尼奥在离开撒丁海岸的时候，还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个經常使他苦惱的問題：“到底是意大利的什么人使撒丁陷于落后和貧困呢？”也許他当时还以为撒丁應該对大陆上的整个意大利进行斗争，以取得自由。二十岁的安东尼奥还

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撒丁革命者，不过是许许多多离开了毫無出路的故乡、对人民的貧苦生活滿怀痛苦和憤怒心情的南方大学生中的一个。

葛蘭西为这个问题找寻答案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终于找到了非常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对于意大利劳动者和全体人民来说是一个可貴的指南，是使他們达到团结取得力量的保証，并将是他們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決定性条件。

第二章 在都灵大学

(1911—1914年)

我在整整两年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简直好像做梦一样。我在生活中只有理智，而完全没有情感。但是，我是在工作。也许，我的工作太重了，重到我的精力不能胜任的程度。我只是为了活着才工作，也正是为了活着，我还得休息和娱乐。在这两年里，我也许从来没有笑过，也从来没有哭过。

引自大学生时代的葛兰西写给姐姐的信

良好的学校

年轻的撒丁人葛兰西当然没有钱在远离家乡的都灵念书。因此，他参加了“外省学生”奖学金的考试。当时，意大利还没有统一，从撒丁王国各省来的贫苦学生都把这项奖学金看作他们的希望。就在这一年，另外有一个来自撒丁王国的贫苦学生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这个人很快就成了安东尼奥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在学习、讨论中以及在校内校外发生的斗争中密切地站在一起——这个人就是青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安东尼奥刻苦勤奋地学习（我们后面会看到，奖学金不够用，而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他的身体更坏了）。对于这个渴求知识、迫切要求了解他所关心的问题青年大学

生來說，都與大學是一個不壞的地方，這裡可以受到比較好的教育。固然，那時意大利的大學、整個意大利文化已經處在危機之中。原先在意大利文化中風行一時的實証主義哲學已經破產了，毀滅了。實証主義哲學企圖搬用科學解釋自然現象的方法，即實驗、統計數字和機械學的定律來解釋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歷史中種種事件的原因。結果就產生了一種枯燥的、淺薄的、庸俗的理論——這不是科學，而是偽科學。很遺憾，正是這種實証主義，這種庸俗的唯物主義，而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長期地在意大利成為一種統治思想，甚至成為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統治思想。

在二十世紀初葉，柯羅齊和金蒂雷主辦的唯心主義的刊物“評論”^①對實証主義展開了鬥爭，並且取得了勝利。這兩個人的觀點也像意大利復興運動時期和全國統一初年的大思想家弗朗齊斯科·德·桑克蒂斯^②的觀點一樣，是以十九世紀偉大的德國思想家黑格爾的辯證法為基礎的。大家都知道，黑格爾的辯證法，對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的發展起過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整個倒

① 貝奈戴托·柯羅齊(1868—1952年)，反動的折衷派哲學家、歷史學家和藝術批評家，意大利大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在哲學上是唯心主義者，他企圖把康德和黑格爾的體系結合起來(他發揚了這兩個體系的反動的一面)。在法西斯主義時期，他宣揚知識分子不應過問政治的主張。直到死前的幾天還在惡毒地攻擊馬克思主義。

金蒂雷，意大利反動的新黑格爾派哲學家，在墨索里尼執政時期，他是好戰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家。1943年為游擊隊處死。

“評論”是柯羅齊在1903—1940年主辦的一個哲學和藝術批評雜誌(曾一度和金蒂雷兩人合辦)。——俄文版編者

② 弗朗齊斯科·德·桑克蒂斯(1817—1883年)，十九世紀意大利最偉大的資產階級藝術批評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曾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在文學中為現實主義而奮鬥。在哲學上是新黑格爾派唯心主義者。——俄文版編者

过来，“把不断运动着的客观现实……和这一客观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看作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而意大利的新黑格尔学派却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把整个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过程看作思维发展的过程，抽象的“精神”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就成了形式的历史、观念的历史，而归根到底就成了像那‘也算拉车’^①的苍蝇似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上面所引的是葛兰西的话，然而这时候的葛兰西已经成熟了，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了，已经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都灵大学的时候，安东尼奥还不可能有这样明确的判断能力：那时他还在学习；安东尼奥读了很多书，并和同学们讨论他们所读过的东西，争论异常激烈；他在都灵大学听课的时候，渴望知道当时滋养意大利文化并促进意大利文化发展的一切东西。那时，都灵大学有许多教授，他们虽然还不能给这位年轻的撒丁人解答他所十分关切的问题，然而能够教给他很多东西——诚实、科学的良知和科学研究的嗜好。因此，这里应该提一下从1911年到1915年在都灵大学给葛兰西讲过课的几位教授。

都灵大学中的教师和同学

那时，罗多尔福·雷纳仍然在都灵大学任教，这已经是他教

^① “也算拉车”，出自克雷洛夫寓言“苍蝇和马车”。大意说，有一匹精疲力竭的马，拉着一辆四轮马车在沙地上向山坡上爬，一只自认为了不起的苍蝇来帮忙，它嗡嗡的绕着马车乱忙一气，还抱怨没人来帮忙。最后，这匹老马总算爬上了平坦的山道，苍蝇也松了一口气，说：“我也可以休息休息了，再忙上一会儿，我就要累垮了！”——译者

育活动的最后几年。他是“一个偉大的語言学家，曾經在几代青年人中培养科学的良知、研究和叙述的严谨和准确，因而也就培养了他們的真誠和严肃的态度”（陶里亞蒂）。在葛蘭西入大学之前不久，都灵大学的意大利文学教授、大文学家和詩人阿杜罗·格拉夫去世了，这是一个很了解穷人的痛苦和灾难并且非常同情他們的人。在葛蘭西入大学的一年，担任意大利文学这门課程的是翁伯托·科斯摩教授，他原先是在都灵的佐伯蒂高級中学任教的。

翁伯托·科斯摩在講授但丁作品的課中充滿了德·桑克蒂斯的思想，“通过德·桑克蒂斯，黑格尔的辯証法又以其唯心主义的形式恢复了起来”（陶里亞蒂）。講授古代文学的教授是艾托勒·斯坦宾尼，語言学教授是出生于达尔馬提亞的意大利人、著名的学者馬蒂奧·巴托利。安东尼奥特别喜欢听这位教授的課，因为他打算專門研究这门科学。然而，最吸引这位年輕撒丁人和他的其他天資聰敏的青年同学的还是阿杜罗·法里尼利教授講授的德国浪漫主义古典文学課。这位教授有一头漂亮的“獅子鬃毛”似的头髮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他向我們灌輸的是新的品德，这种品德的最高准則就是極度的誠实和严格的律己，坚持原則，为事業而献身的精神。他的学生葛蘭西一直保持了这种品德。”（陶里亞蒂）。

葛蘭西和陶里亞蒂兩人当时都是法律系的学生，他們都渴望了解文化方面的广泛的問題，而不是限制在自己專業的狹小天地里，因此他們都去听其他課程的著名教授講課。例如，陶里亞蒂就到文学系听法里尼利的課，葛蘭西就去听路易吉·伊諾第^①講授政治經濟学和弗蘭徹斯科·盧芬尼講授教会与国家之間的关系这门課程。

有一次，安東尼奧去聽講授羅馬法的教授柏基奧尼講“十二銅表法”^②，課後他同一位已經見過幾次的，面目清瘦、沉默寡言、目光專注而銳利的年輕人討論課堂上聽到的問題，討論了好久。這個人就是帕爾米羅·陶里亞蒂。

葛蘭西和陶里亞蒂

有這樣的友誼，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個人感情和個人興趣的範圍，而對於整個民族、整個歷史時期有重大的意義。當友誼是心靈的合作、意志和活動的一致的时候，當友誼的雙方為了偉大的共同目標而共同忍受犧牲、他們的共同目標在共同勞動和思想一致當中變得愈加清楚和愈加接近的时候，這種友誼已經不是單純私人間的事，而是提高到具有社會的意義。在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中，在這種人們在共同鬥爭中友愛、團結和合作的歷史中，有過不少這種杰出的友誼的例子，它對於整個運動的發展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例如，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寫的許多著作便是幾十年的兄弟友誼的結晶，他們的友誼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葛蘭西和陶里亞蒂青年時代在都靈大學建立起來的友誼後來成瞭一種積極的合作，他們不斷地就“人類所已經認識和有可能認識的最基本的問題——人類歷史上可以無窮盡地探討的問題”交換意見。幾年以後，我們看到，他們兩人共同工作，把他們

① 路易吉·伊諾第(1874年生)意大利共和國前總統(1948年當選)，著名的意大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俄文版編者

② “十二銅表法”為羅馬法之基礎，相傳公布於紀元前四百五十年，集當時之不成文法鑄於銅牌上，為成文法之始。——譯者

的全部才能不仅用于了解历史，而且还用于創造历史。

学习、劳动和貧困的年代

在葛蘭西全力从事政治斗争之后，那些有机会認識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热情、聪敏的人，即使在非常貧困和肉体痛苦的时候，也爱豪放地大笑，爱說笑話和开玩笑。他在大学度过的最初几年，从某些方面來說，是他一生中最痛苦最困难的年代。安东尼奥从撒丁到了巨大的現代工業城市之后，他原来那种“撒丁叛逆者”的本能的反抗情緒，就一变而为要求对具体任务有更加明确的理解；他还在大学一年級的时候，就加入了都灵的社会党組織（早在卡利阿利的高級中学讀書时他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按照党組織的委托，领导工人保險互助会；他热情地进行这个工作，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卓越的才能。

葛蘭西虽然常常一个人埋头研究各种科学，然而他并不脱离人民，并不脱离劳动群众和他們的斗争。他对他的姊姊說，“我無論就外表或內心來說都像一只熊”。他有点易于动怒，有点“孤僻，仍然事事都抱怀疑态度，仍然沒有結束他探求自己的道路的阶段，这是一个形成自己的个性的曲折而痛苦的过程。”（陶里亞蒂）

他在都灵时期的生活是極端困苦。他远离家庭，一个人住在那里，他的几个朋友几乎全都是像他一样的穷学生。他只能依靠自己很有限的几个錢生活，然而，为了满足自己对科学和文化的兴趣，他却一点也不吝嗇地購買大量必需的書籍。因此，他吃得很坏，穿着非常破旧的外衣和衬衣。而且，他經常感到身体不大舒服。他在写給姊姊的信中說，“我至少已經有三年

經常感到頭痛和頭暈”。然而，為了活下去，為了掌握知識，他照常工作，而且很刻苦地工作。從1912年到1914年，他的考試成績都非常好。1912年在地理學、希臘文法、拉丁文法和語言學的考試中，1914年在希臘文學、近代史、哲學和拉丁語系各國文學的考試中都得到優秀的成績。

熱心研究語言學

然而，葛蘭西不是一個“模範”學生：對於某些科目的考試，他常常是直到最後幾分鐘才匆忙地去準備，這只是為了不致於失掉獎學金，而且往往沒有參加課程計劃所規定的全部考試。然而，就在那時他已經是一個模範的研究者了。他已經養成一種把他所讀過的一切東西系統地登錄“卡片”的習慣，他用心地作讀書筆記，寫滿了許多本子，非常仔細地選擇材料。

年輕的葛蘭西在還沒有離開大學去完全從事革命領袖的活動之前，就已經表現出他在語言學方面是很有才能的。許多年以後，在1927年，葛蘭西從米蘭監獄寫給他家人的信里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生平最感‘遺憾’的一件事情是，我曾使都靈大學好心的巴托利教授非常傷心，因為他相信我是文曲星，命中注定要我去最後打垮和粉碎‘新文法學家’，那些局限於枯燥的形式主義的學者。”

沒有疑問，當年輕的葛蘭西最後不得不放棄“科學前程”的時候，他內心是經過一番很痛苦的鬥爭的，因為他的老師們原來都預料他會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然而，這裡必須着重指出，他內心的鬥爭決不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鬥爭，決不是實

踐与理論之間的斗争。即使他繼續研究語言,活的或是死的語言,他也决不会变成一个“純”理論家或“新文法学家”。这里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他从都灵用明信片写信給他在撒丁的姊姊,“非常詳細地談到撒丁方言某些詞的意义,他不但比較了各省的方言,而且比較了某一省內各村、各区以及各个城市的方言,以便通过比較的方法求得詞和它的各种含义的起源和發展的真正历史。”(陶里亞蒂)。对他來說,詞的历史就是風俗、習慣和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即使他从事語言历史的研究,他也必然会从每一个詞甚至每一个音节的历史中看到社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历史。”(陶里亞蒂)

社会党都灵总支部和工人联合会总会

早在到都灵以前,葛蘭西就为他的故乡撒丁所受的压迫而感到非常憤怒。他到都灵的第二天就向社会党提出了入党的申請。这时,正是意大利为夺取利比亞而对土耳其宣战的动盪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都灵大学的講堂成了激烈爭論的場所,学生在这里举行的每次集会和討論都必然会引起冲突”(特拉齐尼^①)。在利比亞战争时期,意大利帝国主义政策的特点逐渐明显起来了。“統治集团进行無耻的鼓动宣傳,在全国所有中等和高等学校中掀起了民族主义的怒潮”(特拉齐尼)。此外,爭

^① 翁伯托·特拉齐尼(1895年生),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員,参議員。1911年至1921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起为意大利共产党黨員。曾被法西斯特別法庭判刑,在獄中过了十一年,被流放六年。他曾积极参加解放运动。1947年至1948年,是意大利共和国立宪會議主席。

——俄文版編者

夺“太陽下的地盤”这种帝国主义思想体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这个斗争給意大利带来了極大的灾难。当时劳动群众迫切要求解决他們的切身問題，意大利帝国主义为了轉移他們的視綫，企圖把被压迫者的精力和希望引向征服殖民地和进行帝国主义的掠夺。許多誠实的“南方主义者”^①受了欺騙，以为掠夺殖民地可能是一条出路，可能是意大利大陆部分和南部各島嶼广大貧苦农民的生路。但是，这种宣傳沒有能够欺騙我們年輕的撒丁人；他明白，南方問題應該用另外的方法解决，意大利的复兴要完全用另一种办法才能实现。他立刻找到了他在这场斗争中的崗位——站在工人階級的党的队伍中。

起初，葛蘭西以社会黨員的資格負責改組和發展工人的互助会——工人联合会总会。从他在1912年和1913年在“人民呼声”（都灵的社会党周刊）上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进行這項工作的情况，看出他是怎样热誠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对于在劳动和貧困中長大的安东尼奥·葛蘭西來說，工人这个詞的意义首先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仅密切注意工人階級的历史任务，而且还注意工人日常的疾苦。大学生时代的葛蘭西在他写的短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議，他提出由工人的組織帮助母亲、兒童和老弱殘廢的各种办法；他用組織竞赛、發獎金、把各种互助会合并成一个組織的办法，促进了互助組織的發展。动盪的年代降临了；在这些年代中他必須对改良派进行激烈的斗争。他清楚地感觉到，他应当成为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活动家。青年的葛蘭西很明白，無产階級要想求得自己以及整个社会的解放，光靠合作社、互助基金和工会，光靠

① “南方主义者”，主張發展意大利南部的人。——俄文版編者

爭取有限的經濟境况的改善和爭取有限的政治自由，那是很不够的。但是，这并不是說他根本否定这四种形式的工人階級組織和斗争，或者輕視这种形式。葛蘭西在社会党中的初期工作就完全証明他不是这样的。当然，就在这个阶段，他所最关切的就已經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問題——关于無产階級革命和無产階級国家的問題，关于工人階級作为国家的新領導者的任务問題。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問題，而不久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历史把这些問題提到日程上来了。

都灵工人支援阿浦利亞的雇农

还在大战前夕，即1914年5、6月之間，青年的葛蘭西就向社会党都灵总支部提出了一个政治性的建議，从这个建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那时就已經很清楚地了解集中在意大利北部大企業中的無产階級作为全国一切被压迫大众的領導者所負的任务。关于这一点，葛蘭西本人在十二年后(1926年)曾經在一篇內容很丰富的文章“略論南方問題”中作过很詳細的叙述，这篇文章我們以后还要詳細地談到。在这篇文章中他說：

“1914年，皮拉德·盖伊逝世以后，都灵市第四区(波哥—聖保罗工人区)的議員出缺，于是發生了提出新候選人的問題。这时社会党总支部的一部分黨員，其中包括后来‘新秩序报’編輯部的人員，建議提名加埃坦諾·薩尔維米尼为候選入。在那个时候，薩尔維米尼是意大利南部农民群众的最先进的代表(資产階級激进分子所認为的‘先进’)。他不是社会黨員；而且，他对社会党进行了最激烈最危險的攻击。因为他的言論不仅促使南

部的劳动大众憎惡屠拉基、特列維斯和迪·阿拉貢^①一班人，而且憎惡整个工業無产階級。（在1920—1922年，皇家近衛軍用他們的槍射击工人，而薩尔維米尼則写文章攻击工人。）然而，上述都灵党組織的一部分人出于某种政治考虑，建議提名薩尔維米尼为候选人。当时奧塔維奧·巴斯托勒同志被派去佛罗倫薩請求薩尔維米尼同意提名他为候选人，巴斯托勒同志公开地向他說明这种考虑：‘都灵的工人希望为阿浦利亞的农民选出一名議員。都灵工人知道，在1913年的普选中，莫尔費塔和比东托的絕大部分农民本来想投票拥护薩尔維米尼；但乔里齐政府的行政压力以及地主保衛队和警察的暴力行动阻止了阿浦利亞的农民表达自己的意志。都灵工人不要求薩尔維米尼对社会党議會党团承担任何义务——無論在党方面、在政綱方面以及在紀律方面。薩尔維米尼如果当选，他將对阿浦利亞的农民負責，而不对都灵工人負責。都灵工人將按照自己的原則进行选举前的宣傳工作，并且不認為薩尔維米尼的政治活动和他們有任何关系。’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們不要忘記，当时資产階級宣傳家所到处散播的一种‘理論’在社会党和北部的工人群众当中还有很大的影响，他們說：‘意大利南部是一个沉重的負擔，它妨碍整个意大利社会更迅速地發展……意大利南部之所以落后，过錯不在資本主义，也不在于任何其他历史原因，而是在于自然环境，这种自然环境使南方人成为懶惰無用的人，成为罪犯和野蛮人……’

薩尔維米尼对这个建議感到十分驚訝，甚至非常感动，但

^① 特列維斯和迪·阿拉貢都是法西斯夺取政权前意大利社会党和工会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領袖。——俄文版編者

是他沒有同意这个建議；然而他到都灵来了，并且在盛大的群众大会上發表了演說，‘到会群众把他当作比北方無产階級受到更加野蛮殘酷的压迫和剝削的南方农民的代表，对他表示欢迎’。”

这里順便提一下，在这次会上，葛蘭西和陶里亞蒂在都灵的工人当中，第一次受到警察的毆打（这些家伙在那时就已經开始了殘酷的鎮压！）。他們是因为支援阿浦利亞的农民而受到毆打的。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在意大利 工人階級斗争的学校中

(1914—1917年)

在都灵,这位撒丁島的青年革命家受到了年輕的、發达的、精誠團結和富有革命精神的無产階級的教育。都灵無产階級在大战前的几次冶金工人大罢工中已經出色地表现出它的組織性、战斗性和紀律性,在这个时期已經以工人階級最先进最觉悟的队伍的姿态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出現。

帕·陶里亞蒂

都灵——意大利工人的首都

“在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創立今天的資產階級制度以前,都灵一向是一个小国的首都,这个小国包括皮蒙特、利古里亞和撒丁島。当时在都灵的經濟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工業、家庭生产和商業。当意大利成为一个統一的王国,羅馬成为首都以后,都灵似乎会丧失它原来的重要性。但是,这个城市很快地克服了經濟危机,它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成了意大利最大的工業中心之一。可以說,意大利有三个首都:羅馬——資產階級国家的行政中心;米蘭——全国商業和金融生活的中心;都灵——

最重要的工業中心，这里的工業生产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当首都迁到羅馬以后，对新兴的資產階級国家起了重大影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离开了都灵。但是大工業的發展使意大利工人階級的精华集中到都灵。因此，这个城市的成長过程是意大利历史和意大利無产階級革命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頁。这样，都灵的無产階級就变成了意大利工人群众精神上的領袖……。”

葛蘭西在1920年夏季就都灵工人运动情况写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都灵作了上述一段描写。这时，葛蘭西成为都灵工人公認的領袖已經有三年了，他已經成为全意大利先进工人所注目的革命領袖。早在他剛从撒丁来的时候，当他还在大学中过緊張的學習生活的时候，他就和都灵的工人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我們前面已經說过，他深入地研究工人的生活狀況、他們的組織和斗争，并且亲自参加了他們的斗争。1916年，“人民呼声”周刊登載了一篇署名A·G·(安东尼奥·葛蘭西的縮写)的文章，叙述都灵紡織女工为爭取十小时工作制和較为人道的劳动条件而斗争的历史；这篇文章涉及的年代是1906—1916年，是一篇全面和詳尽的文章，它說明作者曾經花了几年的時間深入研究都灵工人生活和斗争中的一切問題。

如上面所說，葛蘭西早在大学生时代便是社会黨員，而且是積極的社会黨員。他一直屬於革命派，一直接近工人大众，接近青年。

葛蘭西說：“我們年輕的大学生和工人每逢在党的會議散会之后，总三五成群地在寂靜的大街上走，常常使最晚的夜游人停下来，好奇地打量我們，因為我們往往忘掉一切，仍然像在会上那样激动，繼續我們的討論，不时爆發出一陣陣抑制不住的大

笑，冒出种种‘狂妄的’念头，縱情地作种种不能实现的幻想。”这位大学生革命家和都灵工人的关系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日渐密切起来，他热烈地希望和他們一起創立一个“充滿了精神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再也不要有党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形，“在这个运动中……党和無产階級要成为一个統一的整体，在坚强的指导之下向着目标前进，我們常常覺得……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不久就会到来的”（葛蘭西）。

1914年8月

在这些年代的历史中，有几个日子是对葛蘭西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1914年8月，在欧洲染滿鮮血的戰場上，战争在激烈地进行中。奥地利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同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者作战。意大利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夺取利比亞的殖民战争刚刚結束不久，而統治者以前許下的种种諾言并没有兌現，情况非但一点也没有好轉，反而越来越坏了。这场战争对于被压迫的大众——南方的农民群众和北方的工人——没有帶來絲毫好处；战争只是对一小撮金融家和投机者有利，給他們帶來了新的收入。意大利工人不要战争；他們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他們决心忠实于自己的歌曲中的这些詞句：“我們要擦掉地圖上那該死的国界，敌人并不远，就在眼前，在我們的国家里面。”在人民大众的压力下，社会党领导机关一致同意“绝对中立”的政治路綫。

如果我們考虑到，恰恰在这个可悲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第

二国际遭到了徹底的破产，那我們就会知道意大利社会党这一行动不是一件小事。那时，不仅在法国和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改良派的領袖都公开地倒向“自家的”帝国主义一边；他們为自己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提出种种借口，有些人說他們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是因为德国侵略了比利时，另外有些人說他們参加战争是因为和各“民主”国家站在一起的有沙皇俄国——各民族的監獄。只有少数社会党的左翼人士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和布尔什維克意見一致，仍然忠实于国际主义，忠实于全世界社会党人在战前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承担的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奋斗的神聖义务。在这样一个可悲的时候，意大利社会党所执行的“绝对中立”政策似乎是一件积极的事。然而，我們的年輕的撒丁人对这一点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卓越的智慧使他看得远，看得深刻，虽然那时他对于許多事情还不够清楚，还为許多問題所苦惱，还在尽一切力量去寻求問題的答案。

安东尼奥·葛蘭西清楚地看到，改良派的領袖不能了解意大利工人階級在这一严重的历史时刻所应負担的任务。現在，工人階級所要做的事已經不能仅限于爭取部分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質生活、爭取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仅限于組織工会和合作社、同政府以及老板談判，总之，不能仅限于通常的組織活动和經濟斗争。無产階級和它的政党必須作为新的領導階級，領導起解决整个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的斗争，提出無产階級夺取政权的問題，并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

葛蘭西这时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他在社会党人組織的关于中立問題的公开討論会上說，社会党“是社会党国际的一部分，它的目标是要爭取意大利人民站到国际这一方面来……它是一股正在成熟的潜在力量，它將成为資产階級国家的对抗

者”。接着他又說，党將迫使意大利資產階級“承認他們已經完全破產，因為他們自命為民族的唯一代表者，已經將整個民族引上了絕路，我們的民族只有拋棄那一切直接使它陷于目前悲慘境地的制度，才能够擺脫這條絕路。”

葛蘭西也不信任所謂“不調和的”革命分子。他們的不調和和拒絕任何妥協的態度，沒有疑問是意大利勞動人民群眾的高度階級自覺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反映。然而，這些“不調和分子”在政治活動上是無能的；他們很容易感染上宿命論的情緒，很容易受改良派的影响。青年的葛蘭西在這幾個月里說，改良派和“不調和分子”希望無產階級對當前的事件冷眼旁觀，“等待事件的發展結果給他們造成時機，然而這時敵人却創造了‘他們的時機’，並且為投入階級鬥爭作好了準備”。

1914年11月

情況仍然很嚴重，國內的矛盾和社會黨黨內的分歧愈來愈激烈。羅馬尼亞地區社會黨的一個著名人士、“前進報”過去的編輯在一次討論中立的性質問題時，被趕出社會黨。這個人就是墨索里尼。他堅決主張“相對的中立”，而沒有明確地解釋究竟怎樣是相對中立，同時他還發誓說他根本不希望意大利參加戰爭。他說，他將出版一個新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11月15日，這家帝國主義者出錢辦的報紙創刊了。墨索里尼拋棄了假面具，極力叫喊帝國主義者所期待於他的血腥字眼：“戰爭！”這個毫無原則的冒險家就這樣公開背叛了工人階級，投奔到意大利人民的敵人的隊伍中去了。

1914年11月，葛蘭西在都灵准备考試，他得从睡眠時間中挤出時間来。他越来越注意社会党总支部和工人报纸的工作。11月11日，他考完了大学中最后一次考試。从此以后，安东尼奥·葛蘭西就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給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事業，放弃了很有前途的科学工作，他这时清楚地知道今后等待着他的將是迫害和貧困。在都灵工人的巨大学校中，这位大学生革命家成了革命領袖，終生效忠于被压迫者的解放事業。

安东尼奥具有批判的能力，而且很好地發揮了他这种能力，他对于一切問題都是經過深刻和全面的考虑以后才作出决定。他沒有浮淺的知識分子那种妄自尊大的毛病，他从来不自命不凡。他知道，要成为真正的革命領導者，他必須投入劳动群众斗争的学校中去受鍛鍊。而在那些年代里，都灵工人斗争的学校是很好的革命学校。

1915年5月19日的总罢工

1915年，事态在迅速地發展着。最有势力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力圖使意大利参加战争。英国和法国竭力促进这件事的实现。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被这样一些口号迷惑了：“这是爭取意大利统一的最后一战！”，“这是最后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之后正义將要得到伸張！”以乔里齐为首的资产阶级中立主义者（同軍事生产关系較少或者同德国資本有联系的一派工业家的代表）不敢違抗资产阶级中最狂热的沙文主义者的意旨。国家和警察尽力鼓励一部分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發表主張意大利参战的言論，人民群众拥护和平的示威受到越来越残酷的鎮

压。社会党领导机构完全没有能力認真有效地领导人民群众去反对力主意大利参战的大资产阶级，去反对軍国主义集团和皇室；事实上事情还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它就已經投降了。

但是，都灵的工人沒有投降。当党的領袖正在波倫亞举行會議、进行激烈爭論的时候，都灵的工人不等他們的指示，就在1915年5月19日一致开始了罢工。“所有的工厂都关了門，所有的公用事業都停了工。这次罢工是一次总罢工，包括各行各業的劳动人民。一清早，群众就在劳工委员会前聚集了起来……沒有人發表演說。我們排成無窮無尽的队伍，慢慢地前进。”（馬里奧·蒙塔尼亞納^①）都灵工人在那一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被打敗了。当局派了宪兵去对付上街游行的工人。一个軍官下令开火；青年工人卡洛·本齐尼被打死了。但是，都灵工人后来停止斗争，并不是因为受到鎮压，而是因为社会党领导机关在會議結束之后宣布，各省委员会在反对宣战的問題上可以“自行决定”。这是投降。五天以后，即1915年5月24日，意大利参加了战争。

“人民呼声”和社会党都灵总支部

大家不要以为那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府对待群众是亲切而开明的。当然，那时还没有建立殘酷的独裁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后来法西斯主义胜利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然而，政府

^① 馬里奧·蒙塔尼亞納(1897年生)，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員，議會議員，政論家，著有“都灵工人回忆录”一書(有俄譯本)，引文就是从这部書中摘引来的。——俄文版編者

常常逮捕社会党的領袖，把他們長期監禁，凡是有“滋事”嫌疑的工人都受到經常的監視，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解雇，或者受懲罰，被送到前綫去。工厂里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制度，工人的生活越来越貧困。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最艰苦的时刻，在劳动人民的斗争似乎毫無成功希望的时候，安东尼奥·葛蘭西成了職業革命家。在意大利參战之后几个月，还不过剛滿二十四岁的葛蘭西担任了都灵社会党週刊“人民呼声”的編輯，这就是他几年来積極投稿的那个刊物。他在編輯部中自己有一个房間，这里很快就成了最富战斗性、政治上最成熟的工人和先进青年經常集会的地方。

第二国际破产了，然而，尽管它的領袖执行沙文主义的政策，国际主义的精神在工人群众当中并没有消失。在战争和严密的新聞檢查的情况下，很难全面而准确地了解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虽然如此，都灵工人还是听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字眼——齐美尔瓦尔德，这引起了他們对恢复国际工人运动的希望。齐美尔瓦尔德是瑞士境內的一个小城，反对參战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會議。都灵的青年社会党人違抗警察的意志，組織了一个爬山联合会，意味深長地把它命名为“齐美尔瓦尔德”。意大利社会党維護中間派的主張：“既不接受战争，也不破坏战争”。然而，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會議的人当中，也有一个人坚决提出并且捍衛一个新的大胆的主張：“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年老的改良派的領袖說这是荒謬的主張，然而工人和青年很快就爱上了提出这个新的斗争和解放口号的人，并且团結在这个人的周圍——这个人就是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會議以后，葛蘭西極力設法“要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派別，首先是要了解布尔什維

主义，并且和革命派别中的代表人物取得联系。……国界几乎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联系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然而，从这时起，“葛兰西的桌子上堆满了从全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用世界各种文字非法出版的革命文献。”（陶里亚蒂）^①

1916年6月，在瑞士的另一个城市昆塔尔举行了“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怎样避开严格的新聞检查而向意大利工人报道这次会议呢？“前进报”总编辑賈欽托·蒙納蒂·謝拉蒂設法完成了这次“战斗”。他把完全“沒有問題”的报纸第二版送給检查員审查；同时另外排好报道昆塔尔会议的第二版，放在印刷所里。检查簽證一發下来，謝拉蒂就用新的第二版印刷报纸，并且立刻把报纸从米蘭（总編輯部設在这里）寄到意大利各城市去。这很重要的一期“前进报”也送到了都灵，这里工人们早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他們已有可能徹底了解列宁的活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左派为創立新的国际并爭取以無产階級革命来結束帝国主义战争所作的种种努力，具有怎样重大的意义了。

工業动員委员会和都灵的厂內委员会

在都灵工人运动的学校中，葛兰西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丰富的經驗。那时，各个工厂里实行了禁止罢工和示威的战时制度。为了調和階級矛盾并且引誘工人放弃階級斗争，政府設立了“各省工業动員委员会”。这种委员会里面既有工業家的代表，也有工人的代表，由省長担任主席。改良主义的領袖企圖暗

^① 这段引文是作者从帕·陶里亚蒂1937年写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工人階級的領袖”一文中摘引出来的。——俄文版編者

中放弃工人的革命斗争，而在这种“动员委员会”里进行谈判，以便和工业家取得协议和妥协；实际上，他们是希望把阶级斗争变成“阶级合作”。然而，都灵和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不打算放弃阶级斗争。在群众的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承认另外一种和上述委员会性质完全不同的机构——厂内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完全由工人组成，由企业的全体工人选出，并在工人同工业家和军队代表（这种代表驻在每个企业中）发生冲突时，代表工人说话，保护本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厂内委员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也是阶级斗争的新结果。葛兰西密切注意委员会的活动。就在当时，1916—1917年，他已经想到这种委员会将来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权力机关，工人阶级国家的机关。

在“前进报”编辑部，戏剧评论

二十五岁的革命家葛兰西非常积极地工作。他的生活仍然像过去一样穷苦艰难。他住在一个小阁楼里；他的工作室在一个工人组织的房子里面，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他经常有很多工作——要给週刊写文章（有时准许发表，多半不准发表），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要参加讨论，要个别地帮助某些同志学习；这最后一项工作是葛兰西经常做的，他很耐心地培养新干部。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变成都灵最得人心、最受人爱戴的社会党领袖之一。青年们团结在他的周围。最觉悟和最积极的工人团结在他的周围，这里面不单有社会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他在市工人组织的会所中工作的那间房子，他居住的小阁楼，渐渐成为人们常来的地方。”（陶里亚蒂）

尽管工作这样紧张，葛兰西还接受了社会党委托给他的新工作：为“前进报”那一年新辟的都灵新闻栏编写戏剧评论。此外，葛兰西还在“前进报”都灵编辑部负责另一栏消息——本市生活栏。我们研究一下这方面的报纸标题就可以看出葛兰西这个时期的活动的另外两个特点：他能够从市内日常生活的每一条新闻中看出它在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重大意义；他能够把文化和艺术问题解释得连文化水平很低的劳动人民都能够了解，使文学和戏剧评论具有社会和阶级的意义。

葛兰西的戏剧评论对资产阶级戏剧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因为资产阶级的戏剧是一个特殊的壟断事业，它败坏观众的趣味，靠贩卖最劣等的货物赚钱。

葛兰西在一篇戏剧评论中（他的戏剧评论现在已由出版家朱利奥·埃诺第收集起来，出版了六卷安东尼奥·葛兰西选集，书名为“文学和民族生活”），痛切地谈到意大利戏剧的堕落，他指出意大利的戏剧已经不是一种艺术，而是戏院老板发财的工具。他说：“最常演的戏剧都是只注意表面效果，完全缺乏人的情感；在这种戏剧中会说话的傀儡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然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表达出人物的心理状态，没有让观众看到具有真正情感的活生生的形象……这种戏剧的目的只不过是给观众造成生活的假象，只表现出生活的表面现象……”

葛兰西的戏剧评论，为现实主义和艺术的真实性作了不断的斗争。他争取戏剧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经验，帮助人们了解和热爱各个时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从莎士比亚一直到哥尔多尼和波马尔歇^①。葛兰西为青年戏剧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雷纳

^① 哥尔多尼，1707—1793年意大利戏剧家；波马尔歇，1732—1799年法国戏剧家。——译者

托·塞拉(1915年11月在前綫牺牲)写的訃告中说:他正如弗朗齐斯科·德·桑蒂斯一样,并不以为艺术是少数专家的秘密;相反地,“当他看到朴质的人因惊讶自己过度大胆而退缩时,他总是友爱地鼓励他,说:‘看,你以为很难的东西其实一点也不困难’,或者说:‘不值得费神去读这些东西的’。”

然而,葛兰西的活动并不仅限于这些。1916年,他参加了给青年读的一本选集“未来的城市”的出版工作,并且和大学里的人以及先进的民主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长期的论战当中,葛兰西向文化界人士提出了他们在意大利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葛兰西在这些年的积极工作当中,无时无刻不因意大利工人阶级和社会党的没有准备而感到焦虑,他知道他们没有充分的准备去解决迅速发展的事变所提出的困难任务。情况在迅速地变化,而真正革命的组织的成熟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虽然阶级的本能也可以帮助意大利劳动群众找到正确的道路,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领导者,没有像俄国劳动人民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的党那样一个领导者。

第四章 俄国的十月革命。葛蘭西—— 都灵無產階級的領袖

(1917—1919年)

1917年的八月起义后不久，葛蘭西被选为社会党都灵市总支部書記。这是正式承認他在意大利最著名的紅色都市的無产階級中所起的領導作用。也是承認他在促使都灵工人了解俄国革命方面，在促使工人了解并愛戴他們的領袖列宁和斯大林方面所起的作用。

帕·陶里亞蒂

1917年7月，“列宁同志万岁！
布尔什維克万岁！”

“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在都灵受到了难以形容的热烈欢迎。工人们知道沙皇政权被彼得格勒工人打倒之后，激动得流出眼泪。”1920年葛蘭西在写給共产国际的“关于都灵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中說了这一段話（这个报告很有价值，因为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葛蘭西这一时期活动的情况）。

意大利当时所听到的关于革命的消息，是混乱的、零零碎碎的、互相矛盾的。当时已經知道，俄国許多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集团想在推翻沙皇以后仍然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一起，繼續对

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这些人就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临时政府的領袖克倫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的領袖之一）。为了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波蘭和加里西亞戰場上流血，他們不惜許下种种有关工农福利的諾言。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報紙說，現在，在自命“革命的”临时政府的时代，据說兵士們將會热烈地繼續进行在沙皇时代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

然而，意大利資產階級報紙不得不承認，俄国“拥护战争的 社会党人”所演奏的全部“美妙的”交响乐，被一个音阶破坏了。它們不得不提到，列宁領導下的布尔什維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主張立刻締結和約，立刻把土地交給农民，把工厂交給工人監督。当然，意大利資產階級竭力詆譏布尔什維克及其領袖，而極力恭維克倫斯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而且，当孟什維克分子哥登堡和斯米尔諾夫組成的临时政府代表团到达都灵时，都灵市警察局允許举行集会欢迎这个代表团，集会地点不是在劳工委员会大厅，而是在廣場上，这就使得这个集会帶有群众的性質。自从1915年5月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以来，都灵工人已經兩年多沒有举行群众性的示威了。

好，当哥登堡和斯米尔諾夫在黑压压的群众（参加这次集会的約有四万人）面前出現时，“听众千百遍地欢呼：‘列宁同志万岁！布尔什維克万岁！’哥登堡对这种欢呼感到不大高兴：他并不了解为什么列宁同志会在都灵工人中这样得人心。”（葛蘭西）。这个主張战争的可憐的孟什維克沒有料想到都灵的工人階級覺悟会这样高，他不知道，自从齐美尔瓦尔德會議和昆塔尔會議以来，先进的工人就已經相当熟悉列宁的名字了，他不知道都灵工人階級的一个最受爱戴的領袖早已很好地向工人們介紹了这个名字——这个偉大的革命領袖的名字。

1917年8月都灵工人起来 为面包与和平而斗争

欢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团的大示威，标志着群众运动新时期的开始。一个月以后，都灵工人就举行了反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武装起义。起义是在1917年8月23日开始的。

“工人一连五天在都灵街道上和广场上作战。……他们曾经进攻市中心区三、四次，企图占领市政府和军事指挥部。但是两年的战争和反动统治已经破坏了本来异常坚强的无产阶级组织。工人的武装力量还不及对方的十分之一，因此，工人失败了。他们本来指望得到士兵的支持，但是这一点落了空，因为士兵们听信了谣言，以为这次起义是德国人挑拨起来的……五百多名工人在这场战斗中倒了下去；两千多人受了重伤。起义失败后，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战士不是被捕，就是被逐出都灵……”（葛兰西）。

社会党都灵总支部的书记

在这次严重失败之后的非常艰苦的环境中，都灵的先进工人团结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周围，把他当作自己的领袖。八月起义之后，葛兰西立刻被选为社会党都灵总支部的书记。

葛兰西很清楚地知道，他今后所担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

他只不过二十六岁，然而他得負責領導意大利工業最發達、“最著名的紅色都市”的無產階級。八月失敗的教訓使葛蘭西明白，工人階級所面臨的任務是多麼繁複。八月起義最後說明了社會黨領導者的無能，他們在鬥爭的決定性時刻不是起來領導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而是落在他們的後面。被派去鎮壓起義的是“薩薩里”旅的士兵，這是一些穿着士兵大衣的撒丁牧人和貧農。當時的情況說明，還得要做許多工作，以爭取北方的工人和南方的貧苦農民聯合起來為反對共同的敵人而進行鬥爭，阻止反動派在他們之間散布不和，使他們互相對立。此外，還應當進行巨大的準備工作——組織工作、解釋工作和宣傳工作，培養革命幹部，然而局勢的迅速發展使得人們來不及進行準備，並要求以當時的力量馬上投入戰鬥。得在戰鬥當中，簡直可說是在敵人的火力之下，改變組織機構，培養幹部，在工人運動內部進行解釋工作。在這幾年當中，葛蘭西特別深刻地認識到，歷史所交給意大利工人的任務是多麼艱巨，而他們的政治組織社會黨是多麼軟弱和缺乏戰鬥力，它和這個艱巨的任務多麼不相稱。

兩次勝利的戰鬥

在以後的時期里，意大利工人階級的鬥爭有了大規模的發展，都靈工人以及意大利全體勞動人民在葛蘭西領導下進行了許許多多的鬥爭，我們這本書不可能對每一次鬥爭都作詳細的介紹。這裡只談談最初都靈工人在八月失敗以後在葛蘭西的領導下進行的兩次意義重大的鬥爭。這兩件事，一件是合作社聯盟

理事会的选举,另一件是工人们把“薩薩里”旅的士兵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我們前面已經說过,都灵工人有广泛的互助組織——工人联合会总会,这个組織的順利發展曾經得力于青年的葛蘭西的努力和才干。参加合作社联盟的組織有:工人联合会总会,鐵路工人合作社和另外几个不太重要的組織。葛蘭西曾經这样談到过这个联盟:在1917年,联盟已經成为“一个庞大的組織,它完全掌握在工人手中,它的會員数目占都灵全部居民四分之一。联盟的資本主要是鐵路股票,其中大部分为鐵路職員和他們的家庭所有。这个組織的發展促使股票价格从五十里拉上漲到七百里拉。然而,党說服了股票持有人,讓他們明白工人合作社的宗旨不是使部分人致富,而是要加强革命斗争的物質力量,因此股票持有人都願意只按股票票面价格五十里拉領取3.5%的利潤,而不是按它的实际价格七百里拉来計算。

八月事件之后,在警察局和資產階級改良派報紙的帮助之下,有一个鐵路員工联合会建立了起来;这个联合会的建立,目的只是为了夺取社会党在合作社联盟理事会中的領導权。这批人答应持有股票的鐵路員工說,他們的股票每一股的票面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額六百五十里拉,將馬上得到补偿,并且在分配貨物时得到种种优待。改良派叛徒和資產階級報紙进行各种方式的鼓动和宣傳,企圖把合作社这个工人的組織变成一个小資產階級性質的商業企業。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当局对工人进行了种种迫害。新聞檢查把社会党組織的声音压了下去”。

然而,社会党人不顧一切迫害,在葛蘭西的坚强领导下“絲毫不放弃自己的基本观点,他們坚决認為工人的合作社是进行階級斗争的工具,并且重新在合作社中爭取到多数。在全部八百張选票中,有七百票是拥护社会党候选人的,尽管当时参加投

票的大多数是铁路员工，而且在八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的情况下，他们当中很有可能出现反动的倾向。”（葛兰西）

意大利资产阶级当权以后，不仅对北方工业地区的工人，而且也对南部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建立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手段是制造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之间的分裂和不和；他们经常想尽办法来煽动和加深这种分歧。安东尼奥·葛兰西从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起，就看透了这一点。他的第一个斗争目标就是争取工人和农民、北方和南方的统一和团结，争取他们之间建立革命的同盟。

前面已经说过，1917年的都灵起义是由“萨萨里”旅镇压下去的，这个旅的士兵几乎全部是撒丁人，主要是萨萨里省的牧民和贫农。当局一向认为，由于他们的落后和愚昧，他们和“意大利最著名的红色城市”的工人阶级接触时，是不会“燃起”来的。1919年，国际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各国联合进攻苏维埃国家举行同情总罢工的前夕，意大利出现了新的更加强大的革命高潮，这时资产阶级为了在都灵工人当中“维持秩序”，决定再次把“萨萨里”旅调到那里去。然而，葛兰西领导下的都灵工人已经从八月事件中很好地汲取了血的教训。关于这件事葛兰西是这样说的：

“‘萨萨里’旅曾经参与镇压1917年8月的都灵起义，政府深信，这个旅的士兵是决不至于和工人亲热起来的，因为过去的种种镇压，特别是被利用来进行镇压的士兵，在劳动群众中造成了长期的仇恨，同时，这个旅的士兵也不能忘怀他们曾有许多弟兄在同起义者冲突时丧了命。这个旅开到时，有一大群先生和太太们去欢迎他们，向士兵们献花，赠送他们香烟和水果。当时工人们派了一个原籍萨萨里的制革工人到这个旅里去，了解士兵

們的情緒。这个工人所說的一段話足以說明当时士兵們的思想情况：‘我走到一个廣場上的宿营地(这些撒丁士兵在剛到时，是像占領了一个城市一样在廣場上宿营的)，跟一个青年农民攀談起来，他知道了我是他的同乡，感到十分高兴。

——你們为什么到都灵来，你們打算在这里做什么？

——我們到这里来，是要給那些罢工的先生們吃子弹。

——可是，罢工的不是先生們，而是工人，他們可都是穷人。

——这里的人全都是先生：全都帶硬領打領帶，每天掙三十个里拉。我可知道这算什么穷人，我知道他們穿的什么；在薩薩里穷人才真多呢。我們这些“庄稼人”都是穷人，每天只掙一个半里拉。

——可是我也是一个工人，一个穷人。

——你穷，是因为你是撒丁人。

——要是我和其他的人一起罢工，你会向我开枪嗎？

这个兵士想了一会，然后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說：‘听着，要是你也和其他人一起罢工，你可不要走到街上来！’

当时这一旅軍隊中絕大部分士兵的态度就是这样的，这一旅人主要是由撒丁的农民組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伊格雷西阿斯地方的矿工。然而，几个月以后，就在7月20日和21日，总罢工的前夕，这个旅从都灵調走了，服役逾期的兵士被复員，全旅被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調往奧斯塔，另一部分調往的里雅斯特，还有一部分調往羅馬。整个部队是在夜里突然調走的；車站上已經沒有那些上層社会的人向士兵們欢呼；兵士們离开时也唱着进行曲，但是他們所唱的已經完全不是来时所唱的那些歌曲了。”

葛蘭西——都灵工人的良师益友

在这几場最初的战斗中，葛蘭西就已經採用了革命領袖的工作和斗争方法，这在他以后的全部活动中是經常採用的，那就是：从整个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出發，最坚决地进行斗争；耐心地向工人解釋，在斗争中的每一个具体問題上資產階級的利益何在，無產階級的利益又何在；从来不指望依靠偶然性和自發性，而是預見一切，并慎重地准备每一个最細小的步驟。

在准备工人的每一次行动时，以及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葛蘭西都尽量做到始終和工人領導者在一起，尽量同無產階級保持直接和經常的联系。每天晚上，当汽笛声宣布下工的时候，一群群的工人就匆忙地赶到都灵社会党总支部或者“前进报”都灵編輯部去找安东尼奥。这时葛蘭西还在繼續工作，他已經在等着他們，准备和他們一起討論国内形势和当前的任务。这些人都是都灵工人階級最优秀的代表——巴罗第、奥伯蒂、桑蒂亞、比安科、蒙塔尼亞納等等，他們的名字現在不仅全意大利的工人都知道，所有正直的意大利人也都知道。这些都是穿着工人服的最朴实的人，其中許多人的名字是我們沒有听說过的，然而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活動却由于葛蘭西而為我們所知道。在葛蘭西的論文、演說和決議草案中，甚至在他的戏剧短評中，我們几乎經常看到某些思想、某些見解和意見是某一党內的工人告訴他的。葛蘭西在和工人談話时，尽量不讓对方感到拘束，并且特別注意讓对方有机会把全部意見都講出来。他經常同“菲亞特”工厂、“迪亞托”工厂或者都灵上百家工厂中随便那一家工

厂的工人谈话，问他们对某一问题有什么意见，并且倾听对方的回答，从来不先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以便对方说明他是怎样想的，并且畅所欲言。

葛兰西厌恶某些自命为社会党人的知识分子的浅薄，这些人脱离现实，只从表面上去看工人生活中的日常问题。葛兰西讨厌爱唱高调的知识分子，爱开会的人，这些人哗众取宠，爱作慷慨激昂的发言。蒙塔尼亚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不尊重来听讲的工人，是最令葛兰西愤慨的事。他说过，一个诚诚恳恳的社会党人，如果没有好好准备、没有笔记、没有经过核对的事实材料和切实的论点，那就决不能在工人的集会上讲话，因为工人们对党所指派的演讲人完全信任，渴望从他们那里知道新的东西。

从这个时候起，葛兰西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同工人阶级保持着有机联系的知识分子。他由于经常实际地参加工人的斗争，参加他们的组织的活动，访问他们的家庭，因而就他的战斗精神和他所经受的锻炼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道地的无产者。据巴罗第回忆说，他写作和谈话的态度已经变得完全像一个觉悟到本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工人了。

开始对改良派进行斗争

葛兰西十分热烈地欢迎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并且立刻认识到这个革命的历史作用。第二天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送“人民呼声报”发表，这篇文章被检查机关彻底“洗刷”掉了，但是后来在“前进报”的米兰版和罗马版上登了出来。

这篇文章严厉抨击改良派的公式主义，因为当时改良派否認在俄国有可能發生社会主义革命，他們的論据是說俄国比較落后，他們認為革命應該發生在資本主义比較發达的国家，像德国、法国或者英国……。当然，要是在一年以后，葛蘭西的立論就会比这最初的文章更加精確，他的引証会更加丰富，对于人物和事件的了解会更加清楚，因为当时他对于俄国、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維克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葛蘭西就像后来一样提出了主要的要求：抛弃改良派那些教条主义的伪馬克思主义，抛弃形形色色的特列維斯和屠拉基之流那些冒充为馬克思学說的刻板的老生常談。葛蘭西写道：“很有教养的特列維斯使馬克思学說成为毫無內容的公式，把这个学說和自然現象的規律等同起来，因而必不可免地使这个学說成为教条，而完全看不到人的意志、人的集体活动以及由这种活动形成的社会力量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种因素的作用，然而实际上这才是社会进步的決定性因素，才是产生新的生产关系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就把馬克思学說变成了無产階級沒有主观能动性的学說”。群众的主动性和創造活动“被縮小为改良派的小算盤，被偷換成某种庸俗的东西，这就使群众的主动性变成仅仅要求內閣作微小的讓步、要求按照‘眼前实惠胜于明日理想’的原則爭取点滴的利益”（1918年6月12日）。

改良派的“老前輩”攻击这些“后輩”，說他們“用意志論代替了必然論，用唯心主义代替了唯物主义。”（克勞迪奧·特列維斯的文章中的用語）。后輩人由安东尼奥·葛蘭西出面答复。我們后面还会看到，這場論爭当时在“新秩序”周报上占重要地位。在这个时候，葛蘭西已經想到創辦報紙，想到將来的偉大战斗以及战后时期的重大任务。

第五章 “新秩序报”和工廠苏維埃

“工厂苏維埃体现了現今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阶级斗争的形式”。

安·葛蘭西

1919年5月1日——“新秩序报”的誕生

1919年5月1日是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一个光荣的值得紀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意大利工人群众第一次在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結束以后、在槍炮声停止下来以后举行盛大的示威，庆祝自己的节日。1919年5月1日所以是一个光荣的日子，还因为在这一天“新秩序报”誕生了。

我們前面已經說过，葛蘭西在都灵的头几年的活动当中，不仅增加了自己的理論知識，而且取得了担負重要工作的丰富的实际經驗，取得了革命領導者的經驗，扩大了联系，增加了对人的了解。这一切使他有可能在1917年的八月事件以后成为社会党都灵总支部的領導人。他的理論知識和实际經驗帮助他了解到，同时也帮助和他一塊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并团結在他周圍的一批年青知識分子如陶里亞蒂和特拉齐尼等人了解到，都灵的工人群众蘊藏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他們的革命战斗精神是多么高昂，他們的創造能力又是多么無穷無尽，而相当多一部分社会党領袖却是多么不中用和愚昧無知。然而，这样一个党却必須

担負起意大利以及全歐洲和全世界的革命高漲所提出的最重大和最复杂的任务。

早在1919年春天，葛蘭西和陶里亞蒂已經清楚地看到，在最近一兩年甚至几个月內，意大利工人階級將投入一場決定性的戰鬥，這個戰鬥要求工人階級具有最大限度的精力和最大限度的革命覺悟。雖然他們那時還沒有一個確定的鬥爭綱領，可是他們已在考慮創辦一個報紙，這個報紙要為無產階級文化而鬥爭，要成為對工人進行革命教育的工具，而不是意大利社會主義的“元老們”通常所製造的那種感情用事的實證主義的“廉價貨”。在這個崇高目標的鼓舞之下，葛蘭西、陶里亞蒂和特拉齊尼（同他們合作的安杰羅·塔斯卡^①不久就脫離了“新秩序報”的工作）熱情地籌辦這件事，1919年5月1日“新秩序報”就歡慶誕生了。關於創辦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文化的評論週報”的主意是在4月里成熟的，當時這些年輕的社會黨人聚集在“前進報”皮蒙特版編輯部葛蘭西的工作室中，經過一場熱烈的討論之後作出了這個決定。這間堆滿了書籍和文件的房間不久就成了新報社的辦公處，但仍然是葛蘭西的工作室，甚至到1921年1月1日“新秩序報”改為日報、它的編輯部占用了原先“前進報”皮蒙特版的編輯部和印刷所的全部房間之後，葛蘭西的工作室還依然是這間房子。我們最好還是讓葛蘭西自己談談“新秩序報”創刊前後的經過：

“1919年4月，我們三個或者五個（確實數字記不起來了）青

① 後來，塔斯卡在任意大利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的時候，陷於右傾機會主義和對階級敵人投降的立場。1929年9月，塔斯卡被開除出黨。後來走上反黨的道路：過去他為希特勒和貝當賣力；目前他在巴黎，作為反共宣傳“專家”為美帝國主義者服務。——俄文版編者

年社会党人决定(关于我們的討論和決定的記錄一定还存在,因为我們把这些記錄重新整理謄写成一份正式記錄,是的,正是当作正式記錄……准备留諸后世的!)开始出版这个‘新秩序’周报,那时我們誰也沒有想到(也許是这样……)借此改变世界的面貌,改变人类的思想 and 感情,开創历史的新时期。我們誰也沒有对我們这番事業抱有美妙的幻想(虽然有一个人夢想这个报纸在几个月以后能有六千訂戶)。我們是些什么人呢? 我們代表誰呢? 我們有些什么新的主張呢? 可憐! 当时我們对于無产階級文化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理解和向往,正是这个模糊的意向促使我們开了几次会。我們总想做些事情,做些事情,做些事情;我們对現狀感到不滿,可是还没有把握明确的方向,停战后几个月的緊張局面弄得我們头昏腦脹,似乎整个意大利社会的崩潰已經异常迫近。可憐! 在这几次會議上,即使也發表了某种新主張的話,那也是被窒息了。”

这是葛蘭西在1920年8月写的一段話,这里他回忆了筹备創辦“新秩序报”的最初几次會議,說穿了“新秩序报”創刊最初几个月的“秘史”,据他說在这几个月以后才实行了“編輯方針的轉變”,使这个报纸具有了新的方向,新的特性。“新秩序报”所要热烈維護的“新主張”就是关于工厂苏維埃的口号。为什么在报纸創刊的最初几个月內这种新的主張被窒息了呢,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模糊的意向到具体的問題

在4月的这几次討論当中,葛蘭西就已經主張这个新的报纸

的全部力量和全部工作都应当来完成一项主要任务——指示意大利工人运动中为意大利指出一条体现“苏维埃”思想的特殊道路的新事物的萌芽，指示意大利革命运动发展的基本方向。他当时就反对塔斯卡的建议，这个建议主张“新秩序报”只应当“评论抽象的文化问题，报道抽象的新闻，只应发表些令人心惊胆寒的故事和虚伪的插图，以培养人们道德和礼貌”（这个建议后来在周报的最初几期中反映了出来）。葛兰西的意见和这恰恰相反，他主张“新秩序报”所选刊的材料应该反映意大利工人阶级在战后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愈来愈坚决地提出的最迫切的新要求。他建议集中主要力量注意厂内委员会，注意车间代表和会费征收人的运动。但是，塔斯卡拒绝了 this 建议，认为这不符合“善良、和平的意大利社会党家庭的优秀传统”，他所主编的头几期“新秩序报”上既没有纲领，也没有中心思想，而只是关于文化问题的抽象评论，一些平庸的议论。

这就是“编辑方针转变”以前的历史，关于这个转变我们从葛兰西自己的叙述中可以看到。

中心问题——工厂苏维埃

“我和陶里亚蒂决定改变编辑方针；我在这个周报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清楚地提出了厂内委员会的问题。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几天，我把这篇文章的内容跟特拉齐尼同志谈了一下，他对我的文章中所谈到的理论问题以及实践问题都表示完全同意。于是，我这篇由陶里亚蒂参加意见并得到特拉齐尼赞成的文章就发表了，它产生了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工人自学小组讲

我、陶里亞蒂和特拉齊尼三人到工廠大會上去講話，廠內委員會請我們去參加車間代表和會費征收員的會議。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工作：制訂和實施發展廠內委員會的綱領就成了中心問題，成了‘新秩序報’的基本思想；這個綱領被提出來作為工人革命的基本問題，這就是‘無產階級自由’的問題。對於我們和一切追隨我們的人來說，‘新秩序報’成了‘工廠蘇維埃的報紙’；工人們愛‘新秩序報’（我們談到這一點時是感到非常滿意的）。工人們為什麼愛‘新秩序報’呢？因為他們從報紙上的文章中找到他們的理想和願望，因為他們感覺到，‘新秩序報’的文章所談的問題也正是他們所最關心的問題：‘怎樣才能取得自由？怎樣才能實現我們的理想？’因為‘新秩序報’的文章不是冷冰冰講大道理的文章，而是我們和先進工人討論的產物，這些文章反映了都靈工人階級的感情、意志和真正的願望，我們去發掘他們的思想，並且極力去支持它們。因為‘新秩序報’的文章非常精確地‘記錄下’真實的事件，把這些事件視為工人階級內部解放過程的環節，視為工人階級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現。這一切使得工人們愛‘新秩序報’，使‘新秩序報’的思想‘形成了起來’”。

如果說，工廠蘇維埃的思想是“新秩序報”的中心思想，那麼工廠蘇維埃的歷史也可以說就是“新秩序報”的歷史。

工廠蘇維埃不是葛蘭西“凭空想出來”的。他深刻地研究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研究了俄國革命時期階級力量的對比，研究了新的工農國家的基礎，研究了蘇維埃作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新政權的形式的的作用。葛蘭西向自己提出了下面的問題：

“意大利有沒有什麼可以和蘇維埃比擬、在本質上和蘇維埃相似的工人階級組織呢？……在意大利，在都靈，有沒有建立蘇維埃這種管理形式的萌芽、一個不夠具體的打算、一個在摸索中

的形式呢？”換句話說，是否有任何組織不僅能夠聯合和組織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它的先鋒隊，而且能夠聯合和組織全體工人群眾，使工人群眾可以通過它而認識到本階級的作用以及自己在生產和社會中的地位呢？是否有任何組織可以使工人通過它而認識生產和社會的問題，以便在將來擔負起對這些問題的領導責任呢？在意大利，在都靈，是否有任何鬥爭工具能夠在明天成為工人民主的國家形式、真正民主的國家形式，以代替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權力機關呢？這就是葛蘭西向自己提出的問題。

從廠內委員會到工廠蘇維埃

前面已經說過，在工廠裏面，政府和企業主為了在生產中實行軍事統治和加強勞動強度而成立了“工業動員委員會”，與此同時廠內委員會也產生和發展起來。廠內委員會是由全體工人選舉出來的，而且在廠主和政府代表面前代表和保衛工人的利益（在工資、工作日的長短和制度以及紀律等問題上）。這種委員會的結構就已經能夠促進工人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階級要求，吸引那些還沒有加入任何工會組織的工人參加鬥爭。因此，廠內委員會的影響甚至深入到最落后和最沒有組織的群眾中間，深入到那些剛從農村到來不久而仍然帶有農民私有思想的粗工中間；由於廠內委員會的活動，這些工人也開始具有了最單純的階級覺悟。

葛蘭西認為廠內委員會是新的工人政權的“萌芽”，是達到這種政權的最初步的努力，他看到這種委員會和工人政權之間“有點相似”，認為它是未來工人民主的新國家的形式，在意大利

是可能体现苏維埃思想的形式。葛蘭西在“新秩序报”第七期上發表的那篇标志着“編輯方針轉变”的有名的文章“工人民主”中，向都灵最覺悟和最先进的工人說：“厂內委员会是工人民主的机关；必須解除企業主对它們的限制，必須給它們注入新的生命和力量。今天，厂內委员会限制了資本家在企業中的專橫，并起了仲裁和紀律机构的作用。明天，这种机构將繼續發展，并取得新的职能，那时它將成为掌握生产的技术領導和行政領導的無产阶级的权力机关。”厂內委员会为工厂苏維埃的出現創造了条件。

都灵工人响应葛蘭西的号召。全市一切大企業內都發生了要求建立工厂苏維埃的运动。“菲亞特”工厂的工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們建立了第一批工厂苏維埃。这是一个在下層进行的广泛的运动，結果几个月內都灵市所有的工厂里都建立了工厂苏維埃，一年以后这些工厂苏維埃所組織起来的工人达十五万人。都灵成了工厂苏維埃的城市。

这是葛蘭西生平最活躍、最幸福和最有收穫的时期之一。“新秩序报”是工厂苏維埃这一思想的母亲，而在这一思想产生以后又成为它的声音、灵魂和头腦；“新秩序报”总结工人运动的丰富經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創造工厂苏維埃的理論。葛蘭西和陶里亞蒂一起經常地注意运动的發展。他出席集会，召集車間代表，和他們一起研究和討論工厂苏維埃的新形式——按照具体情况和工人的經驗而确定的新形式。我們只要看一下“新秩序报”的合訂本（这現在已成了很难得很珍貴的資料），那就可以看出，葛蘭西是以怎样的兴趣和热情在注視工人运动的發展，研究它的形式，極力把握它的一切表現，闡明和詳細解釋它的意义。可以說，沒有那一期“新秩序报”不登載葛蘭西論述工厂苏

維埃的文章或者簡單的紀事，沒有一篇文章不發揮或不論及工廠蘇維埃的問題。

工廠蘇維埃是工人民主的機構

葛蘭西從來不把工廠蘇維埃的問題看作純粹的工人問題，或者單純地把它看作工人監督的方式和手段問題，工人參與領導工業生產過程的方式問題。相反，他同塔斯卡以及一切改良派進行了堅決的論爭，這些人由於看到建立工廠蘇維埃的運動在大大開展，便假意表示他們也參加這個運動，而實際上卻極力縮小這個運動的意義，他們說工廠蘇維埃的任務僅僅是由工人進行一種特殊形式的監督，是工人和廠主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一種合作。葛蘭西的意見和這些人恰恰相反，他認為工廠蘇維埃不僅要成為對企業進行技術和行政管理的工具，而且首先要成為工人民主的機構，工人應該通過這個組織不僅學習管理（以後將要真正管理）企業，而且要學習管理城市和國家。因此，葛蘭西不僅考慮到工廠蘇維埃，而且还考慮到在大農場中成立蘇維埃，考慮到農村蘇維埃（由雇農和貧農選出），城市街道蘇維埃，以及兵營蘇維埃，認為這些將是新的、蘇維埃式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基層組織，它們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而且使這種專政具有具體的政治和經濟內容。

葛蘭西寫道：“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產生的生產者蘇維埃當然還不可能同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的蘇維埃相比，但是如果把這種生產者蘇維埃和意大利其他階級鬥爭的機構比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它體現了蘇維埃的原則。這種生產者蘇維埃

是全体生产者群众的組織，它同生产过程有直接关系，它作为享有威信和影响的权力机构，作为一种不要求人們認可而为人人所必需的机构，使得工会以及党有可能更广泛和更深刻地进行活动，以喚醒甚至最落后的人民阶层。同时，在生产者苏維埃产生之后，工会和党就面临一个新的問題，就是怎样保証对它們的領導，怎样避免使它們同工会和党各自为政。这个問題是一个如何通过新的社会組織形式来領導群众的問題，是一个如何不借助直接或間接采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和制度而是借助新的形式来爭取群众的問題。

生产者苏維埃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覺悟；因此，当工人加入了工会以后，他們就不仅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容許的範圍內尽量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而且感到需要改变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党可以利用生产者苏維埃作为某种現成的人民群众自治的机构，而不必理睬资产阶级所建立的管理机构，党找到了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群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生产者苏維埃这种組織形式就它的性質來說并不限于某一种劳动，并不限于一定的智力或技术水平，而可以不分行業和文化水平把所有的人联合在里面；而且，生产者苏維埃如果不具有普遍的性質，那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工厂苏維埃的問題是这样提出来的，建立工厂苏維埃的运动就冲破了以車間为單位的限制和障碍，而那些控制全国总工会并任意支配各部門工会的改良派隱士們正是在那种情况下才得以过舒服日子的。正是因为这样，都灵爭取建立工厂苏維埃的运动不仅沒有削弱或破坏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反而加强了这种影响，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五金工会屬下强大的都灵分会，以及絕大部分其他工会組織。鼓

动工厂苏維埃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在都灵市劳工委员会中争取到了多数；由于他們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加强和具备了战斗精神；它所联合起来的有組織的工人大大地增加了。

改良派反对“新秩序报”

这一切不能不破坏改良派的官僚主义領袖的美夢，他們已經看到他們在群众中的影响在下降，在选民中的威信在低落。因此，他們起来攻击工厂苏維埃运动，首先是攻击“新秩序报”，因为这个报纸是这一运动的灵魂和头腦，因为它的努力使工厂苏維埃迅速摆脱了車間限制的束縛，使得工厂苏維埃不至于像工厂主和改良派所希望的那样，仅限于提出經濟性質的要求，而迅速地形成为工人的真正民主的机构，成为苏維埃式的机构。

年老的改良派的聖賢們，那些鼓吹妥协和“階級合作”的“理論家”，对“新秩序报”、葛蘭西和“新秩序报”的那班“年青人”的誣蔑和攻击可謂極尽其能事。他們总是宣傳說，准备革命是没有用的，因为無論如何总必須等待那遙遙無期的“适当时机”，必須等待实行改革和爭取巨大成果的“适当时机”来临。葛蘭西和“新秩序报”想开始准备革命的工具，想訓練將來使用这种革命工具的人，鍛鍊他們的心灵和智慧。改良派把葛蘭西和“新秩序报”称为“意志論者”，“过份活躍”，“柏格森^①的信徒”，“唯心主义者”。他們說，葛蘭西和“新秩序报”不折不扣地是想以个别人物的意志和活动来代替客观环境！看，这是多么“英明”啊！然而，

^① 昂利·柏格森(1859—1941年)，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主义者。——俄文版編者

葛蘭西以諷刺口吻反駁說：“他們的‘英明見地’太多了，這也許正是因為他們缺乏信心所致。”事實上，這些工會頭子能從哪里取得信心呢，他們怎能相信群眾的主動性和群眾所建立的自治機關呢？當屠拉基誹謗地說“議會之不同於蘇維埃正如城市不同於野蠻部族”的時候，他們甚至還加以支持呢！因此，葛蘭西不倦地號召社會黨和群眾對這些卑鄙的叛徒提高警惕，並引導和鼓舞群眾進行忘我的鬥爭。葛蘭西寫道：“當改良派和機會主義者必須在蘇維埃共和國和資產階級共和國之間、在工人的民主和自由主義的民主之間作一個選擇時，他們總是選擇資產階級共和國，選擇自由主義的民主。意大利社會黨的青年知識分子同這些過去的人、同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完全沒有聯繫；他們擺脫了傳統和偏見，在戰爭的苦難年代中鍛鍊了勇氣，通過學習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經驗而培養了自己的革命性，他們負有歷史的使命——為大家出主意，在群眾中培養大膽的思想和革命行動，以建立意大利蘇維埃共和國。”

改良派反對建立工廠蘇維埃的運動（正如他們以前反對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革命一樣），他們預言這個運動將要遭到種種失敗，並且破壞一切鞏固革命組織的行動和努力；他們預言運動將要遭到種種災難，而其實正是他們自己在企圖造成這樣的結果。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去阻礙建立工廠蘇維埃的運動。改良派在工會中佔據重要地位，他們乘着社會黨因受到最高綱領派的有害影響而陷於軟弱和無力的機會，給建立工廠蘇維埃的運動造成許多障礙，使這個運動的發展僅僅限於都靈一個地方。都靈的工廠蘇維埃和全國其他地方的聯繫被切斷了，簡直可以說是處在被圍狀態。改良派的首領的破壞行動成了鎮壓意大利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的決定性因素，（革命力量認為都靈的

工厂苏維埃是他們自己的組織不斷發展的形式);战后革命高漲的浪潮因为遭到这种破坏而陷于失敗。

階級敌人——工業家、大地主和他們的政府利用了都灵工人(意大利革命無产階級的先进部队)陷于孤立的情况。他們并不过分信賴改良派的首領的意見，并不認為爭取建立工厂苏維埃的运动是“烏托邦和徒然的妄想”。他們看到这个运动的發展，認識到这个运动蘊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并且感到害怕。起初，他們企圖使这个运动為他們的利益服务，企圖使它瓦解，并利用它來改进資本主义生产的組織和实行“合理化”(為此他們甚至曾企圖使“新秩序报”的拥护者轉到他們这一边來)，而当这种企圖失敗之后，他們就公开地对这个运动实行打击了。

这个打击發生在1920年的四月罢工中，也就是那次有名的“时針”罢工(所以叫做“时針”罢工，是因为罢工的起因是劳資双方在恢复所謂夏季時間——把时針撥快一个鐘头——問題上發生冲突；然而冲突的实际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則性問題——工厂苏維埃問題，工業家想解散这种組織，或者消除它的一切影响)。

1920年4月的都灵总罢工

葛蘭西在致共产国际的“关于都灵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中，对于意大利1920年春天的局势發展有以下一段叙述：

“都灵的运动沒有能够越出地方范围，因为当时工会的一切官僚机器都开动了起來，阻撓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工人群众效法都灵的榜样。都灵的运动受到誣蔑，遭到种种嘲笑和辱罵。

工会領導方面和社会党領導方面对运动的猛烈攻击鼓励了

資本家，他們決定對都靈無產階級和工廠蘇維埃實行大規模的進攻。1920年3月，工業家們在米蘭集會，制訂了對工人展開進攻的具體計劃。但是，這一點沒有使‘工人階級的監護人’——經濟性和政治性的工人組織的領導人感到驚慌。都靈的無產階級已被改良派領袖拋棄，任其聽天由命，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單獨對意大利資本主義和它的國家鎮壓機器進行鬥爭。都靈城內駐滿了警察；全市周圍一切重要的戰略地點都布置了大炮和機關槍。當整個鎮壓機器布置就緒之後，資本家就開始向無產階級挑戰了。的確，處在這種困難的鬥爭條件之下，無產階級沒有馬上決定接受挑戰，然而當他們看到衝突已經不可能避免的時候，他們就勇敢地起來投入激烈的鬥爭，為了勝利而不惜任何犧牲。

五金工人罷工整整一個月，其他部門的工人罷工十天；全省所有企業都停止了工作，郵電和運輸陷於癱瘓狀態。但是，都靈的無產階級卻和意大利其他地區隔絕；社會黨的中央機構一點也沒有設法幫助他們，甚至沒有印發一張傳單向意大利人民解釋都靈勞動人民鬥爭的意義；‘前進報’拒絕發表社會黨都靈總支部的號召。都靈的同志被他們的一切敵人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和冒險分子。當時，社會黨本應在都靈舉行全國委員會會議，然而這個會議移到米蘭去舉行了，因為處在總罷工之中的城市是不太適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黨領導者的昏庸無能就完全暴露出來了。這時，在都靈，工人群眾英勇地保衛工廠蘇維埃——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基礎上並體現了無產階級力量的第一個組織，而在米蘭，社會黨的領導人卻在空談，討論建立蘇維埃這種無產階級政權機構的‘理論方案和辦法’；改良派的領導者在爭論着如

何巩固尚未存在的成果，却把都灵無产階級交給命运去摆布，讓資產階級剝奪工人已經爭取到的权利。

意大利的工人群众用种种方法来声援都灵的同志：比薩、里窩那和佛罗倫薩的鐵路工人拒絕把軍隊運到都灵去；里窩那和热那亞的碼頭工人和海員停止工作；許多城市的無产階級不顧工会的命令举行了罢工。

都灵和皮蒙特的总罢工遭到了工会領導者甚至党的領導者的破坏和反对。尽管如此，这次罢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罢工說明了工人和农民的实际联盟是可能的，并且再一次証明迫切需要对工会的全部官僚机构进行斗争，因为这种机构是議会制度的拥护者和改良派的工会領袖等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最坚固的堡垒，这些人是尽一切力量来扼杀劳动群众的革命行动的。”

葛蘭西認為，这次罢工是战后意大利全部革命运动的最高点。罢工的消息也傳到了苏俄的劳动群众当中。1920年夏天，意大利代表团应邀訪問苏俄，在喀琅施塔德和水兵們会面时，水兵們高呼“都灵工人四月总罢工万岁！”来欢迎他們。

葛蘭西——工厂苏維埃运动的鼓舞者和領導者

葛蘭西关于工厂苏維埃运动經過情形的叙述，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領導者的叙述；回忆一下这个运动，便等于回忆葛蘭西在1919—1920年那些緊張和英勇的日子里的生活和活動。假如說“新秩序报”是工厂苏維埃运动的旗帜、声音和良心，那么葛蘭西就是“新秩序报”的智慧和灵魂。誰都知道这一点，而且許多人在談到“新秩序报”的时候往往只談到葛蘭西一个人，

他反对这种提法，他曾經写道：“至少我們的党员——社会党人在文章中提到我們的周报时，在言談之間對我們的工作表示滿意时，不要把報紙的全部活动都归到一个人身上，不要老說‘葛蘭西写道’、‘葛蘭西評論道’、‘葛蘭西指出’諸如此类的話，总之，不要把葛蘭西說成一个戴桂冠的人。葛蘭西本人并不喜欢他被当作一整炸猪肝‘端上来’——老是帶着桂叶。事实上，‘新秩序报’是按照共产党的方式出版的，是集体負責的……它所登載的論文是三、五个同志思想一致和密切合作的成果，葛蘭西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人……”然而，即使葛蘭西并不是“新秩序报”中唯一的人，無疑也應該說，他是这个報紙的領導者，他的活动决定了这个報紙的面貌，他是这个報紙全体工作人員中最杰出的一个，和他一塊工作就等于學習，在他的培养下成長起来。

葛蘭西在这段时期中的个别小事总是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每逢工人开始斗争，宣布罢工，葛蘭西总是和他們在一起；他不仅在精神上和他們一起，而且的确在他們中間，和他們一起斗争；他在“新秩序报”編輯部中的房間就是斗争的組織和領導中心。

1921年4月，都灵“菲亚特”工厂的工人在經過長期的罢工之后被迫恢复工作。他們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劳工联合会的領導者們抛弃了他們，他們同全意大利的工人階級隔絕起来；在罢工期間他們嚐到不少痛苦，受到工業家的殘酷压迫，并受到改良派的嘲笑和奚落，像往常一样这些人說他們全吃尽苦头而一無所得。在这个时候，葛蘭西為他們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新秩序报”上所刊登过的最精彩的文章之一。費利徹·普拉东納^①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

“只有对我国全体人民最真誠的爱和最大的信任，才能激励

葛蘭西寫出‘有血有肉的人們’那樣的文章，這篇文章是葛蘭西在1921年4月都靈勞工委員會被焚毀、‘菲亞特’工廠工人的罷工失敗以後發表的。那時，某些改良派的領袖已經在譏笑工人們的鬥爭遭到失敗。他們說，‘菲亞特’工廠的工人表現了他們沒有能力進行鬥爭，他們在廠主的勢力面前退縮了，他們在法西斯主義者的暴行之前退却了。葛蘭西熱情而堅決地為工人辯護，無可反駁地揭露了這些指責的荒謬無稽。葛蘭西寫道：‘正是這些工人在1917年8月起義中單獨地進行了鬥爭。他們在戰後的群眾性鬥爭中被遺棄了（例如他們在1920年四月罷工中就是如此）。佔領企業未能取得最後勝利，他們的損失比誰都大。他們永遠站在前頭，站在先鋒隊里；然而在最近的一場搏鬥中他們再一次被孤零零地拋開了，可是要知道，他們畢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不會不知道，他們單獨地鬥爭，是不能戰勝比他們強大好幾倍的敵人的。’

在工人們復工的那一天，我們（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和我一起的有彼德羅·費勒洛和馬里奧·蒙塔尼亞納）一清早就到了‘菲亞特’總廠的大門口。三五成群地走進來的工人如饑如渴地讀着葛蘭西的文章，他們不禁流露出激動和感激的心情。”

1920年9月——佔領企業

1920年9月，五金工人佔領了廠主關閉和拋棄的工廠，並且

① 費利徹·普拉東納（1889年生），共產黨參議員，意大利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曾同葛蘭西和陶里亞蒂一起在“新秩序報”工作，以後曾參加意大利共產黨許多期刊的工作。——俄文版編者

不要厂主，独立地使企业重新开工。这第一次表现了工人管理自己的能力，肯定地证明了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已经有能力把生产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葛兰西立刻对这件事发表评论，他非常兴奋地說：“五金工人所做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全体工人阶级应当非常清楚地認識这一点。……今天，工人占领了企业，对资本家在生产上的专制统治给了毁灭性的打击；工人争取到自由选举工厂管理机构的权利。每一个企业都好像是一个非法的国家——无产阶级共和国，它们今天在存在着，在等待着事变的发展。虽然这些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前途如何还不敢确定，因为敌人下一步的意图还不清楚，然而这些‘共和国在存在着’的事实就具有难以估计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我們这里不可能詳細地談到葛兰西以全力进行并以整期整期的“新秩序报”来談論的这场紧张斗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我們只追述一件小事，这件事是馬里奧·蒙塔尼亞納在他的“都灵工人回忆录”中談到的，它非常生动地說明了当时那种英勇悲壯的情况。

“在占领工厂的运动开始了大約十天之后，全意大利的工人都很好地武装了起来，誰要打算用武力来把他们赶出工厂，那是一定要失败的。

我初次有这种想法，是在9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們——葛兰西、其他几个同志和我——訪問‘菲亚特—林戈特’工厂的时候，这所工厂在1920年只有几个大車間（主要是翻砂車間）建成和开始生产。

我們平靜地和工厂苏維埃的代表們交談，忽然响起了凄厉怕人的汽笛声。这是警报信号。工厂里由青年工人組成的赤衛队平时是通宵騎着自行車在工厂周圍巡邏的，这时他們报告說，

大队兵士和皇家近衛軍从四面八方开过来。必須准备应付事变。

工厂的汽笛發出警号之后，剎那間所有的机器都停了下来。从各車間，从这座巨大建筑物的所有的門口，跑出了成千成百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們滿臉油垢和灰塵，全都拿着武器——有些人拿着左輪手槍和手榴彈，有些人拿着步槍，有些人只是拿着自己制造的長矛；他們准备献出生命来保衛自己的工厂。

几分鐘之后，汽笛的嘶叫声停止了。危險已經解除。工人們放下武器，回到了自己的車床旁边，重新工作起来，沒有浪費一点時間去談話，就好像什么事也沒發生过似的：不應該讓任何小小的意外事件使生产受到損失啊。”^①

葛蘭西从来不像某些人甚至某些最先进的同志那样盲目乐观，这些人常常在大家欢騰的情况下把一切事情，無論是現在的或是將来的，都看得异常美妙，而忘記了工人階級和負責領導工人階級的社会党仍然組織得很差，仍然沒有足够的准备去投入它們所面临的夺取政权的严重斗争。因此，当运动的熊熊火焰、巨大希望的火焰被扑灭的时候（这是因为改良派同意乔里齐关于建立“工人監督”的主張，使工人階級受了騙，运动实际上遭到了失敗），葛蘭西就向工人講話，警告他們，号召他們繼續斗争。他指出：“工会監督是階級合作論者和改良主义者的騙人鬼話，他們把工人‘帶到’武裝起义的大門，却沒有考虑过應該怎样供給工人以武器和彈藥。革命者則要求，由工人自己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組織实行監督；他們所要求的監督是一种能够作为斗争武器的監督，而不是作为調和工具的監督。”

^① 見蒙塔尼亞納著“都灵工人回忆录”，莫斯科外國書籍出版局1951年版。

——俄文版編者

“新秩序报”的青年革命家和那些过时的人

不幸，葛蘭西的忧虑和怀疑都是有根据的。虽然“新秩序报”的号召获得了都灵工人的响应，虽然意大利其他城市最觉悟、最积极、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代表注意着革命运动的事变和发展，参与这个运动，并响应“新秩序报”的号召，同情它的活动，然而“新秩序报”的声音终究是孤独的。这个报纸在都灵市以外订户很少，而且是不固定的。它的全部订户是一千一百人，每周销数四千五百到五千份。那时这要算是个大成就了。特别是我们要考虑到这家报纸是青年人出版的，他们都不能吹嘘自己加入社会党（或是参加议会改良派活动）已有二十年到四十年的历史，像劳工联合会的那些头子们所常常炫耀的那样。葛蘭西是“新秩序报”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在塔斯卡最后离开以后），那时也不过才三十岁，陶里亚蒂是二十八岁，蒙塔尼亚纳是二十四岁，普拉东纳是二十二岁，朱塞佩·阿摩雷蒂^①是十九岁。“年青人”——改良派的老年人用嘲笑的口吻这样称呼他们。“年青人”——自命为“红色”的最高纲领派也随声附和。作为一个自学的社会主义者，葛蘭西根据自己在劳动和困苦中所取得的经验，代表整个青年一代回答他们说：“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和工会的改良派领袖——这些几十年来在意大利社会党中

^① 朱塞佩·阿摩雷蒂(1902—1941年)，1921年起即为意大利共产党党员；1921—1925年他是“新秩序报”、“劳工报”和“团结报”的编辑之一；1927—1928年，党的地下国内中央的委员；1928年被捕，被囚禁在法西斯的监狱中一直到1934年。1935年起，在国外进行党的工作。1935—1938年任意共中央委员。——俄文版编者

占統治地位的虛無主義的宣傳者，今天竟用老頭子的懷疑態度嘲笑青年一代的無私努力，嘲笑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引起的澎湃的熱情，他們應該感到羞恥，應該想到自己的責任，想到自己是怎樣無能學習，無能了解和教育群眾。我們青年一代應該和這批過時的人決裂，應該輕視他們。我們和他們之間有什麼聯繫呢？他們創造了些甚麼？教了我們些甚麼？他們囑咐我們保存了些甚麼？我們在談到他們的時候難道能夠懷着敬愛和感激的心情說，他們給我們打開和指出了進行研究和探求真理的道路、幫助我們增加知識、指引我們前進嗎？這一切，我們新的一代人都應該自己來做，用自己的力量耐心地來做。我們這一輩的意大利社會黨人不把他們當作父輩；那些不工作的人、毫無創造的人、除了平庸的報紙短文之外不能給別人留下任何遺產的人，是沒有權利嘲笑青年社會黨人的缺點和努力的。”

“新秩序報”的綱領——革新社會黨的基础

“新秩序報”的青年革命家在意大利沒有導師，他們得獨立鑽研去掌握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他們是意大利最先研究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經驗和列寧的偉大思想的人，他們在國內第一次確定并向工人階級提出了意大利革命的根本任務。我們現在翻閱一下“新秩序報”，就可以看出他們——首先是葛蘭西——為了確定、提出和解釋意大利革命問題，得進行多麼巨大的工作，可以看出他們這種工作具有怎樣的性質和規模。他們所觸及的問題有：農民問題（其中又分兩個方面：意大利南部農民的境況問題和梵蒂岡的影響問題）；黨作為有組織的先鋒隊和革命領導

者的問題；蘇維埃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政權機構的問題；工人階級的同盟者的問題，包括農民問題和知識分子問題。然而，首先這些青年革命家得掌握方法、理論；他們得努力爭取在意大利恢復馬克思主義，更正確點說是重新建立馬克思主義，因為修正主義者和改良派歪曲了馬克思主義，企圖把它同實證主義混合起來。他們在意大利努力傳播列寧主義：“新秩序報”是意大利第一份這樣的出版物，它除了介紹那些在意大利很少有人知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重要的著作之外，還介紹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其他領袖某些最主要的著作。如果我們拿一期“新秩序報”來翻閱一下，我們會非常驚异地看到葛蘭西在這些年代的活動範圍是多麼廣泛，他的眼界是多麼廣闊，他對一些最迫切、最尖銳的問題的提法多麼新穎，對問題的看法多麼深刻。根據這一切以及當時接近他的人的回忆，我們可以看出他不僅具有卓越的智慧，而且學識也非常淵博。他研究匈牙利革命和它失敗的原因；分析意大利的社會結構和它“傳統的”鎮壓政策；和喬里齊的報紙“新聞報”進行論戰，揭露這個報紙迷惑人心的“民主”論調；編制加泰羅尼亞革命暴動和加拿大大規模罷工的年史；駁斥自命不凡的“博學的”克勞迪奧·特列維斯；同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工人談話；研究天主教“人民運動”的原因和性質；同薩爾維米尼的追隨者進行論爭；撰寫關於社會黨危機的社論以及“新聞記事欄”中關於“青年撒丁人”集會的短評；他嚴厲地批評他原先的老師、老社會黨人翁伯托·科斯摩（轉到“新聞報”編輯部任職）不堅定，他研究法西斯運動發生的原因，等等。

“新秩序報”的內容證明了葛蘭西在這家報紙工作的期間積累了很重要的經驗，表現了他的思想和分析能力已經非常成熟，表現出他非常清楚地了解正在起來鬥爭的工人階級所面臨的問

題。1920年5月，葛蘭西草擬了一個文件^①，在這里面他以“新秩序報”的名義向社會黨都靈總支部提出了意大利革命的基本問題，因此也就提出了基本改變意大利社會黨的活動性質以及革新黨的組織的問題。這個文件最真實地反映了現實情況並且作了最深刻的分析，是解決意大利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問題的鑰匙。社會黨都靈總支部一致批准了這個文件，而黨的領導方面卻沒有重視它。列寧曾經非常關切地注意意大利爭取建立工廠蘇維埃的運動和“新秩序報”的活動，他在讀了這個文件之後，寫給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提綱中說：

“關於意大利社會黨，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認為，該黨都靈總支部在1920年5月8日的‘新秩序報’上向黨的全國委員會提出的實際建議和對黨的批評是正確的，而且是完全符合第三國際的一切基本原則的。

因此，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要求意大利社會黨召開緊急黨代表大會，討論這些建議以及共產國際兩次代表大會各項決議，以糾正黨的路綫，并把非共產主義分子清除出黨，特別是清除出黨的議會黨團。”^②

① 指1920年5月8日在“新秩序報”上發表的關於革新社會黨的綱領。——俄文版編者

② “列寧全集”，第31卷，第175頁。——俄文版編者

第六章 共產党的建立

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是内部解放过程的工具和历史形成，通过这一过程工人从执行者变成了主动者，由群众变成领袖和领导者，由手变成头脑和意志；从共产党的建立可以看到自由的萌芽，一旦工人的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种自由将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和传播。

安·葛兰西

意大利革命形势的客观标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国内的局势客观地说来是革命的。然而，改良派中间有一些人硬说，意大利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因为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工业和整个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葛兰西这样回答他们说：

“就意大利物质财富的生产还不是大工业生产，还不是充分发达的工业生产这一意义来说，资本主义在意大利还没有充分发展。然而，垄断资本对全世界的经济奴役和剥削，它们无限制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却束缚了意大利的经济，束缚了意大利经济力量的主动性。而且，这种经济的落后和贫困恰好促成国内的革命局面。意大利今日的经济状况可以和克伦斯基时代的俄

国状况相比；为了参加战争，参加带有明显帝国主义性质的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搏斗，意大利毁灭物质财富的速度，要大于它的经济机构生产财富的速度，这样，它就因日益衰竭而接近死亡。在英国战胜以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可是意大利仍然没有得到正常的经济活动的条件。国际自由竞争被垄断资本窒息了；原料和销售市场集中到某些人手里，只有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贸易，自由地买卖。简单地說，意大利资本主义已不再是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而且再也不能恢复它原来的境况。

政治和军事上的垄断是同经济上的垄断互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已经濒于死亡，已经再也没有任何根据存在和发展下去了。……革命成了必需的事情，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推动世界辩证的发展，促使新的社会阶级来作为历史的领导力量。”

社会党的软弱无能

恰恰是这种客观的条件，这种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条件，促使意大利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这种客观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之下，意大利人民群众要求社会党坚决行动，推动它、要求它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意大利社会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着危机，它的内在矛盾因战争而尖锐起来，势将使这个社会瓦解；人民大众在战后的斗争和危机当中迅速提高了政治和革命觉悟，具有旺盛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应该负责唤醒、领导和组织革命力量，应该作为革命力量的主要武器的社会党却是非常软弱无能。葛兰西以异常明敏目光看透了这两方面的情况是怎样严重地不相称。

葛蘭西說：“事情越来越清楚：国际环境和意大利国内的情况是有利于無产階級革命的。然而，恰巧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可能是决定性的时刻，意大利無产階級革命的主要工具——社会党——却由于議會政客和工会官僚的陰險攻击和暗算而垮台了……社会党是許多党派的混合物；它的行动緩慢而沒有生气，而且沒有办法改变；它往往很容易地落入冒險家、野心家、名位追求者的掌握之中，这些人对于政治是不严肃的，而且在政治活动方面也是無能的；由于党的成分不純，由于党的整个机构因各个部分不断地發生磨擦而日漸消耗其力量，由于党的領袖——本来應該是党的僕人，实际上却成了党的主人——的行动使得这个机构損毀無用，党已經沒有能力按照不断發展的形势的迫切要求，去担負起倡导革命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重大責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出現了这样一种历史上的怪事：在意大利，不是党領導和教育群众，而是群众推动和‘教育’工人階級的党……这个社会党自称为群众的領袖和导师，而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把群众的自發行动記錄下来的可憐的見証人；这个可憐的社会党自称为工人階級的領袖，而实际上不过是無产階級大軍的包袱。”

葛蘭西一再地提醒最高綱領派的領袖們，在这些年份里，社会党，尤其是党的全体領袖，面临着重大的历史任务。葛蘭西認為，社会党必須立刻行动起来去解决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政权問題，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先进政党的問題，这个党要能够認識工人階級作为政治領導者所面临的任務，要变成能够粉碎資本主义的政治和經濟統治的机器的一个强大的力量。

“第一步：革新党”

尽管社会党遭遇到危机并陷于瓦解，葛蘭西并没有沮丧，并没有失掉勇气。他在党的内部、在党的下层组织中看到了健康力量的泉源，这种力量能够进行坚决的斗争，然而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和工具去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葛蘭西说：“难道我们丧失了勇气、沮丧了吗？不。然而我们有责任把党内的严重情况清楚地毫不隐瞒地说出来，把这种可能而且应该加以改变的情况说出来。社会党如果不愿意为形势的发展所抛弃和毁灭，它就得革新自己；而党的失败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败。……群众应当成为自己的组织的主人，应当首先在自己的组织内‘团结成领导阶级’，应当和社会党保持密切的联系。一切意识到目前时期的重大意义的共产主义工人和革命家有责任去革新党，使它具有一定的形式；他们应当防止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把党降低到普尔齐尼拉^①世界中许多其他政党的水平。”

从1919年“新秩序报”最初的几期开始，葛蘭西就一直坚决地努力，争取革新社会党，把它变成一个能够组织群众并引导群众走革命道路的力量。葛蘭西认为，争取建立工厂苏维埃的运动正是实行这种变化和革新的基本而可靠的办法，因为这个运动的发展和扩大要求社会党加强对它的帮助和领导。我们已经知道工厂苏维埃运动的情形。然而这里须要指出，都灵工厂苏

^① 普尔齐尼拉，那不勒斯喜剧中的主要脸谱之一，这是一个滑稽角色，一个小丑。——俄文版编者

維埃运动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積極的共产主义小組發生和形成的历史,这些共产主义小組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知道群众的需要和热切願望,富有革命思想,願意为革命而忍受任何牺牲。后来,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22年3月在羅馬举行)曾經統計党的实际力量(四万二千名党员),当时發現集中在都灵一个城市的党员竟不下于四分之一(一万另六百二十人),他們都是在葛蘭西教育下成長和鍛鍊出来的。葛蘭西以他全部無穷的精力来培养新型的党的活动家:充滿热情、然而能深思熟慮地行动,不多說話,然而行动堅決的革命的党员。

新型的革命家

葛蘭西在同最高綱領派分子的高調空談作斗争时,極力向社会党员灌輸新的思想,新的革命的精神。他說:“革命需要头脑清楚的人,需要能作事的人,这些人需要操心面包店經常有面包卖,火車准确地按照时刻表运行,这些人得把原料供給企业,得有本領在国内組織工業品和农产品的交換,得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得保护他們免遭强盜的襲击,得保障全国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發展,而不是使人民陷于失望,陷于毫無理性的自相殘杀。如果有誰企圖用虛浮的热情和不着边际的漂亮詞句来解决这其中的某些問題,那么即使只限于一个几百名居民的乡村,也会鬧出笑話(和引起眼泪)。誰要是全部活动仅限于漂亮的辞令、滔滔不絕的空談、浪漫的热情,那他就是一个蠱惑家,而不是一个革命家。”葛蘭西也描画了新的人、新的積極的党员的形像,布尔什維克便是这种人的典型。他写道:“共产党员……

應該在任何情況下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冷靜，不能夠志得意滿和自我陶醉。很遺憾，國家並不是靠偉大的英雄行為和熱情就能建立起來的：需要的是紀律、堅忍不拔的精神、團結一致和對那些不負責任者的輕視。”

葛蘭西認為，革新社會黨和建立共產黨的工作，首先應該是教育黨的幹部的工作。是的，人們後來責備葛蘭西說，他起初對黨內的機會主義沒有進行足夠堅決的鬥爭。然而，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存在於黨內並且使黨陷於癱瘓的小集團和無原則的宗派現象引起了他的一種厭惡情緒，他本能地過多地把這種情緒轉移去對待這個鬥爭。

或者革新社會黨，或者建立共產黨

國內的局勢一月比一月緊張。企業主開始建立最初一批法西斯匪幫。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黨的危機必須立刻加以解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向社會黨的革命派、向黨內的共產主義者提出了兩條道路：或者是使社會黨掙脫改良派的鎖鏈；或者是，當最高綱領派的黨中央阻撓這樣做時，就馬上着手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意大利社會黨歷史性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里窩那代表大會）開幕的日期日漸迫近。這時，黨內一切宣布堅決追隨共產國際的派系在伊莫拉城舉行了一次會議，葛蘭西是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之一。

1920年7月，社會黨內產生了一個共產主義派別，雖然這個派別是社會黨內最堅決和最富鬥爭性的核心，它的成份却不是單純的：它里面除了有“新秩序報”集團和都靈的社會黨組織之

外,还包括各种不够成熟的派別,在它們中間,那些已給社会党帶來極大危害和破坏了党的活动的抽象革命主义和煽动性的过激主义的殘余仍然非常强烈。葛蘭西曾經在“新秩序报”上祝賀共产主义派的成立,并曾直接参加成立这个派別的工作。这个派別的成立應該使社会党健康起来,或者是导致共产党的建立。然而,葛蘭西很清楚,这一派別的成立还不等于党的問題已經完全解决,还不等于爭取建立新型政党的斗争已經結束。

他說:“我們不應該抱有幻想。目前意大利工人运动在組織上仍处于混乱状态,思想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能力胜利地进行政治斗争,对于解决实际問題还是毫無准备——这一切情况并不是單單建立了新的政党就能改变……共产主义派在变成一个政党之后,應該履行自己的历史任务:組織革命力量以引导意大利工人階級走向胜利,并且建立工人階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共产主义派建立之后,我們的周报以及那些同情地注意它的活动并跟着它走的同志們所負的特別任务,还不能認為已經完成了。我們認為,恰恰相反,我們所要完成的事業中最艰巨和最重要的部分正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1921年1月1日,在共产党建立之前三个星期,“新秩序报”由周报改为日报。1月16日,葛蘭西到了里窩那;在这里九万八千名最高綱領派的代表宁願跟一万四千名改良派“团结”,而不願跟五万八千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国际团结。社会党分裂之后,正当反动的狂潮向着四分五裂的工人階級的队伍进攻的时候,共产党誕生了。从此以后,葛蘭西开始了他的創造活动和斗争的新阶段。

第七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萌芽

安东尼奥·葛兰西具有革命家的头脑；他的面部轮廓看来像是由他的意志刻划成的，一种必须绝对承认的内在必需刻划成他那严峻的面貌；他的脑力要比他的身躯强壮得多。

他的头脑似乎特别善于探索社会现象中必要的逻辑联系；他的脸孔表现出脑筋在紧张地工作，表情是冷峻和不可思议地严肃；只有在他的炯炯的眼睛中、在他那明亮、深思和隐藏着痛苦的目光中，可以不时看到一种忧郁的善良表情代替了他的理智力量形成的严峻表情。

彼·戈贝蒂

法西斯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早在1920年11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全意大利革命浪潮普遍高涨的时刻，葛兰西就在号召工人参加斗争的时候警告他们说，意大利在那一阶段的阶级斗争之后，或者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准备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或者是统治阶级和当权集团的残酷反动。葛兰西接着说，他们会不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强迫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进行奴隶式的劳动。

最高纲领派分子和改良派分子在广场上宣传革命，只不过吓唬了在战争中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却没有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除了不絕的激昂詞句之外),去在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当中进行夺取政权的准备。当掌握社会党命运的人在等待着他們所宣布的那憑空想像的局面降临时,資产階級却利用这个喘息机会,巩固仍然掌握在他們手中的經濟权力和政治权力,并准备进行反革命,武装法西斯匪徒,培植和巩固法西斯主义。当时,法西斯主义曾經同“立宪”君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議会民主制度亲密地拥抱在一起;曾經有一段时期同“平民”党的加斯貝利教会分子^①眉来眼去,互献殷勤;在这以后它很快就显露出它的真面目,它原来是階級專制的工具,是最殘暴的赤裸裸的資产階級專政的形式。壟断財政資本中沙文主义气味最濃厚的集团同大地主、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包括大庄园主在內)結成联盟,同皇室以及梵蒂岡密切地联系一起,公然無耻地把全国置于自己的專政之下。

社会党沒有能力組織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击

法西斯主义在几个月內就从波河流域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半島,甚至侵入老早就是工人运动的坚强堡壘的城市,在这种法西斯主义进攻的形势之下,老的社会党仍然毫無动静,不知所措,几乎完全給它所沒有料到的难以理解的事变所吓倒了。敌人在斗争中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断地給它以严重的打击。

意大利工人階級簡直是手無寸鉄,完全沒有和法西斯匪徒作斗争的准备,眼看法西斯匪徒在半島上控制了一个省份又一

^①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加斯貝利就在天主教的“平民”党中领导一批亲法西斯分子,甚全力帮助法西斯主义当权。——俄文版編者

个省份，摧毁劳动人民的組織、劳工委员会和合作社，进行猝不及防的襲击，杀害和拷打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人和农民、沒有武装的劳动人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意大利工人有过了不少捨身奋斗英勇抵抗的事蹟，然而社会党領導上沒有認真作过一点努力在組織工人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反击甚至抵抗，保护工人階級；最英勇和最忠实的工人階級的兒子已經不是成十成百地牺牲，而是数以千計地牺牲了。改良派向国家政权机关呼吁，要求“懲办凶徒”，“逮捕教唆者”，“保衛工人組織”，“恢复秩序”，这其实等于向那些秘密地把武器和金錢供給法西斯分子的人呼吁。早在1921年，当安德里亞的雇农遭到法西斯分子的血腥襲击时，菲立波·屠拉基就劝告雇农說：“你們應該善良，應該忍耐一点，應該作聖潔的人。”葛蘭西不倦地揭露改良派領袖的嘴臉；他曾經多次指出，甚至在階級斗争最激烈最公开的时候，甚至在斗争轉变为內战的时候，“他們仍然固执地甘願視而不見，企圖通过‘司法途徑’来解决分歧和冲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共产党是在敌人已經轉入进攻的时候誕生的，它的力量还薄弱，成分还不够單純，还没有坚强的組織和必要的經驗，因此它就不可能仅靠自己的力量抵擋住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把广大的群众团結在自己的周圍，并組織他們对敌人进行反击。

党是許多派別合并而产生的，这些派別首先是在共同对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基础上、在它們宣布同意共产国际的原則的

基础上彼此接近起来的，这时的党仍然处在波尔迪加派——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幼稚病在意大利的一种表现——的影响之下。波尔迪加^①力图使党脱离群众，使党走上抽象的、实质上是最高纲领派的立场。如果党仅仅是一个宣传家和“共产主义预言者”的狭小集团，不仅同群众没有广泛和直接的联系，而且轻视地拒绝任何可以推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前进的联盟和政治措施，那是不能堵塞法西斯的道路的。如果不弄清楚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和性质，不清楚了解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最粗暴最凶恶的形式，一种特别用来镇压工人运动、阻止工人阶级的影响扩大、使工人阶级不可能和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加强联盟的形式，那是不能堵塞法西斯的道路的。波尔迪加提出了“墨索里尼同乔里齐是半斤八两”的口号，这表明他对历史的看法非常浮浅，非常混乱和机械，而他的政治活动都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他的活动实际上等于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

共产国际的口号

“无产阶级结成统一的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恢复工人阶级的统一！同社会党人取得协议，共同行动！”——这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所指出的党的最重要的任务。然而波尔迪加不

^①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意大利社会党内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的领导者，共产党成立(1921年)之后，他在党内领导一个“左翼”派别。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揭露了波尔迪加“左派”的机会主义实质。1930年，波尔迪加由于反党活动以及同法西斯分子勾结，被开除出党。——俄文版编者

相信統一戰綫，不相信“妥協”，总是用一種輕蔑的口气提到這兩個字，他不相信群眾，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創造歷史，改造社會。他說，他只相信“杰出人物”，只相信少數“純潔的”人的政黨，這些人不混在大伙人當中，始終忠實于自己的理想，決不回頭遠遠落在後面慢慢前進的人類，據說全人類是沒有能力趕得上“杰出人物”的，是無法了解他們的。

葛蘭西和陶里亞蒂立刻對這種宗派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為這種思想已經給剛剛成立而還沒有鞏固的黨帶來了莫大的危害。我們以後還會看到，他們這方面的活動是怎樣展開的。對宗派主義進行鬥爭在當時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在黨成立的最初幾個月里，仍在對機會主義、對投降和“調和”情緒進行最激烈最迫切必要的鬥爭，這種情緒在里窩那大會以後仍然在共產黨內部有所表現，而在社會黨、總工會和合作社運動中仍然像以前一樣起着嚴重的危害作用。“新秩序”派沒有能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勝利地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它的影響當時主要還只限于皮蒙特，還不可能粉碎波爾迪加的“左傾”極端情緒和宗派主義。

“人民勇士”

在法西斯匪幫猖狂進攻的情況下，得不到干練果敢的領導的群眾听凭命運去擺布，于是在他們當中便自發地產生了抵抗和反擊法西斯主義的運動——“人民勇士”(Arditi del Popolo)運動。各地的工人、雇農、農民、小手工業者——一切想要堵塞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並對黑衫黨的進攻和野蠻暴行給予反擊的人，

都紛紛加入“人民勇士”运动。这是無产階級直接的自衛运动，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它說明了人民在斗争中能發揮怎样英勇的精神。葛蘭西知道这一运动中蘊藏着無穷的力量，他兴奋地看到人民的抵抗精神；他了解，共产党人有責任去帮助这个运动，走在运动的前列，保証对运动的领导，当时葛蘭西就已經能够确定和指出正确的道路——团结群众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而斗争的道路。他指出，党应该反对波尔迪加所采取的有害立場，波尔迪加号召共产党人不要同“人民勇士”“打成一片”，并且發出許多摆臭威風的命令，叫共产党人退出这个运动的队伍，而另行組織完全由共产党员組成的队伍。葛蘭西警告說，如果共产党人不参加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就会自流地發展，运动的领导权說不定会落在甚么人手里，甚至可能落在無原則的野心家的手里，这样就完全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攻势了。

都灵劳工委员会被焚

都灵党组织和皮蒙特区其他省的組織团结在葛蘭西和陶里亚蒂周圍，团结在这时已經成为日报的“新秩序报”周圍，这些党组织的人数在一万以上，占当时全党正式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法西斯主义經過很長的时间仍然沒有能够打入皮蒙特区。法西斯分子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得胜利之后，便感到自己已經有力量也在皮蒙特展开他們的罪惡活动，然而在这里他們碰到了有組織的抵抗，碰到了工人的有力反击，这是他們在其他地区所从来沒有碰到过的，尽管在那些地方人民也會對他們进行抵抗，而且不止一次地創造英勇和光輝的業績。

皮蒙特的工人階級使法西斯分子為他們的罪惡活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裡只需提一下這個鬥爭中的一件小事——保衛都靈勞工委員會的事件。法西斯分子經過許多次襲擊之後，才搗毀了勞工委員會的會所；在這當中法西斯分子二人斃命，許多人受傷。據蒙塔尼亞納的敘述，在勞工委員會被襲擊之前幾個鐘頭，“兩個法西斯分子被派往工人共產黨員加爾比亞蒂的住宅去；他們在門旁按鈴，等加爾比亞蒂出來的時候，馬上用手槍指着他。然而，加爾比亞蒂早有準備，他馬上向這兩人開槍，使他們身受重傷……法西斯分子在都靈五金工人不久之前的失敗之後，就一直等待着大舉進攻的口實，他們相信警察會保護他們，於是便第一次試圖沖入勞工委員會，然而他們被打退了……法西斯分子和擔任保衛的青年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發生衝突，結果有兩人被擊斃……後來，法西斯分子又補充了大批人員再回來戰鬥，這才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工人聯合會總會的這一所很好的房子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劇場、二樓的大廳、所有服務室和食堂都被燒成一片瓦礫堆……擔任保衛的共青團員險些見逃不出來。縱火者沒有一個人被逮捕。”^①

都靈市的全體工人和都靈省其他許多城市的工人都宣布罷工；都靈市許多企業被工人占領，并一連好幾個鐘頭掌握在他們手中，晚上城市附近小山上大資本家的別墅起了火。

法西斯分子曾經多次襲擊米蘭“前進報”編輯部并毀壞了都靈勞工委員會會所，然而他們一直到1922年10月28日還沒有敢襲擊“新秩序報”編輯部，因為這裡有青年工人志願隊擔任保衛，他們在下班之後就立刻到葛蘭西的報紙編輯部來值勤，隨時准

① 見蒙塔尼亞納著：“都靈工人回憶錄”。——俄文版編者

备反抗任何襲击。“新秩序报”的警衛工作做得非常严密：在通入編輯室和印刷厂的狭長走廊上，摆着一捆捆的鉄絲網、武器和子彈，准备随时应用。葛蘭西亲自领导这些准备工作，并常常和担任警衛的同志們談話，詳尽地研究一切有关保衛編輯部防止法西斯分子襲击的問題。根据他的意見，他們放出空气說，編輯部里面埋下了地雷，誰要打算襲击这里，就会葬身于大楼的瓦礫堆之下。

法西斯分子既不敢对报纸編輯部实行襲击，而又清楚地知道葛蘭西是都灵工人斗争的领导者，于是他們打算暗杀他，幸而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件事促使共产党人采取措施，更小心地保衛葛蘭西，并叮咛他事事要特別謹慎。

葛蘭西和劳工联盟

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愈是猖狂，工人阶级也就愈是迫切和明显地有必要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生存和保衛自己的政治和工会組織。葛蘭西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的“新秩序报”一再強調团结的極度重要和必要。葛蘭西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1922年3月在羅馬举行)也專門談到這個問題；然而，由于他当时正在全力反对日益抬头的右傾机会主义傾向(塔斯卡)，同时还可能由于他个人的过分謙虛(这一点陶里亚蒂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談到过)而有点不够坚决，葛蘭西在这次會議上没有对波尔迪加的立場进行公开和坚决的攻击。

为了求得团结，葛蘭西热烈支持关于成立劳工联盟的建議，这个联盟將为了对法西斯主义实行反击而团结一切極不相同而

且往往是互相敌对的工会組織，并統一領導它們的反法西斯活動。由于群众提出日益坚决和广泛的要求，压力日益增大，意大利总工会中的改良派头子不得不同意这个建議。然而，他們只打算利用这个联盟来安慰一下要求團結的工人；按照他們的打算，这个联盟只應該是各个工会組織領導机关之間的聯絡局之类的东西。

葛蘭西看透了这些头子的意圖，并且揭穿他們。他說：“建立劳工联盟，只是企圖按照純官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意大利工会运动一致行动的問題。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工人的行动結果不利，而且几乎沒有可能組織有成功希望的新的行动，有組織的群众开始要求立刻討論和解决工会一致行动的問題。工会組織的領導者为了在群众之前开脫責任，便建議成立并且成立了劳工联盟——純官僚主义的團結形式。明天，这些領導者便会对群众說：‘看，我們已經團結起来了，劳工联盟建立起来了，然而这还是沒有用处的’。”

然而，葛蘭西仍然認為，“共产党人應該想办法利用这种形式上的團結，作为把劳工联盟变成革命組織这一过程的起点”，他認為在劳工联盟逐步發展并逐步实现團結的过程中，工会头子或者会遭到失敗，或者会最后被揭破。

的确，在1922年8月，改良派的面目就完全暴露了：当劳工联盟宣布了反法西斯的总罢工，即所謂“保衛法制的罢工”（这次罢工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工人們打算通过罢工迫使政府采取措施，制裁在全国肆無忌憚的法西斯暴行）的时候，改良派的領袖虽然自己也签署了宣布罢工的号召，却临陣脫逃了。他們在最后一刻收回了支持罢工的諾言，并号召群众繼續工作，企圖从工人手中夺去这一堵塞法西斯道路的最后武器。改良派扮演

的叛卖角色暴露無遺了；从这时起，他們在意大利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就漸漸減弱了。

葛蘭西和戈貝蒂

葛蘭西非常清楚地了解并且不倦地向別人說明，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不仅要团结自己的队伍，而且还要把那些真正要求根本改造社会、要求發展和保衛真正的自由民主理想的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即把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①那些拥护人民运动的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他不屈不挠地争取一切忠于复兴时期的进步和解放理想的人们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并尽力争取那些保持意大利自由民主运动的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代表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葛蘭西在这方面的活动首先是和彼洛·戈貝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葛蘭西在1919年認識了戈貝蒂。尽管他們兩人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不同，他們的合作却是一年比一年密切。戈貝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他不是个普通的自由主义者，他同那些今天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而昨天还同墨索里尼列在同一張候选人名單上的人、那些現在宁願要“聖彼得的鎖匙”徽号^②而抛弃加里

① 复兴时期(十九世紀)，意大利人民为爭取意大利統一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时期，到1870年統一的意大利国家成立为止。在意大利，人們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展开的民族解放斗争叫作第二次复兴，因为这次斗争也和十九世紀意大利人民爭取統一的斗争一样，目标是爭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統一。——俄文版編者

② 交叉的鎖匙，梵蒂岡的徽章的一部分；加里波第侧面像常常用来作为意大利左翼党派和独立民主人士选举联盟的徽号。——俄文版編者

波第側面像的胆小怕事、鼠目寸光的人，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他是另外一種自由主義者，這些人是爭取意大利統一的最優秀的戰士，他們不是為了皇朝的利益而是為了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而同奧地利人和耶穌會員戰鬥。

葛蘭西和戈貝蒂兩人進行坦率的討論並且積極合作，是從1919年開始的，那時葛蘭西在戈貝蒂出版的“革命自由主義者”報上寫文章，而戈貝蒂也經常為“新秩序報”寫戲劇評論。由於經常和葛蘭西充分交換意見，戈貝蒂認識了工人階級應起解放者的作用，認識了工人反對資本家和壟斷資本的統治、爭取自身解放和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以把整個現代社會從資本主義枷鎖之下解放出來的鬥爭的意義。因此，戈貝蒂能夠了解工人階級作為領導者和作為統治階級的作用，了解了工人階級的“自由主義使命”（這是他的用語）。戈貝蒂非常注意工廠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並且支持這個運動。

戈貝蒂向來是最堅決最不調和地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他表明了，他既了解法西斯主義的露骨反動的階級本質，也了解到必須把一切反對派聯合在工人階級周圍，以便對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爭取新的復興——意大利的解放。

法西斯主義在那些被戈貝蒂斥為“異端”的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下當權之後，很快就清除了這一危險的敵人——戈貝蒂被法西斯分子殺害了。然而，戈貝蒂的英勇鬥爭成了意大利許多知識分子代表的光輝的榜樣，他們跟着他走，終於使反法西斯的聯合力量取得了勝利。

第八章 在苏联

当革命体现为新型的国家、成为有组织的新的政权体系时，革命就胜利了……当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新型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时，革命就胜利了，这个国家行使它的基本职能，就是无产阶级的生命力和能力的表现……苏维埃制度显示了它是不朽的社会组织的形式，这种形式符合广大俄罗斯人民群众多方面的要求，体现和满足了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崇高希望和心愿……苏维埃国家显示了，它是新社会的第一个核心……因此，未来的历史将在俄罗斯开始，新世界的生活动将在俄罗斯萌芽……

安·葛兰西

1917年10月——“政治斗争艺术史以及 政治科学史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上面已经说过，葛兰西从1917年8月起，在那个艰苦的时期就成了社会党都灵总支部的领导者，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就立刻认识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取得胜利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当时他已经了解，几年之后意大利工人阶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展开坚决的斗争，为了投入这场斗争，就必须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学习，深刻地研究他们的经验和斗争，掌握列宁主义的理論，掌握经过三次革命考验并终于使工人阶级取得空前伟大

胜利的战略和策略。他立刻开始工作，首先是搜集列宁的著作（这以前列宁的著作在意大利没有出现过）。不久以后，葛兰西在都灵人民大厦中的小小工作室就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葛兰西利用这些材料研究俄国历史和它的经济发展，俄国革命运动，工农的生活状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讨论和斗争等。

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人们是怎样经常在文章中說，这只不过是“一次成功的政变”，“一次疯狂的冒险”，它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它的影响在几年之内、甚至几个月之内就会完全消除！当时，许多人，包括老社会党中最受尊敬的人们，对于俄国形势的特点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的判断是多么肤浅、多么狂妄、多么愚昧无知，他们对于革命人物和革命政党的劝告和教训又是多么轻率和自以为是！像葛兰西那样，对局势怀着政治和历史的责任感，认真和有恒地着手研究列宁的战无不胜的战略和策略，研究十月革命为国际无产阶级所提供的全部宝贵经验的，当时的确没有几个人。

葛兰西后来在狱中写道：“1917年的事件标志着政治斗争艺术史和政治科学史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为了利用原著来研究这些经验，葛兰西早在1917年就开始学习俄语；几年之后，他到了苏联，在那里进一步丰富了俄语知识；后来甚至在狱中的时候他还继续学习。1927年3月，他在一封给亲人的信中写道：

“外面的同志按照我的要求，给我送来了一部波勒德罗版的普希金著作‘村姑小姐’，这部书除俄文原文之外，并附有逐字逐句的译文和注释。普希金的散文非常好……我能背诵原文。这种用记忆来学习的方法，我认为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最

好的方法。”

學習和宣傳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經驗

然而，葛蘭西知道，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所積累的理論和實際經驗、十月革命的經驗對全世界工人有巨大意義，這一無價的寶藏不應該成為少數學者和少數領導人的壟斷品；相反，如果真正想在意大利“像俄國那樣干一番事業”，那就應該把這些寶貴經驗傳播到廣大群眾中去，傳播到千千萬萬意大利革命的積極分子和普通戰士中間去。因此，早在1919年，葛蘭西在擬定“新秩序報”的綱領時（這一綱領後來為社會黨都靈總支部所批准，並提交社會黨全國委員會），就堅決地指責最高綱領派和改良派領袖們，他說，“（社會黨的）出版社為了散布第二國際的觀點和主張而繼續出版毫無意義的小冊子和著作，一點也不關心出版第三國際的出版物。許多對於了解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必需的俄國同志的作品，在瑞士、英國、德國已經有譯本，而在意大利却仍然沒有人知道，以列寧的著作‘國家和革命’為例即可見一斑。”葛蘭西總是踏踏實實的工作，他再不能容忍那些企圖在工人當中散布一切陳舊思想和“文化”廢品的人們的膚淺和自信。因此，在談到社會黨的出版物時，他又補充說：“此外，已經出版的小冊子譯文非常壞，由於文法上和意義上的曲解，常常令人無法讀懂。”

葛蘭西要求研究和在群眾中傳播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的願望，在1917到1922年這一段時期內，經常在他的政治活動和一切論文中流露出來。他在1919年寫道：“俄國革命產生了一批任何其他国家所沒有的優秀政治家。他們大約有兩

千人，他們終身致力于政治和經濟科學的研究并在實踐中加以驗證，在几十年的流放生活中仔細分析了革命的各种問題；他們在斗爭中，在跟沙皇政府進行力量悬殊的決斗中，把自己鍛鍊成鋼鐵一樣的人。他們在生活中曾經接觸到歐洲、亞洲、美洲各种形式的資本主義文明，因此他們能够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政治經驗——那像劍一樣鋒利的武器，并且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对工人階級所負的責任。”

意大利工人階級需要共产党

葛蘭西根据列宁的学說來考察意大利革命問題，他明白了，在意大利，工人階級也异常需要一个組織严密和高度集中的政党。1921年9月，在占領企業以后一年，葛蘭西在他的論文“主要的罪人”中写道：“正是因为社会党事实上已經处于工会官僚的支配之下，表現得軟弱無能，正是因为它的过失使意大利的革命未能完成，所以我們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組織严密的政党，这个党將把它的全部力量貢獻給無产階級革命的事業，这个党要能够通过教育、說服和铁的紀律來訓練人們，使他們能够及时采取必要的決定，而不致動搖和猶豫。”

葛蘭西后来在獄中写的三十二本札記是意大利無产階級斗爭理論的不朽寶庫，是意大利文化的寶庫；它是創造性的天才的研究成果，是按照意大利的条件进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宁主義的重大貢獻。

1922年3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決定派遣葛蘭西前往莫斯科，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駐共产國際的代表。葛蘭西在5月動身，他老早就夢想到莫斯科去，現在他非常高兴能利用这个机会去

取得新的經驗，親自和領導革命的人見面，親自去看一看革命后的新社会和它的蓬勃發展的生活。同时他又为离开都灵、离开报纸和同志們而觉得难过。他知道，党不久将要面临非常艰苦的时期，而党仍然太年輕，太缺乏經驗，仍然害着波尔迪加式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然而，党和共产国际的決議向来就是他的最高法律。在临行之前，他把“新秩序报”編輯部的全体同志召集在一起；他們全体人員——葛蘭西、斯科奇馬罗^①、蒙塔尼亞納、普拉东納、巴斯托勒、拉維拉、編輯部和印刷所的职工——都走到院子內，拍了一張紀念照片，這張照片現在已成了历史文件。

不久之后葛蘭西就动身了。

在莫斯科

葛蘭西在柏林作了中途第一次逗留。由于当时德国革命运动享有相当的威望，全世界工人都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人們往往把柏林看作莫斯科的“前門”，这里成了一切前往苏俄的人們必然和适当的停留地点。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領導人早在等待着葛蘭西。后来，他会見了当时在高尔克养病的列宁，还会見了常常去拜訪列宁的新大林。葛蘭西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書記处。在这里，他研究了全世界工人斗争中的問題和

^① 莫罗·斯科奇馬罗(1895年生)，意大利共产党指导部委員，参議院共产党議会党团主席。意大利共产党創始人之一；1926年被捕，被法西斯特別法庭判处徒刑，入獄和被流放，直到1943年。解放之后，在历届联合政府中曾多次担任重要部長职位。——俄文版編者

(譯者按：斯科奇馬罗同志于1952年当选为意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丰富經驗，深刻地認識了帝国主义發展和矛盾的規律，無产階級專政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問題，在这里他得到了大革命家的鍛鍊和經驗。

陶里亞蒂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22—1923年，葛蘭西寄寓苏联的一年時間，使他得以进一步鑽研布尔什維主义。他深入地研究了布尔什維克党和俄国革命的历史，向列宁和斯大林學習；他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学校里、在布尔什維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学校里鍛鍊成为党的領袖。”

葛蘭西学会了深刻地了解革命問題，对革命人物給予正确的估計。首先，他学会了了解列宁，“一切人的导师”（早在1919年他就这样称呼列宁）。因此，当后来他在獄中的时候（在那里他和党失去了联系），一听到关于托洛茨基叛变以及企圖誣蔑党和斯大林的政治路綫的零碎消息，就能立刻毫不犹豫地下了这样一个中肯的評語：“托洛茨基是投靠法西斯主义的娼妓。”

葛蘭西在他的“獄中札記”中写道：“可以說，布朗斯坦（托洛茨基）表面上像一个‘西欧主义者’^①，而实际上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無論对于本国問題或是西方（即欧洲）問題都只有浮面的判断。而伊里奇（列宁）却恰恰相反，他是道道地地的本国事务的行家，而同时又深刻地了解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

毫無疑問，正是由于葛蘭西在居留苏联期間以及在共产国际的学校中取得了丰富的經驗，所以他后来虽然在隔离監禁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深刻了解和解釋斯大林和布尔什維克党所繼續奉行的列宁的和平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政策，駁斥和揭破托洛茨基关于“拿破崙主义”的謬語，揭破托洛茨基企圖在“不断革命

^① 西欧主义，俄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流派，这一派人向往西欧文化，以西欧作为俄国發展的理應标本。——譯者

論”的掩飾下摧毀十月革命的成果的国际騙人宣傳。

“發展是朝着国际主义的方向 而出發点是民族的”

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写道：“我覺得，必須加以發揮的論題有如下述：根据表現在政治方面的實踐哲学(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哲学的創始人(馬克思)所提出的公式，特别是根据現代最偉大的这一哲学的理論家(列宁)的进一步闡明，国际局势應該从民族的角度来考查。实际上，‘民族的’这一概念是‘固有的’、独特的(就某种意义來說)結合的結果，这种結合要从其固有性和独特性去了解 and 考虑，才能够在實踐中加以掌握和指导。当然，發展是朝着国际主义的方向，然而出發点是‘民族的’，應該从这个出發点前进。前途是国际主义的，决不可能有其他的前途……我們研究一下布尔什維克从1903年到1917年的斗争历史就可以看到，这个斗争的特点是，布尔什維克为国际主义一詞清除了一切模糊和抽象的思想因素(就思想一詞的不好的意义來說)，使它具有了现实的政治意义……非民族的观念(即不适应每一个个别国家的观念)是錯誤的，这可以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加以証明：这种观念使人們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上陷于消極和被动：(一)在第一个阶段，誰也不想先动手，因为誰都以为先动手就得單槍匹馬地干；大家都等待着全体一塊前进，因而誰也沒有挪动一步，誰也沒有去組織运动；(二)在事業的第二个阶段，事情就可能更糟了，因为这时就可能期待不合时代和違反自然的某种‘拿破崙主义’出現了。这种披上新衣的陈旧机械論的理論

弱点，是用一个总的‘不断革命論’所掩盖起来的，这种理論不过是一种用教条来装点門面的不确定的假設而已，它自己就推翻了自己，因为它沒有得到现实生活証实。”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葛蘭西和 陶里亞蒂率領意大利代表团出席

葛蘭西在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健康情况很坏。兒童时代的营养不良，大学时代的“齋戒”，充滿了激烈和艰苦斗争的紧张生活，日日夜夜的伏案工作，多年沒有得到休息，根本沒有可能按照医生的嘱咐保养身体，这一切因素终于使他的体力和神經都受到严重的損害。苏联同志和共产国际書記处的同志都坚决要求他暂时停止工作，到莫斯科近郊的一所休养所去休养。在这里，葛蘭西在無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下度过了1922年的夏天。他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积蓄了精力，鍛鍊好自己的身体，准备参加今后几年里等待着他的激烈艰苦的斗争。

他在10月間回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大会討論了意大利的局势，并坚决譴責了波尔迪加的宗派主义；此后不久党的領導就由葛蘭西和陶里亞蒂負責。

葛蘭西又重新全力投入工作。然而，我們不要以为他是躲在四壁全是書籍的安靜的書室里，埋头于成堆的文件之中，和外界沸騰的丰富的新生活隔絕，和在这里建設沒有階級的新社会的人們隔絕。如果我們这样想那就錯了。葛蘭西的工作方式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他經常努力去發現和了解新的事物，利用

每一个机会更深入地观察正在建设中的苏维埃新社会的生活，了解它的特征、它的问题和发展道路。葛兰西在都灵时，每到黄昏时分就停止工作，到各企业、俱乐部和集会上去，和工人谈话，向工人学习；在莫斯科时他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晚上常到工人和农民家里去作客，上剧院看戏，和知识界代表人物谈话，认识社会地位不同和观点不同的苏联公民；他对新的儿童教育法、中学教学大纲和新的文化流派都很感兴趣。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他希望看到老的和新生的东西，看到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的斗争。他号召和他一起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团的同志们仔细地学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經驗，学习，学习，再学习。

第九章 家 庭

有人說，社会党人、無产者是家庭的敌人！可是試問，無产者在爭取本階級解放的斗争中表现出那种奋勇向前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如果不是出于热爱孩子，为孩子的前途操心 and 不安，那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無产者之所以斗争，之所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斗争，就是因为他們希望为自己的孩子創造新的美好的生活环境，一种能够保障整个集体、整个社会的生存和發展的环境。他們忍受着最沉重的牺牲，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要为自己的孩子們創造一个到处是和平和正义的未来……

安·葛蘭西

葛蘭西和他的家庭

1922年夏天，葛蘭西在莫斯科近郊的休养所休养时，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子尤丽亞·舒赫特。俄罗斯人喜欢用簡短的暱称——亲近的人都叫她作尤丽亞（意大利文为朱丽亞达）。尤丽亞出生于一个政治流亡者的家庭，在一种精神生活很丰富的环境中長大，她是一个聰明、敏銳、富有同情心的女子。安东尼奥和尤丽亞彼此視為同志、亲人和依靠。

安东尼奥·葛蘭西对爱情的看法向来是非常純潔的，他非常尊重妇女。1917年3月22日，青年的葛蘭西在一篇評論易卜生的戏剧“娜拉”的文章中（刊登在“前进报”戏剧評論欄），鮮明地表示了一种他后来在更加成熟的年代里仍然表示过的思想：“在

我們西歐國家里，在資產階級家庭的全部歷史中，婦女……始終只是奴隸，她們沒有精神生活的財富，沒有深刻的精神疑問，……她們即使在似乎已經站立了起來的時候，仍然是處於附屬的地位；當她們取得了她們唯一可以得到的自由——交際的自由時，她們的奴隸命運就更加苦了。她們始終只是哺育兒女的雌性動物，是洋娃娃，她們愈是蠢笨，就愈有價值，愈是忘掉了自己的存在、忘掉了自己的責任，就愈受頌揚。”

葛蘭西繼續說，這就是“西方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風習”。“然而，除了這種風習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剛剛形成的風習，我們對它感覺得更加親切，因為它是我們本階級——工人階級——的風習。”“這是另一種風習，按照這種風習，婦女和男子不僅是有肌肉、有神經和有皮膚的生物，而且還有精神生活……婦女已經不僅是養育兒女、只有感官的愛的雌性動物，而是有意識的人，她有她自己內心的疑問，有人的個性，享有一個獨立的人的尊嚴。”

安東尼奧的家庭生活就是這種新型關係的典型。葛蘭西的極大不幸是他和家庭在一起的時候很少，而經常“處在非常的境況中，遠離現實的日常家庭生活”。他或者是在兩次旅途奔波之間的空閑日子，或者是難得有的的一個星期的休假當中，才會在家。他經常為家庭的主要操勞都落在妻子肩上而感到難受，即使在最艱苦的牢獄生活中也沒有忘記這一點，這從他的“獄中書信”中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薰陶的力量

他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母親——貝平娜，從來沒有忘記

她是怎样辛辛苦苦地把孩子撫养成人，怎样讓孩子們受到教育，怎样为“被派到差不多准会丧命”的前綫去的三个兒子日夜焦慮和担心。他沒有忘記，她怎样也为他这个同样参加第一綫战争的士兵担憂（对于这场战争，由于她居住在偏僻的撒丁的一个角落，可能不会有清楚的了解），虽然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尼諾”失去过信心。他写給她的信里充溢着一片最真挚的兒子的感激心情。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很难想得到，我是怎样常常回忆起許多往事，想起你对我們大家是多么慈爱，對我們是怎样一种薰陶的力量。如果細想一下，人們平时說什么灵魂和灵魂的不朽，說什么天堂和地獄，實質上不外是想解釋这样一个簡單的事实吧了：就是說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論是好的坏的，都会傳給別人，不断地从父亲傳給兒子，从一輩傳到另一輩，世代不絕地傳下去。我們每逢回忆起你，腦海里就浮出了你的慈祥的面貌，你的性格的力量；你尽了一切力量来撫养我們，教育我們——这就是說，你已經生活在一个母亲所能享有的唯一現实的天堂里，我想这种天堂也是存在于她的孩子的心灵中的。”

葛蘭西对妇女、爱情和家庭的观点，是一个具有崇高精神的人的观点，这同小資产阶级的温情、同道学先生的虚伪、同大多数小資产阶级分子所特有的家庭小圈子和自私自利是截然不同的。他的观点的特色是真诚、勇敢、高尚——这是無产阶级的观点。

对孩子的教育

作为無产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安东尼奥·葛蘭西認為，“未来世界”的家庭將不像現今資本主义世界中的劳动人民家庭那样，

將不再仅仅是保护和在物質上保障傳种接代的最簡單的社会机体。“新型家庭的主要职能应是教育人和公民的职能”。葛蘭西在1918年写的一篇我們上面已經引用过的文章中写道：家庭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教育后代，給他們打开人类經驗的宝庫，这些經驗是过去遺留給我們的，是現在繼續累积中的。”

安东尼奥·葛蘭西認為做父亲是一个人最重大的責任之一。葛蘭西是两个兒子的父亲：大兒子叫德利奧（在法西斯把葛蘭西关入牢中的时候这孩子才不过兩岁），小兒子叫朱利安諾，是在葛蘭西被捕之后出生的。葛蘭西只从妻子的信里知道这个兒子的情形。

在德利奧很小的时候，葛蘭西已經注意孩子的智力發展和性格的形成，尽力使他受到正确的教育。他不以为“孩子生来就潜藏着將來成人时的性格和爱好的基础，只需要去帮助他發展他內在的东西，絲毫不要去限制自然力量或諸如此类的力量的作用……人們以为是潜藏力量的东西，不过是生命头几天、头几个月、头几年的观念和感觉所形成的一种無定形和未确定的綜合体吧了，而这些往往并不就是最正确和最良好的概念和感觉。”（引自致尤丽亞的信）。据葛蘭西看来，一个負教养責任的父亲如果只是消極地观察孩子的一切行为，那么他不能算是一个好的教养者，也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父亲，因为“他容許孩子的个性沒有控制地發展，从周圍的环境中把一切东西不分好坏地都吸收进去”。相反地，父亲應該積極地影响孩子，應該指引孩子。他說：“一个人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應該在不妨碍孩子表現他的天真性格的情况下，帮助孩子获得將來对他异常有用的品質：意志的力量、酷爱紀律和劳动，坚持到底的精神。”

葛蘭西坚决地駁斥那种認為家庭爱情是某种“小圈子的自

私自利”的論調。他說：“資產階級也願意為了自己致富、為了積蓄財產并把財產傳給自己的孩子而勞碌，而忍受犧牲。然而，他的勞苦決不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非常理想的目标；他們勞苦的目标是永久巩固自己的特權，或巩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壟斷統治”。在以私有財產制度為基礎的社會里，“家庭問題的解決辦法是不人道的：對兒女的物質保障成了少數人的特權”。資產階級宣傳家盡力在勞動人民當中散布這種不人道的關於家庭的觀念。“想一想你們的家庭！”——在鬥爭的日子里，勞動階層的男子和婦女曾經多少次從神父或者憲警軍官的口里聽到這句話啊！對於有產階級來說，“想一想家庭”這句話意味着關在自己家庭的“自私自利的小圈子之中”，保障自己的孩子的財產、特權和財富。然而，對於無產者、對於社會主義者、對於安東尼奧·葛蘭西來說，“想一想家庭”這句話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意義。他寫道：“我們社會主義者希望一切人的身心發展都得到保障，都同樣能免于自然對人类的災害，以使得所有的人都得到必要的物質條件去發展自己的智慧，給全社會帶來最大的利益——知識、科學研究以及能產生美好事物的偉大理想的果實……”。

安東尼奧·葛蘭西給了自己的兒子最良好的教育，凡是一個父親所應該做到的他都做到了，他給他的兒子留下了最寶貴的遺產；他的親身榜樣就是一種教育，他毫無保留地獻身于爭取勞動人民的幸福、爭取全人類幸福的鬥爭的一生，就是無法計算的寶貴的遺產。

第十章 “團結報”

我從來不曾當過那樣一種職業新聞工作者，那種人誰給的錢多，就把自己的筆杆賣給誰，並且不得不經常撒謊，因為撒謊就是他們的職業的屬性。我向來就是完全自由的新聞工作者，我一直只保持一個觀點，我沒有必要隱瞞自己深刻的信念，因為我不需要奉承主人或他們的嘍囉。

安·葛蘭西

1922年10月28日

法西斯分子搗毀“新秩序報”和“共產黨人報”

自從1922年春天葛蘭西離開意大利以來，國內發生了許多嚴重的事變。產生和養育了法西斯匪幫的“自由主義的”國家為墨索里尼最後掃清了道路。1922年10月29日，國王不願議會多數的意見，讓墨索里尼當了政府首腦。法西斯分子取得政權之後，就對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組織進行了空前未有的殘酷迫害。法西斯分子首先對共產黨展開這種罪惡活動。10月28日晚上，一群喝得醉薰薰的青年法西斯匪徒在都靈和羅馬搗毀和佔據了“新秩序報”和“共產黨人報”的編輯部和印刷所。皇家近衛軍司令部所關心的僅是使保衛這兩家報紙編輯部的工人離開那里。葛蘭西和都靈工人階級的光榮旗幟“新秩序報”和陶里亞蒂

主編的党的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停止出版了，因为兩家报纸的出版部都被捣毁。的里雅斯特的“劳动者报”編輯部也遭到攻击，并被焚毁。然而，尽管房子被焚，这家报纸仍然繼續出了好几个月。因为法西斯分子虽然对的里雅斯特工人阶级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可是他們在进行了長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統一主义的騙人宣傳^①以后，到底还没有决定立刻就把哈布斯堡政府給予的里雅斯特人民的一点点“自由”都剝夺掉。但在法西斯分子的第二次襲击之后，“劳动者报”也不得不停刊了。

葛蘭西这时在共产国际書記处工作，他在密切地注視着欧洲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在这艰苦而多事的年代里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并参与领导这个斗争。同时，他一刻也不放松对意大利的事变的注意。他利用每一个机会，使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得以听到他的意見和他的主張。他号召他們加紧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再搞任何宗派，同終于清除了改良派分子的社会党建立兄弟关系和締結同盟（社会党是在1922年10月的羅馬代表大会上决定將改良派分子开除出党的）。

法西斯主义当权

1922年10月，当关于意大利情况的最新消息开始傳到莫斯科，刊載法西斯分子已夺取政权的消息的第一批报纸送到的时

^① 民族統一主义的宣傳，这种宣傳要求把南蒂罗尔、伊斯的利亞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划归意大利。这是意大利那些要求参加協約国方面作战的帝国主义分子的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进行的宣傳。——俄文版編者

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已經准备就緒，馬上就要開幕了。人数很多的意大利代表团剛剛到达莫斯科，代表团人員常常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討論这件事，彼此發表意見。波爾迪加說，法西斯主义当权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兒，它沒有使任何事情發生变化，說“墨索里尼和乔里齐是半斤八兩”，說法西斯分子“向羅馬进军”不过是無关大体的一幕滑稽剧，是資產階級內部的事情，無产階級無須因为这个事件而改变自己的策略以及行动的性質，它应当像以前一样仍然消極被动和漠不关心。波爾迪加这种論調显然会使党自取灭亡，葛蘭西憤怒地对这种近視的論調展开無情的抨击。他粉碎了波爾迪加的理論和他的一切論据，并提出了劳动群众对法西斯主义展开广泛的不懈的斗争的口号。

几个月以后，即1923年春天，葛蘭西到了維也納，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在那里他可以更密切地注意事件的發展，并能更方便地領導当时正在进行改組的意大利共产党进行斗争。党在那个时候号召群众反抗法西斯主义，对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恐怖和迫害政权进行斗争。然而，在党的活动当中，在进行組織上巩固党的工作当中，时时刻刻都感觉得到，沒有一張報紙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經常給他們指出正确的方向和号召他們去斗争，是多么不方便。1924年2月12日，意大利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团结报”便在米蘭誕生了。当然，党这时仍然很薄弱，缺乏物質条件和經驗，因而在創辦这个報紙时，必然会遇到許多困难，不得不克服政府方面所制造的許多障碍。然而，“团结报”終於誕生了，这个報紙傳出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声音，也傳出了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派^①（几个月之后和共产党合併）的声音。

“团结”——葛兰西的口号

报纸的名称是葛兰西在维也纳出的主意。他为什么建议把号召团结的口号作为党的新的日报的名称呢？他要想用这个名称表达些什么呢？葛兰西在他从维也纳寄来的一封信中说明了这一点。他写道，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能取得团结，并像保护最珍贵的财产一样保护这种团结，即聚集在党周围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和农民的团结、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团结、意大利全体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他们就不能完成他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打垮法西斯主义，着手建立“新制度”、“工人阶级的国家”。“团结”是党的旗帜，这面旗帜党要经常高高地举着。

在1924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葛兰西当选为议员，尽管这次选举是在法西斯恐怖和玩弄种种花招的情况之下举行的。在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威尼多省，选区的劳动人民不怕种种威胁和公然的暴力，把葛兰西选为第27届国会的议员；当时葛兰西的名字列在带有麦穗镶边的镰刀与锤子徽号的共产党候选名单上，他得到了32,383票。

1924年5月，为了召集在科摩秘密举行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葛兰西在出国两年多以后回到了意大利。他到了党政治局所在地罗马，并成为“团结报”的一名最积极的工作者、报

① 社会党“第三国际”派成立于1922年底，是最高纲领派在是否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问题上争执不下而分裂出来的一派；这一派人主张合并并成立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统一的支部。——俄文版编者

紙的鼓舞者和靈魂。

“團結報”合法出版的兩年半

“團結報”在它合法存在的兩年半當中，也就是在當局通過封閉一切反對派報紙的緊急法令以前，當然也經歷了不少困難。在戰時實行新聞檢查的法律期滿失效的時候，政府在法西斯匪徒尙未能肆虐、組織襲擊和謀殺并焚燒報攤的地方，不惜採用一切橫暴手段，對報紙實行恐嚇和沒收。當時“團結報”編輯部設在印刷所里的兩個小小的房間里。我們且來聽聽從報紙剛創辦的幾年就在編輯部當編輯的費利徹·普拉東納的話：“經過長期的找尋之後，終于也為編輯部找到了房子，然而實在說房子是不大合適的：這是原來用作商店的樓下兩間大房子，一出門就是大街，這種形勢使編輯部甚至連少數幾個法西斯匪徒的襲擊也抵擋不住。因此，編輯部不得不很快就遷到印刷所大廈的兩個小小的房間中。然而，表面上好像編輯部仍然設在原来的房子中；這可以利用作編輯部的避雷針，讓它作為法西斯分子可以很容易很方便地襲擊的對象，他們常常對那里進行襲擊——打碎玻璃窗、掀翻家具、拆散一包包廢紙和舊報紙打成的沉重的包裹。”葛蘭西常常到編輯部來，甚至當他在羅馬的時候，也和編輯部保持着聯繫，經常在晚上通過電話口授社論或是論爭的文章。

葛蘭西對新聞事業的看法

葛蘭西是在從事報紙工作的时候取得了自己作为社会党积

極分子的初步經驗的，最初是在“人民呼聲”工作，後來在“前進報”都靈版、再後來在“新秩序報”工作。他費了很多心血來從事革命新聞工作者的工作。

他非常厭惡和鄙視那些為了最高的價錢可以把自己的筆桿出賣給任何人的資產階級新聞記者，認為這些人的作用是卑微的；至於無產階級新聞記者的任務，他認為是異常嚴肅的、崇高的，而且是責任重大的。葛蘭西常常說，一個革命者絕對不可以不學無術；革命新聞記者一定得是具有高度文化水準的人，一定得具有全面的教養，並且要比資產階級新聞記者受過更好的職業訓練。後來，他在獄中的時候寫道：

“報紙的職能最好拿來同行政機關的職能作一番對比。……一個好的記者必須經過專門的訓練，他的能力要能夠當市長或甚至省長，或是省經濟委員會的主席。”

他最憎惡人們在工作中既淺薄又不虛心，既輕率又不負責任。朱塞佩·阿摩雷蒂（他同普拉東納和蒙塔尼亞納兩人一樣，當時是“新秩序報”的記者，不久以後在米蘭“團結報”任編輯）說：“對於這一點我們有過深切的體會：有一回，我們收到他從羅馬用電話傳達的一篇和阿杜羅·拉布利奧拉^①進行論戰的文章，我們沒有注意改正在抄收時所發生的錯誤就把它發表了。結果刊出來的文章竟是一篇難懂的文章，有許多句子不知所云，我們都不能理解，然而我們卻讓他保留那可憐的原樣，因為我們以為反正我們不能理解這篇文章的內容。葛蘭西後來在電話里把我們

^① 阿杜羅·拉布利奧拉（1875年生），意大利政治家，社會改良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期，是意大利社會黨內工團主義派的領袖。後來終於脫離社會主義運動。在法西斯主義上台時，他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反對法西斯主義。現在是無黨派的參議員，意大利和平運動參加者。——俄文版編者

痛罵了一頓。他說，我們这里簡直不是共产党報紙的編輯部，而是吉卜賽人的營地。這一頓責罵使我們很难過，我們覺得我們几乎沒有過失，事情坏在我們修養不够，終歸是情有可原的。我們那時自我批評的精神还是多麼薄弱啊！”

在法西斯的緊急法令公布之前几个星期，葛蘭西到了米蘭“團結報”編輯部；他已經預見到形勢將有激烈的变化，并向同志們指出必須准备把報紙轉入地下状态。这时，同志們都为他的命运擔憂，并主張他不要再在羅馬出現，但是他不顧同志們的要求，馬上又回到羅馬去，繼續进行斗争。

在党轉入严密隱蔽的地下状态工作的十八年中，在1926年11月緊急法令頒布之后的殘酷反动时期中，安东尼奥·葛蘭西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團結報”是意大利唯一沒有对法西斯主义停止斗争的報紙，是高高地举着的爭取自由和挽救意大利的斗争的旗帜。

第十一章 在反法西斯全民團結的道路上

“解除白衛分子的武裝！消滅土匪行為的巢穴！”

“總罷工！打倒殺人犯政府！”

“共產黨黨團再度把建立反法西斯議會的建議提交反對派考慮。”

1924年6月至11月“團結報”

的幾條標題；葛蘭西所擬。

領 袖

葛蘭西的一生充滿了緊張的、往往是狂熱的勞動。然而，從這里面可以特別劃出兩個時期來談談，在這兩個時期里他的活動特別積極而有成效，對共產黨有決定性的影響。第一個時期（1919—1921年）是“新秩序報”的時期，到共產黨成立的時候為止；第二個時期（1924年5月—1926年1月）開始於葛蘭西回到意大利之後，馬特奧蒂被謀殺之後發生的危機和意大利共產黨第三次（里昂）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就是在這一段時間里。

在這一個時期里，葛蘭西徹底打垮了波爾迪加派，建成了一個真正無愧稱為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並向党展開了為挽救意大利而實行全民反法西斯團結的廣闊前途——這一個政策後來得到陶里亞蒂的天才發揮。

在到过苏联之后，葛蘭西發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接近他的人，在回忆当中都一致地証实了这一点。我們已經提到过，葛蘭西有时会感到有点拘謹，或者倒不如說在估計自己的作用和自己的工作时不够坚决。在回到意大利以后，他在某些方面完全改变了，首先是对自己和对別人都要求得更加严格。当然，葛蘭西一向都是那样一个出色的人，对每一个人、任何一个普通党员都非常关怀和注意，关心他們的生活和思想；如果需要他解釋什么問題，他一点也不在乎他的時間，而且随时准备一連几个鐘头傾听別人的意見。然而，葛蘭西現在同时感觉到他是領袖，感觉到在意大利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队——共产党面临戏剧性的、事实上差不多是悲剧式的时刻时，他肩上負有怎样的責任。現在，葛蘭西在要求党员具有高度的責任感、紀律性和精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时，是决不动搖的。他在檢查党员完成工作的情况时十分严厉，几乎絕不饒恕錯誤。此外，葛蘭西虽然仍然像以前一样認为他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党的功劳，但是正是由于他已經意識到自己作为領袖的作用，他現在已經抛弃了过分拘謹和不够坚决的性格；葛蘭西这时無論在党内或是在議會内或是在广大的群众面前，都勇于表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建議。葛蘭西已鍛鍊成了布尔什維克式的領袖——变成一个坚决的、对自己的力量具有信心的勇敢的領袖。

科摩會議和新的政治局

(1924年5月)

1924年5月，葛蘭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領袖回到意大利

利。他很清楚地知道，党仍然薄弱，仍然受到波尔迪加派的严重损害。旧的全国执行委员会^①的成员几乎全体都是波尔迪加派分子。许多区和省党组织的书记、许多青年团领导人、许多地方上的领导工作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也还追随着波尔迪加。

葛兰西首先和一切党组织的领导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件事并不是很容易办的。表面上，共产党仍然处于合法地位，有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议会议员，然而合法地召开党领导工作人员的会议是不可能的。如果召开这样的会议，警察队和法西斯的民警就会把它冲散，会议的参加者会在种种口实之下被逮捕。必须秘密地行动，隐蔽地召开党领导工作人员的会议。因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在比较安全的地点——科摩湖地区的一个山中旅馆中举行。

全意大利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人从四面八方秘密地动身到那里去。其中有长期离开祖国的葛兰西，和他在一起的有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莫罗·斯科奇马罗。葛兰西很了解他这两个亲近的战友，认为他们是党的最优秀和最忠实的儿子，必须让他们参加到政治局里面。

这次会议举行了三天，它对共产党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历史有重大的意义。以前，葛兰西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虽然也同在“革命”辞藻掩饰下的波尔迪加机会主义路线有原则上的分歧，然而还没有能够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去消灭波尔迪加派。直至当时为止，党内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地说波尔迪加使党走入绝路，堵死了它积极进行政治活动的道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葛兰西对波尔迪加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波尔迪加的立场，并给党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① 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后最初几年的中央执行机关。——俄文版编者

“我們必須趕忙，我們必須走上積極 進行政治活動的道路”

遺憾得很，我們沒有保存有葛蘭西在科摩會議上的總結發言的全文，然而根據當時參加會議的同志們的回忆，我們可以大體上把它重新寫下來。葛蘭西在他的發言中對法西斯主義取得勝利之後的意大利局勢作了深刻的分析。他駁斥和粉碎了波爾迪加的理論，說什麼“法西斯主義上台不過是普通的政府更迭”啦，什麼“墨索里尼和喬里齊是半斤八兩”啦，什麼這件事跟共產黨人不相干、共產黨人不應該和反法西斯的資產階級分子締結協定和聯盟以免“弄髒了自己的手”啦，什麼共產黨人應該“不慌不忙”地僅僅從事“革命原則的宣傳”工作啦。

葛蘭西揭露了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本質，指出法西斯主義當權是意大利統治集團打算實行公開的毫無顧忌的反動政治的結果。他警告同志們，不要過高估計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在法西斯當權一年半之後所表現的反法西斯情緒的意義，因為法西斯主義所依靠的是大工業家和銀行家集團、大地主、皇室和梵蒂岡這樣一些巨大的力量，這些力量仍然是倚重它的。只有在以消滅法西斯主義為具體目標的群眾運動強大高漲的影響之下，中小資產階級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才能成為具有政治意義的因素。為了完成這個消滅法西斯主義的任務，工人階級必須締結一切必要的聯盟。馬里奧·蒙塔尼亞納在他的回忆錄中提到葛蘭西這次總結發言：

“我到現在還能夠很清晰地回忆葛蘭西同志那次發言的情

景：我們在一片水仙花盛開的看來但覺一片白色的草地上開會，葛蘭西就坐在地上。我聽到，他怎樣憤怒地、几乎是輕蔑地喊道：‘你不慌不忙，波爾迪加！然而，我們，我們這些同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息息相關的人，要趕忙，要十分匆忙，正像全體工人一樣匆忙，正像在法西斯專政和資本主義剝削之下受苦的人民一樣地匆忙。我們十分匆忙，因此我們決不錯過任何一個能夠使法西斯主義早一日崩潰、使無產階級和人民的勝利早一日來臨的政治鬥爭和策略手段。’”^①

當然，當時參加會議的人並不是全體都馬上就能透徹了解葛蘭西的立場的，但是在每一個人或者差不多每一個人的心靈中已經撒下了一顆種子，不久就長出了茁壯的幼芽。事情漸漸明顯，波爾迪加派客觀上是对法西斯主義投降，是背叛了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事業。在科摩會議之後，黨立刻在葛蘭西的領導之下“展開了政治活動，只經過了幾個堅決的步驟，廣大的黨員羣眾就已經能夠感覺出到底那一條道路是正確的”（陶里亞蒂）。葛蘭西在科摩會議之後馬上宣布了共產黨政策的基本條款，在此以前由於秘密活動的原故，這些東西不是國內廣大羣眾所知道的；他在議會的講壇上宣布了這些東西。他向整個無產階級、向全國宣布了共產黨要求建立統一的無產階級陣綫，建立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聯盟。

馬特奧蒂被謀殺

我們上面已經提到了1924年4月的騙人選舉。在已經開始

^① 見蒙塔尼亞納：“都靈工人回憶錄”。——俄文譯者

工作的議會中，法西斯分子用欺騙和威脅的辦法奪取了大多數席位。在新選出的議會的第一次會議上，一個改良派的議員賈科摩·馬特奧蒂發表了一篇熱情的演說，引用無可置辯的證據，揭發政府的濫用職權以及法西斯的專橫暴虐。他異常勇敢地向全國揭發法西斯主義怎樣利用陰謀和暴力在選舉中取得了相對多數票（我們已經說過，由於加斯貝利和天主教分子同意法西斯黨徒所提出的欺騙性的選舉法^①，法西斯黨徒的相對多數票後來變成了絕對多數的席位）。馬特奧蒂的發言鮮明地證明了他所代表的那一部份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階層，在經過了一段徬徨和冷漠的時期以後，也開始表現出覺醒的征象，表現出了鬥爭的要求。

為了要再一次吓唬這些開始發生鬥爭要求的社会階層，威脅一切反對派的代表，同時也出於對這位勇敢的社会黨議員的瘋狂憎恨，墨索里尼對自己的走狗、那些卑鄙的殺人凶手說：“這個人早就應該取締了。”

這就是叫他們野蠻地迫害賈科摩·馬特奧蒂的信号。

“打倒殺人兇手的政府！”

6月11日傍晚，米蘭“團結報”編輯部獲知，首都的政界人士當中、特別是在議會當中發生了某些騷動，因為議員賈科摩·馬

^① 1924年4月的選舉是按照所謂“阿徹波選舉法”進行的：任何一個黨得到選票總數的四分之一就當然地獲得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席。意大利內政部長謝爾巴在1922年11月提交意大利議會批准的法案就是以這個法西斯法律為藍本的，謝爾巴的法案保證了加斯貝利的天主教黨（天主教民主黨）取得了議會中65%的議席。——俄文版編者

特奧蒂失蹤了，這是他的親友所宣布的消息。這條消息在報上發表了，但是大家並沒有十分重視這件事。可是，第二天就到处傳說馬特奧蒂被法西斯分子謀殺了。再過一天，這些傳聞就第一次得到証實：蒂伯河河濱大街一所房子的看門人隆哥特維勒·安納爾多·達布列西亞提供了見証，他說，在6月10日白天，他看到五個人在他看守的房子附近几步的地方硬把賈科摩·馬特奧蒂推進了一輛汽車里。看門人並報告了他記下的汽車號碼。這是一輛出租汽車的車牌號碼，這輛車那一天按照“羅馬郵報”編輯、墨索里尼的親信人物菲利培利的指示，租給有名的殺人凶手、法西斯匪徒阿美利哥·杜米尼。

當時在米蘭“團結報”編輯部工作的朱塞佩·阿摩雷蒂敘述了下面一段情節：“一個警察到我們編輯部來，告訴我們說只能發表關於馬特奧蒂失蹤的消息，言詞之間還暗示最好根本不要提這件事。他的‘勸告’里無疑包藏著威脅，雖然措辭是很委婉客氣的。

——要是我們不聽從這勸告，是不是我們也會遭到同馬特奧蒂一樣的命運？

這位警察聳了聳肩膀，似乎是說：‘隨你們便……’就走了。……我們這時就猶豫不決……我們處於整個鎮壓機構的威脅之下。我們編輯部門口經常聚集著一群黑衫黨徒，他們隨時都可能搗毀報紙編輯部，並敲碎我們的腦袋。然而，這不過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是在於問題的政治方面。這一次，所有大報都是不響為妙，群眾當然也是這樣了。我們應該小心，不要犯錯誤。

正在這個時候，葛蘭西從羅馬打電話給我們。他說，必須轉入進攻，我們應該帶頭發動進攻。我們應該把人民群眾日益增

長的不滿觸發起來，使他們跟着我們走。我們當天的報紙排版的時候，我們印刷所的工作人員都大吃一驚：我們排了最大號的字体，這些鉛字只是在發生非常重大的事件時才從排字架上取下來。他們排了葛蘭西的口號，這個口號使黨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並且激動了全國……葛蘭西所提出的口號是：‘解除白衛分子的武裝！消滅土匪行為的巢穴！’”

葛蘭西對“阿文汀”反對派的建議： 總罷工，對立議會

為了對賈科摩·馬特奧蒂被害事件表示抗議，所有反對派議員都決定不參加議會會議，並建立了一個名為“阿文汀”的集團（阿文汀是古羅馬起義反對貴族的人民退守的一個山頭的名字）。

葛蘭西不願宗派主義的機會主義者的建議，積極參加阿文汀集團的集會。機會主義的宗派分子對這件事感到非常惱怒，他們說：“怎麼啦！共產黨的領袖竟同資產階級的代表、舊自由主義分子、甚至天主教的人士交談起來了！”然而，葛蘭西非常了解，無產階級領袖的任務恰好是建立尽可能廣泛的陣綫，領導它去完成當前最主要的和最重大的任務——推翻血腥的法西斯獨裁。他很清楚地了解，必須也向一切反法西斯的派別和每一個反法西斯分子提出具體的任務，必須向議會中的全體反對派、向無產階級和全國指出免于滅亡的道路。在阿文汀集團的第一次會議上，葛蘭西就清楚而堅決地指出了這條道路：發動人民對殺人凶手的政府的政策展開公開和堅決的鬥爭的道路。資產階級

反对派的領袖只建議在各企業、机关和学校为馬特奧蒂默哀數分鐘(而不举行罢工);他們說只是“道义譴責”的行动就能够打垮法西斯主义,并談到皇室和国王方面的某些含糊諾言,而其实早在1922年10月28日国王就叛卖了国家了。葛蘭西粉碎了这种观点。他說,法西斯主义不会仅仅因为国内發生了憤怒的浪潮就自动地放弃政权。法西斯主义將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它的权力,不进行殘酷的斗争是不可能把它打败的。最高級的官僚阶層、金融集团、梵蒂岡和皇室从来没有而且將來也絕不会把法西斯主义抛开,虽然在人民群众極端憤慨的当兒,他們多少也企圖表白自己同墨索里尼沒有关系,并把法西斯罪行的責任都推到他身上。葛蘭西說,要想推翻法西斯主义,首先我們必須有勇气發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宣布举行政治性的总罢工;首先我們必須有勇气宣布自己(反法西斯的反对派)是真正的、唯一合法的議會——“对立議會”,它應該宣布杀人凶手的政府和政党为非法,命令全体公民不要服从法西斯議會和法西斯政府的法令,并頒布挽救国家的法律。葛蘭西警告說,如果我們不这样做,如果我們不行动起来而仅限于發出空洞的“道义的”抗議,法西斯主义就有机会重新布置,克服慌乱的心情并恢复它的独裁,这一次它將更加巩固,更加广泛,更加殘酷。

自由資產階級害怕人民

在这次集会上听葛蘭西演說的人,并非全都是懦夫。例如,乔瓦尼·阿門多拉^①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分子(就这一詞的好的意义來說),一个高尚的人;他被墨索里尼恨之入骨,不久之后就慘

遭法西斯杀人犯的毒手；再如三十年前建立社会党的菲立波·屠拉基就曾經在青年法西斯分子的毒手之下險些見送了命，而后来在流放当中牺牲，还有自由主义的天主教分子朱塞佩·多納蒂也是一样。然而，所有这些人無論他們的政治观点如何，当时終究不过是資產階級，他們的观点尽管是自由主义的，他們却終究还是一些保守的人；群众稍为广泛地参加政治生活就令他們害怕，人民民主的發展也叫他們擔憂，他們对前途满怀恐惧。他們所擔憂的是，“将来”事情会成甚么一个样子呢？（“法西斯主义垮台之后情况会变成怎样呢？”“万一無产階級取得了胜利，那又怎么办呢？”“万一意大利走了社会主义的路，那又怎么办呢？”）他們这种憂惧当时以至后来都对法西斯反动統治起了难以估計的帮助作用。由于这种对“将来”的恐惧，自由主义的小資產階級和中产階級的政治領袖和改良派領袖始終拒絕采取群众性的行动，拒絕实行反法西斯的团結，始終对法西斯主义投降，甚至沒有对它發動斗争。阿文汀集团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强大，而是由于自由資產階級害怕人民。

葛蘭西致力扩大工人階級先鋒队的同盟

1924年夏，全国的一切政治力量都动起来了。甚至那些从来不过問政治的人也在期待某些不平常的事变（葛蘭西在都灵区

① 乔瓦尼·阿門多拉，意大利政治家，自由党領袖。曾参加阿文汀集团，在議會內反对法西斯主义。1925年遭到法西斯党徒狠毒的毆打，伤重逝世。他的兒子乔治·阿門多拉是意大利共产党指导部委員，卡潘尼亞区党組織書記，議會議員。——俄文版編者

党和青年团地方組織的集会上是这样說的)。徹勒斯特·尼加爾維勒^①叙述說：“我的女房东偷偷地跟我說，她已經儲藏起一些白面粉，因为革命將要爆發，那时会断絕粮食的……这难道不是一种象征嗎？……人們不相信法西斯主义能保持政权……然而，我們的党必須警告群众，过低估計敌人是有危险的。法西斯主义仍然是一股力量，不到另一股力量制服它的时候，它是不会把政权拱手讓出来的。要解决这个政治危机，就要看無产階級能在多大程度上不被阿文汀集团的小資产階級政党拖着走，而是領導和帶領全体反法西斯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

整整一个夏季，葛蘭西拚命地工作，打算实现一个最重大的政治創議——共产党向全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提出的关于成立联合最广泛的劳动人民階層、联合一切民主人士的反法西斯統一战綫的建議。他遙遙地領導“團結報”，为報紙擬写那些現在人人知道的論文标题和口号，写文章和評論。“團結報”的銷路大大增加，竞选运动时为三万五千份，至1924年8月就增加到六万份。共产党的力量增加了一倍，它的黨員取得了真正的政治斗争的經驗。党已經不是消極地进行一般原則的宣傳，而是进行群众鼓动工作，宣傳葛蘭西所提出的口号：“总罢工！”，“反法西斯主义統一战綫！”，“打倒杀人凶手的政府！”广大的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認識到，不可能期待什么奇蹟，不可能期待“自上而下”地推翻法西斯主义，要想期待叛徒国王或者某位將軍做到这件事，是愚蠢的。他們开始認識到，正确的不是資产階級反对派——改良派、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分子，而是葛蘭西和共产党。整个工人和民主的运动开始向左轉，因而在以后的十年中

^① 徹勒斯特·尼加爾維勒（1905年生），參議員，意大利共产党指导部委員、皮蒙特区党組織書記。——俄文版編者

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占了优势。

葛蘭西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嚐試一切途徑，尽最大的努力引导意大利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別跟着党走正确的道路。首先，他使已經在年初和党联合的社会党“第三国际派”和党完全合并（1924年8月）。他十分重视这件重大的政治工作，同这个派别的个别成员进行了解釋性的談話。葛蘭西的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像法布里齐奥·馬菲、朱塞佩·維多里奥和吉罗拉馬·里·考西^①这样一些同志后来成了党的“基本干部”。葛蘭西争取社会党各个派別联合起来的活動，是他争取建立無产階級統一戰綫的活動的一部分。这些活動奠定了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以及在解放之后一致行动和密切地兄弟合作的基础。

然而，葛蘭西并不以此为滿足。他設法同天主教組織的領導人物建立联系，因为这些人不仅在农村中而且在城市中都掌握有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民群众，他企圖通过“上”下兩方面的同时行动来影响这一部分人。他密切地注意撒丁小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运动（“撒丁主义”），他同撒丁小资产阶级最勇敢的人物艾米利奥·柳苏^②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能够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最先进的代表，例如乔瓦尼·阿門多拉，發生某些影响。

① 法布里齐奥·馬菲（1868年生），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員，參議員。

朱塞佩·維多里奥（1892年生），意大利共产党指导部委員，議會議員。1923年参加共产党。曾参加西班牙战争，担任国际縱隊政治委員。曾数次被法西斯分子逮捕。意大利总工会总書記，世界工联主席。

吉罗拉馬·里·考西（1896年生），意大利共产党指导部委員，參議員。1923年入党。曾被法西斯特別法庭判刑，在獄中度了九年，在流放中度了六年。現任西西里党組織書記。——俄文版編者

② 艾米利奥·柳苏（1890年生），參議員，撒丁反法西斯民主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是小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行动党的領袖之一，在这个党分裂以后参加了社会党。——俄文版編者

同时，葛蘭西不倦地在報紙上以及在全国各城市的許多次集会上、在每一个适当的場合向全体黨員和劳动人民一再指出，在地方上、在下層組織中的一致行动——在团結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具有重大意义。他不倦地揭露和打击阿文汀反对派、尤其是改良派所执行的分裂、观望和投降的政策。

比亞門^①外的一所小房子

在談到葛蘭西这个时期的活动时，不能不提一下普拉东納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刻划的葛蘭西的形象——作为党的領袖、作为一个热爱意大利劳动人民的敏銳而專心的人的形象。普拉东納說：“1924年5月，我們在一个德国人家里替他租了一个房間，讓他可以在那里安靜地工作。他在这里一直住到被捕的时候。在这个房間里，葛蘭西馬上恢复了他旧日的習慣：經常有無數客人來訪，展开热烈的討論，思路特別活躍，工作緊張地进行……格雷科、斯科奇馬羅、共产党議員、黨組織的領導人等常常到比亞門外的房子去拜訪黨的領袖葛蘭西。”也有还很年輕的共产党員來訪，如尼加尔維勒、斯巴諾、一群群羅馬工人和青年大学生（“新秩序派”）。安东尼奥总找出時間來接見一切人，对誰都不拒絕提供意見和幫助。他甚至找出時間來同女房东的四岁小孙女玩，这小女孩对他非常亲暱。葛蘭西回忆說：“她伸手够不着我房間的門把手，她常常是輕手輕脚地跑到我的門边來，因为她的祖母看見我老在写东西，就常常告訴她不要來打扰我。她胆怯地敲敲門，輕輕地，当我問‘誰？’的时候，她就回答說：‘老

^① 羅馬旧城的城門之一，位于同名的廣場上。——俄文版編者

在写；想玩嗎？’接着她就走进来，把臉蛋讓我亲吻，要我給她画小鳥兒，或者要我把紙上的一点墨水漬变成一幅滑稽的圖画。”在这样的時候，安东尼奥当然會想起他自己的小德利奧，他看見他的時候真是太少了。

共產黨員回到議會里并在那里 繼續进行反对派活动

葛蘭西一再地向阿文汀集团提出共产党的建議，并且使这些建議越来越明确起来。例如，为了对杀人凶手的政府的罪行表示抗議，他建議宣布举行一种新穎的农民罢工——拒絕繳稅。然而，葛蘭西的一切建議都被“民主的領袖”恐惧地拒絕了，“他們企圖用抵制議會會議和報紙宣傳的办法来战胜法西斯主义！”（陶里亚蒂）

葛蘭西明白，共產黨員不能再留在阿文汀集团里了，留在里面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騙，因为这个集团已經表现了它的軟弱，它对群众斗争的恐惧。葛蘭西对他们从来没有抱过任何幻想，不过为了挽救意大利免于法西斯暴政的統治，需要尽力之所能試用一切方法罢了。然而，現在得同阿文汀集团的资产階級政党的怯懦态度坚决一刀兩断了。实行这样一步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很明显，共产党的敌人会对党展开誹謗和誣蔑的运动，尽管这样，这一步却是非走不可的。对于共產黨員來說，参加阿文汀集团只是为了要使这个集团变成“对立議會”，变成一个能够引导意大利人民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机构，否則是无意义的。現在这一点希望没有实现，因此在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殘酷斗争

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再也不能留在貌合神离、軟弱無力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集团中了，他們的崗位是在議會里，他們應該正面地迎击法西斯杀人凶手，要利用議會講壇——他們所仍然能够利用的最后一个合法的講壇——向全国揭露法西斯主义，既揭露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也揭露所謂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陣营的代表人物的懦弱。

共产党人在1924年秋正当法西斯党看透了阿文汀集团的無能为力而再度胆大妄为的时候返回議會里。在这种情况下，远非所有的人都能立刻正确地了解这一行动的原因，在某些地方这一行动甚至引起了党员的不滿。但是，沒有多久，所有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都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們一方面看到了“阿文汀分子”的消極抗議是多么沒有意义，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少数几个共产党議員——葛蘭西、格雷科^①、皮徹利、第·維多里奧、詹納利、馬菲、斯尔伯尼奇、罗·薩多等人是怎样英勇頑強地在議會講壇上揭露法西斯主义和皇室的暴虐和罪行。这一支小小的無畏的自由战士的队伍在密集的打击之下和黑衫杀人凶手的叫喊声和威胁之下奋斗（这些凶徒甚至猖狂到帶着武器到議會来，用手槍威胁一切反对他們的人！），从議會講壇上向全国人民發出了要求他們團結一致起来斗争的英勇号召。

1月3日的政变。共产党活动的初步成果

不出葛蘭西所料，法西斯主义迅速地强固起来，并准备实行新的决定性的政变——建立無限制的独裁的前奏。夏天，墨索里尼在許多最忠实的走卒都背弃了他的时候还不免害怕得發

抖，而現在他在撤換那些表現過猶豫和動搖的警察局長和各省法西斯黨委書記，使叛徒國王秘密地簽署了一項破壞憲法的法令，并用這項法令來準備對反對派施以致命的打擊（這時國王還在繼續向喬瓦尼·阿門多拉和阿文汀集團的其他領袖“提供保證”呢！）。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實行了第二次政變；他發表了一篇惡毒的演說，大肆進行粗暴的反民主的攻擊，並最後拋棄了假面具，公然承認馬特奧蒂是由法西斯政府下令殺死的，此外還宣布採取措施限制言論、集會和出版的自由。這事實上等於說，反對派再也不可能進行任何合法的活動了。

葛蘭西在1924年這些緊張的日子裏的活動，無疑地為黨在以後的年代裏所獲得的巨大威信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共產黨在葛蘭西的領導下所進行的鬥爭，第一次表明了黨的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後來使勞動人民能夠“根據親身的經驗深信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對作為法西斯獨裁基礎的反動力量集團進行最堅決的鬥爭。”（陶里亞蒂）

① 魯杰罗·格雷科，自意大利共產黨成立以來即一直擔任黨的中央委員。被法西斯特別法庭缺席裁判，處徒刑十七年。1945年起，任意大利共產黨指導部委員，參議員。——俄文版編者

第十二章 工人階級的同盟者。 宗派主义的清除

只有两个社会力量是最具民族性的，而且是未来的主人——这就是無产階級和农民。

葛蘭西“略論南方問題”手稿的最后一句話。

葛蘭西活动的新时期

資产階級反对派——天主教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和改良派的領袖——沒有勇气号召群众起来对法西斯主义發出坚决的抗議，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暫时的胜利。1925年1月3日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葛蘭西馬上就明白了这一点。繼續进行推翻法西斯主义的公开斗争已經是不可能了；工人階級先鋒队現阶段的任务是在所有工厂中組織群众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抵抗，把政治斗争同保衛劳动人民物質生活条件的具体斗争結合起来，向工人解釋改良派的政策巨大危害性，使工人階級的大多数人摆脱他們的影響，發动农民群众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全体劳动人民以及受到兽性的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殘酷迫害的少数民族（斯洛文人等等），号召他們为实现自己的具体要求而起来斗争。

“我們党在意大利群众中所享有的威信就是在这个时期打

下基础的。葛蘭西吸取了1919—1920年的經驗教訓——当时都灵市的工人階級仅仅在政治上正确地提出無产階級革命的問題，結果还不足以保證他們在革命运动中起領導作用——因而不仅注意提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口号来扩大党的影响，而且还注意对那些在劳动人民中，尤其是农村劳动人民中具有影响的政治派别进行系統的工作，鼓励其中一些傾向于同工人階級联合的反对派……这样才使反法西斯斗争就摆脱了口头抗議和示威运动的圈子，而成为有效地动员各階層劳动人民反抗資产階級中最反动的集团的实际斗争。同时，使这些階層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反动領袖的影响之后，不再受資产階級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影响。葛蘭西的活动的中心口号是‘团结’：全体工人階級的团结，工人和农民的团结，南方和北方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陶里亚蒂)

共产党人为加强企业中的斗争 而采取的組織措施

在1月3日以后，改良派开始在工会組織中(他們在工会的領導机构中占多数)执行公开的投降政策。实行这种可耻的政策的结果是，改良派(迪·阿拉貢等一伙人)在1927年初宣布总工会自动解散。然而，共产党人英勇地举起了这个劳动人民的战斗組織的旗帜，宣布要恢复总工会，宣布它将非法地存在。

在总工会解散的兩年前，工人群众就得出了必要的結論——他們开始認識到就是在爭取滿足自己部分的和切身的要求的斗争中，也只有共产党人能够保證进行坚强而有成效的領

导。

在这个时期里，葛蘭西为了在企業中組織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为了把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数人爭取到共产党方面来，提出了两个主要的指示。第一，党应按照生产單位的原则建立組織——在工厂、造船厂和其他各企業中成立支部。只有这样，党才能領導工人群众的斗争；第二，党必須領導群众爭取滿足切身要求的斗争，使工会和厂內委员会这一类工人階級的組織活躍起来，督促它們工作，因为当时这些組織还存在着，但是沒有活动。这不仅是由于法西斯的迫害，而且还由于改良派的投降政策。

为了貫徹这两个指示，葛蘭西要承受党内斗争的考驗。葛蘭西的按照生产單位建党(工厂支部)的指示，是他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处理党的問題的結果。葛蘭西認為，共产党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队，它同广大群众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波尔迪加則恰恰相反，他認為党是某种“宗派”，是一群不屑过問日常生活問題的聖潔的人(波尔迪加的信徒們說：“讓改良派去干这些事吧！”)。

事实本身馬上就証實了葛蘭西的指示是正确的。1925年冬天，在都灵、热那亞和其他工業中心的厂內委员会选举中，共产党的候选人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战胜了改良派的候选人(法西斯分子只得到可笑的微不足道的票数)。由于共产党人的工作，五金工人的斗争(法西斯工会为了收买人心，最初曾經支持这个斗争)，在1925年春天，变成了强大的、長期的群众性的罢工，后来仅仅由于改良派領導人的怯懦才遭到了破坏。由于領導厂內委员会的共产党人的工作，“菲亞特”工厂工人在1925年7月举行的要求提高工資的斗争得到了胜利。馬里奧·蒙塔尼亞納在他

的“回忆录”^①中写道：“这是在法西斯統治时期工人階級利用工会組織进行合法斗争所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意大利共产党人引以为荣的是，这最后的一次战斗是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1925年10月2日，法西斯分子宣布解散厂内委员会，并頒布一項法令，規定只有黑色（法西斯）工会能够簽訂劳工集体合同。然而，这些新的鎮压措施并没有能够完全阻止共产党人为滿足工人的日常要求、保衛他們的自由和劳动而进行的活动。

爭取工农联盟

在1925—1926年，安东尼奥·葛蘭西領導下的意大利共产党进行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合法活动的可能一天天地减少。召集群众大会或是举行會議，都不能合法地进行，从1926年年初起，甚至连精确地統計党员人数都不可能了。多諾弗里奧^②写道：“当局規定非法西斯的政党都得把党员名冊交給警察 当局的法律通过了以后，共产党把官样文章的，大量縮減了数目的党员名單交給了警察局長，而且不是所有地区都交出来。列在这些名單上的人主要是在党公开活动时期有声望的一些同志，也就是那些已經受到当局注意的人；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字保守秘密并没有交出来……为了要保护同志們免受法西斯分子和警察的

① 見馬·蒙塔尼亞納：“都灵工人回忆录”。——俄文版編者

② 爱德华多·多諾弗里奧(1901年生)，1921—1928年，为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之一，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員。1928年被法西斯特別法庭判罪，在法西斯牢獄中过了七年。目前是意大利共产党指导部委員，中央委员会書記处書記，參議員。——俄文版編者

迫害，党取銷了党証，會議时禁止記錄，禁止为統計和登記而編制名單和履歷卡片，还禁止編制繳納党費的表冊。”由于葛蘭西是議會議員，就多少还可以进行一点“合法的”工作，有时也公开发表演說。然而，他的大部分活动已經轉入地下。陶里亞蒂、斯科奇馬罗、特拉齐尼、隆哥、謝嘉^①、多諾弗里奧以及党和青年团的其他领导人这时只能进行非法活动。至于党报“团结报”的情况，我們已經說过，“出版自由”的范围已經压缩到多么小！編輯部被襲击和搗毀的事件以及已出版的报纸被焚毀的事情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尽管环境是这样困难，但是在葛蘭西干练的、果断的领导下，共产党的活动范围不仅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断地發展，不断地扩展到新的地区和新的社会階層，为無产階級在国家生活中起领导作用制造条件。

葛蘭西首先致力于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在共产党人的倡議下，在非法活动条件所許可的范围内成立和發展保衛农民协会，举行了許多次会议，通过了成立工农委员会的決議。这种会议在意大利一切地区都是在極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即使如此，仍然有許多無党派人士，以及共和党^②党员和天主教基層組

① 路易吉·隆哥(1900年生)，意大利共产党副总書記，議會議員。1921年入党，曾为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之一，1927年起担任党的政治局委員。西班牙內战期間，为国际縱队組織者和领导者之一。意大利北部解放斗争的领导者，游击队“加里波第”縱队的领导者，实际上是游击队联合軍总司令。著有“意大利人民在斗争中”一書。

彼特罗·謝嘉(1903年生)，意大利共产党副总書記，參議員。1921年入党，1921—1931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書記，党的政治局委員。曾被法西斯特別法庭判罪，在獄中过了七年，被流放七年半。意大利北部解放斗争的主要組織者和领导者之一。——俄文版編者

② 共和党，意大利所謂傳統的政党之一，成立于复兴时期，曾經一度奉行瑪志尼的思想。战后，該党的領袖同美国和意大利反动势力以及梵蒂岡相勾結，党内一部分健康的成員不同意上層分子所执行的反民族政策，紛紛退党，并参加了民主陣營。——俄文版編者

織的領導人參加。葛蘭西是這種會議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他常常親自參加這些會議。“就在這一個時期，葛蘭西成功地促使天主教工會和總工會所屬工會彼此接近，同時促使天主教農民組織中的左傾分子接受工農聯盟的革命原則。這樣，梵蒂岡的反動勢力第一次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陶里亞蒂）

關於讓意大利南部某些區得到自治以及 少數民族自決的問題

葛蘭西在他的宣傳工作和實際政治活動中，解答了意大利生活中的一切最重大的問題。首先是南部問題。出生在撒丁的安東尼奧·葛蘭西從少年時代起就關心南部問題。早在安東尼奧還是一個年輕的“叛逆的撒丁人”的時候，他就直覺地了解到，南部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而且是國家生活中的主要問題。

葛蘭西對這個問題曾經進行過多年的研究，在他被捕之前不久，他對南部問題做了完整和詳盡的分析，給黨和意大利全體人民指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道路：北方的工人和南方的農民結成革命的聯盟，以粉碎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反動陣綫。

在這幾年中，共產黨在葛蘭西的倡議之下，開始支持南方（特別是西西里和撒丁）農民群眾的基本要求之一。黨公開聲明，它認為南方各區農民爭取自治的鬥爭是正義的，因為這個鬥爭有助於粉碎意大利資產階級國家束縛南部的鎖鑰。這樣，意大利工人運動便克服了改良派思想，跳出了僅限於爭取某些行業工人的經濟利益的狹窄圈子，堅決摒棄改良派那種贊成對意

大利南部农民实行半殖民地式的剝削来造成北部“工人貴族”的有害政策。工人階級成了全体劳动人民，全体被剝削者的领导者。

葛蘭西特別注意少数民族的狀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增加了很多种不說意大利語的居民。除了居住在瓦尔—达奥新特的說法語的少数民族之外，在威尼西亞—朱利亞地区居住的有斯洛文人和克羅地亞人，在南蒂罗尔地区居住的有說德語的居民。法西斯政府用最不人道的手段压迫少数民族。法西斯分子靠暴力剝夺了斯洛文人、克羅地亞人和日耳曼人保留本民族的制度和習俗以及使用本民族言語的可能。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自決的問題，展开了反对殘酷地迫害他們，反对禁止他們的語言、文化和習俗的斗争。葛蘭西十分重視这个斗争，認為少数民族是意大利革命中仅次于無产階級和农民的第三股革命动力。

从“团结报”、从議會講壇上發出的呼声

葛蘭西在他一生的自由生活的最后一段时期中，即被捕前的一段时期中，表现出卓越的才干，他不断地發現無产階級斗争和反法西斯运动的新形式。共产党議員在葛蘭西的领导下想尽一切办法讓意大利人民和全世界听到他們的坚决的声音。我們这里引述一段当时的議員魯杰罗·格雷科的話：“我只叙述兩件事情，虽然类似的事情是很多的。第一件事發生在1925年6月国王維克多·埃曼努尔第三即位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我們决定参加这次大会，并在会上發表反对君主的声明。这个任

务……交給了埃吉迪奧·詹納利同志……法西斯議員原想像平時一樣撲上來打我們，然而這是一個‘慶祝’會，他們倒不便施行往常那樣的流氓手段……第二件事發生在同年11月，當眾議院在賈尼波尼^①謀刺墨索里尼的事件之後復會的時候……在開始討論上次會議的紀錄的時候，法布里齊奧·馬菲發言說，昨天眾議院有人大事頌揚‘領袖’，並為他倖免于難而祈禱，這和意大利人民的心情剛好相反……這一下可鬧得天翻地覆了……一群着了瘋魔似的人向我們沖來；抓住我們的頭髮，掄起拳頭毆打我們……第二天，我們照舊出席會議……”。

斯巴諾^②在回憶葛蘭西的一篇演說時（這篇演說我們後面還要提到）這樣寫道：“1925年5月葛蘭西在眾議院發表的演說是議會中的一件大事。在他發言時候，所有議員都挨近極左翼議員的席位這邊來，好聽清楚他那低沉的安靜的聲音；羅馬有一家報紙登了一張大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法西斯政府的頭子坐在那里，用手掌攏着耳朵，緊張地听着。他的姿態令人覺得這正是一個敵人在研究他的對手時那種專注的神氣。也許，就在這個時候，墨索里尼由於畏懼這位異常英明和具有不屈不撓意志的意大利無產階級的領袖，已經想出了他後來所干的卑鄙的慢性謀殺——布置周密的、不露痕跡的十一年的折磨。報上所發表的關於這次會議的消息和上面提到的那張照片，在全羅馬引起了熱烈的議論，在意大利全國當然也是這樣的。我們青

① 1925年11月4日，墨索里尼在羅馬發表演說的時候，逮捕了一個社會黨議員賈尼波尼，據說他用步槍向墨索里尼腦後。這個“謀刺”案件是警察當局製造的一個挑釁事件。賈尼波尼被判處30年徒刑。——俄文版編者

② 維利奧·斯巴諾（1905年生），意大利共產黨指導部委員，參議員。撒丁黨組織書記。政論家。1923年入黨，在“新秩序報”編輯部工作，在法西斯年代曾任黨的地下報紙“團結報”的編輯。——俄文版編者

年共产党人以自己是葛蘭西的党的党员而自傲，当我们把他的演说在罗马工人中的反应告诉他时，忍不住向他流露了这种心情。他像平时一样，听完我们的话，在结束谈话时以他所固有的那种谦虚态度说：“全国开始倾听我们党的声音了；我们党愈是能够成功地执行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政策、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国也就会更多地倾听他的声音……”。

在葛蘭西的倡议之下，“团结报”开始了募捐工作，帮助1926年举行英勇的大罢工的英国矿工。我们的报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整版的篇幅报导募捐工作进行的情况。募捐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件事不仅说明意大利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空前高昂，而且是一个广泛的、全民的反法西斯独裁的群众示威运动。

清除波尔迪加派。里昂代表大会

在这个时期里，葛蘭西做了很多工作，凡是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表示惊讶和赞扬。在议会里、在“团结报”上、在新成立的工人和农民的組織里、在党的秘密集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葛蘭西的声音。他衰弱的身体经常处在人所难忍的紧张状态中。他经常从阿尔卑斯山的山道偷越国境，到深山、荒村和田野中参加夜间会议，劳累地从意大利的一头奔波跋涉到另一头——这一切他都非常勇敢地经受住了。同时，他一直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都始终是最会利用每一分钟空闲的时间来尽情休息的人，他爱好一切美好的东西，无论是美丽的山间风景或是孩子的笑容。只要有一天在休息和散步的时候他能够摆脱掉警察的监视，在

路上“甩掉”釘梢的便衣警探，他就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他和跟他在一起的普拉东納开玩笑，兴致飽滿地談各种各样的事物。还有一回，在一个空閑的日子里，他和多諾弗里奧一同到瑞士去探望尤丽亞和德利奧；安东尼奧在这一天着迷一样地談兒童文学、談民間傳說和它們的意义，談新社会的教育方法……后来，有一回他的家人到羅馬来住了一段短短的时候，他在家里休息了几小时——嘿，安东尼奧忙着給德利奧修理玩具，这个小孩就在一旁像看魔术师一样着迷地看他工作。

葛蘭西很清楚地知道，尽管党在进行忘我的英勇斗争，法西斯主义最后抛弃假面具而实行無限制的法西斯独裁的时期不久將要到来；那时党就要轉入極端秘密的地下。他要赶快把党导向正确的道路，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以使工人阶级变成全国的领导阶级。他要赶快地巩固党，使它成为布尔什維克式的政党，清除“左”的倾向——革命辞藻掩飾下的宗派性的机会主义。因此，他特别注意党内情况，特别是在1925年下半年，在筹备（当然是秘密进行的）定于1926年1月在国外的里昂举行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时期。

在这对党有决定意义的时刻，由于葛蘭西的活动，在里昂大会上终于完全清除了波尔迪加派，葛蘭西和陶里亞蒂的提綱在会上获得了90.8%的票数，而波尔迪加的提綱只得到了9.2%的票数。在筹备期間，“团结报”在“代表大会專欄”中发表了許多文章和短評，有的是葛蘭西本人写的，有的是別人照他的意見写的；葛蘭西参加了許多党的省組織^①秘密會議，并講了話。他耐心地对党员进行个别教育，使得好几十名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里，我們不可能詳尽地談到上述葛蘭西的种种活动，我們只能从許多事件中提出兩件来談一談，

這兩件事都是葛蘭西的战友根据自己的回忆告訴我們的，它說明葛蘭西当时是怎样引导党前进，怎样把它变成劳动人民和全体人民的战斗的先鋒队。

函授党校。共产党米蘭省代表大会

丽塔·蒙塔尼亞納^②叙述說：“1925年年中，党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函授党校。責成葛蘭西編写活頁的課程講义，并领导这所学校……他异常勤恳和謹慎地从事这个工作，簡直可以說，几乎是过分拘謹地进行这个工作。他一开头先指示我把一份表格分發給学校的全体學員；他尽力了解每一个學員，以便各別地指导他們的學習。表格里詢問學員家里有些什麼書，讀过哪些書；还詢問到學員的政治修养和教育程度、社会出身、職業、党齡、在党内担任过什麼工作等等。學員几乎全部是工人，过去讀書很少……葛蘭西尽可能地簡化他所編写的講义，刪去工人所不易理解的一切生僻字眼。他的講义在付印前先叫我拿去念一遍，如果我碰到不懂的字，他就把这字換一下，或是加上注解。”

徹勒斯特·尼加尔維勒在追忆米蘭省的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时，写过下面这样一段話：“1925年12月，葛蘭西参加米蘭省

① 共产党省組織，一个省之內的共产党組織（意大利共产党共有九十七个省委組織）。省組織的最高机构是省委员会，由省代表大会选出；任期一年。为了統一领导一个行政区（行政單位，包括几个省）內的几个省委的活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任命有“行政区党委書記”，这个职位的人选一般是党指导部委員或中央委員。——俄文版編者

② 丽塔·蒙塔尼亞納（1895年生），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員、參議員，意大利妇女联盟的創始人和名誉主席。——俄文版編者

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是極端秘密地举行的，葛蘭西异常机敏地‘甩脱’了两个紧紧地钉着他的警察。……代表大会……是通宵进行的，参加大会的代表約有五十人，他們在离城很远的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开会，屋里只点着煤油灯。我記得，葛蘭西的报告使到会的人得到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葛蘭西指出，波尔迪加分子的宗派活动甚至猖狂到企圖瘫痪党組織的工作，他举了一个例子，談到一个波尔迪加分子怎样到意大利南部去，怎样同阿浦利亞行政区党委書記进行談話。在談話当中，那个宗派分子建議党委書記执行‘同心协力委员会’的指示。”（“同心协力委员会”是波尔迪加搞的一套卑鄙陰謀；他虽然表面上保証不进行分裂和宗派活动，而背地里却企圖在“同心协力委员会”的幌子下，在党内搞一个真正的宗派。）“他游說行政区党委書記不要把这件事告訴党的领导机关，而且表面上裝作仍然在阿浦利亞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这个故事中的主角——簽署‘同心协力委员会’的分裂性通令的波尔迪加分子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时他真是如坐針氈，不知所措，只是大声喊道：‘这是不确实的’。葛蘭西斬釘截鉄地回答說：‘我們要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文件証据’。然后，他直接向打断他的話的那个波尔迪加分子說：‘当你写信或是簽署宗派主义的通令时，你以为，你这样做可以把整个世界翻过来。你以为，靠着“同心协力委员会”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实际上……你不过是破坏了党的統一。可是，你無論是在簽署通令的时候，或是企圖在阿浦利亞搞政治陰謀的时候，对实际情况的了解都是非常可憐的。你沒有了解、而且到現在还没有了解，工人共产党员有能力辨别党的活动和你的煽动。’”

保衛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說

在里昂代表大会上，葛蘭西作了关于党的总政策的报告，陶里亞蒂作了关于工会状况的报告。我們上面已經說过，代表大会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了葛蘭西和陶里亞蒂兩人根据列宁主义原則所写的关于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党就南部問題和少数民族問題在工会和农民中进行工作的提綱。代表大会热烈地表示同意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并对布尔什維克党和斯大林同志对“新反对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斗争表示同情（当时这一派人否認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反对在农村中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斗争）。

里昂代表大会討論了国内情况，并总结了党的全部活动。党在同波尔迪加分子的斗争中在两个問題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两个問題是：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說和对意大利革命动力的分析。里昂大会从理論上和實踐上粉碎了“左”的傾向。葛蘭西和陶里亞蒂对党的問題的列宁主义观点，概要地表述在1925年9月28日發表在“团结报”上的一篇署名P·T（帕尔米罗·陶里亞蒂）的文章中：

“正是这种在階級核心形成的党使得階級成为自覺的、有組織的和有目标的階級。我們認為，党……决不能認為具体的現实是某种自然地發展着的东西，是自动的，机械的；党經常同运动中的社会力量的体系發生关系，應該影响这种运动和它的結果，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積極地投身到它中間去。我們應該避免两个錯誤：（一）由于党变成了某种有別于工人階級的东西而使

党与工人阶级相隔离，事实上党应该成为工人阶级中最坚决、最有觉悟的一部分，是最具有政治斗争能力的一部分；（二）忽视党所处的客观环境，产生和它活动的客观环境，因而错误地认为，党的策略不决定于客观环境，而决定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变动。”

意大利革命的动力

在下一章的开头，我们将要看到葛兰西是怎样不倦地努力，准备使党完全转入地下，因为他已经预料到法西斯政府将要实施紧急法令，果然在1926年成了事实。葛兰西在空闲的时候狂热地写作一篇内容很丰富的文章：“略论南方问题”。葛兰西打算在1927年创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但是，这个刊物没有能够诞生，葛兰西为这个刊物所写的文章直到意大利从法西斯主义下获得解放之后才有机会在国内发表，那是在1945年的“再生”杂志^①上发表的。这篇未完成的文章的手稿在葛兰西被捕时丢了，幸而后来被同志们找了回来，1929年刊登在党的理论刊物“工人阶级”上，这个刊物在巴黎出版，非法地运入意大利。这部著作是意大利工人运动史和意大利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此我们在写葛兰西这一段时期的传记时，不能不从这部代表他的天才的革命思想的顶点的著作中摘录最重要的几段。

“北部的资产阶级奴役意大利南部和诸岛^②，使它们淪于被

① “再生”，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性和政治性月刊；1944年4月创刊，由阿德里亚蒂主编。——俄文版编者

② 撒丁和西西里两个岛的通称。——俄文版编者

剝削的殖民地的地位；北部的無产階級在为自己摆脱資本主义的奴役时，亦必須解放那些被北部的銀行和工業資本等資本主义寄生虫所奴役的南部农民大众。

都灵的共产党人在意大利無产階級的斗争中具有無可爭辯的功績：正是他們吸引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队对南部問題的注意，把這個問題作为革命無产階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問題之一提了出来。这样，他們就开辟了解决南部問題的新阶段，這個問題的提法当时还很模糊，还停留在由知識分子加以“具体化”的阶段。現在，解决南部問題的主要人物已經是都灵和米蘭的革命工人了，而不是什么朱斯蒂諾·福尔圖納托、加埃坦諾·薩尔維米尼、尤金尼奧·阿澤蒙蒂、阿杜罗·拉布里奧拉之輩了（这里我們只提一下这几位才子，他們的名字是‘第四等級’杂志的‘青年人’所崇拜的）。

都灵的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無产階級專政的問題，提出了無产階級專政和工人階級国家的社会基础的問題。無产階級能否成为领导和統治階級，要看它同其他階級建立联盟体系的程度，这种体系使它能夠發動大多数劳动人民起来反对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国家。而在意大利，在国内現存的階級結構之下，無产階級能否成为领导和統治階級，就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农民問題在意大利的具体表现，是由意大利的历史發展所决定的；这不是‘一般的农民和土地問題’；在意大利，由于意大利的傳統，由于意大利历史發展的特点，农民問題表现为两种典型的独特的形式——南部問題和梵蒂岡問題。因此，为了爭取大多数农民群众，意大利無产階級應該認为自己同這些問題有深切的直接的关系，應該了解农民要求解决這些問題的迫切心情的階級本質，并把农民的这些階

級要求列入自己的革命綱領內。把它們同無產階級自己的戰鬥性的要求一併提出來……。

五金工人、木工、建築工人等等在考慮問題時，不僅應從無產者的角度來看（不是從五金工人、木工和建築工人的角度來看），而且要進一步：應該作為一個要領導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階級的積極代表來考慮問題，這個階級只有得到這些社會階層的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和追隨才能取得勝利和建成社會主義……。

可以說，意大利的南部就是廣大社會分崩離析的一幅縮影；占居民絕大多數的農民彼此之間完全沒有聯繫。（當然，這裡所談到的情況不包括阿普利亞、撒丁、西西里等地，這些地方有它自己的特點，同南部其他地方一般的社會結構也有所不同。）南意大利的社會結構由三個社會階層組成，它們由一定的土地關係的體系連結成一個統一的綜合體；這三個階層就是：無組織的分散的農民大眾；由農村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中產生的知識分子；大地主和上層知識分子。南部農民經常懷着不滿的情緒，但是他們作為群眾，卻沒有能力把自己的願望和要求集中的表現出來。這一部分農民就是中層知識分子進行政治和思想活動的良好環境。然而，歸根到底，這一切社會力量的活動在政治方面是集中地掌握在大地主的手中，在思想方面則集中地掌握在上層知識分子的手中。這種集中在思想領域內表現得最有力也最明確，那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朱斯蒂諾·福爾圖納托和貝奈戴托·柯羅齊就成了整個南部體系的中堅。

南部的農民和大地主是以知識分子為中介而聯繫在一起的。農民運動由於沒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即使只是形式上的）群眾組織（也就是說這種組織要能夠選出農民出身的幹部，能夠指出和概括地說明農民運動內部分歧和它的成就的一些事實），它

的活动就終归不能超越目前国家統治机构的活动范围（如乡鎮公所、省一級政权机关和众議院等），而且也只表现为地方政党的兴起和瓦解，这些政党是由知識分子领导的，然而受大地主和他們的代理人薩蘭德拉、奥尔蘭多·迪·微薩罗等人控制的……这一类組織形式在意大利南部整个大陆部分和西西里島非常普遍。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惊人的土地集团，完全是北方資本主义和大銀行的經紀人和監工。它唯一的目的就是維持現狀。

它沒有任何統一的思想，沒有任何綱領，沒有任何要求改善生活和进步的意願。

在知識分子大众中發生有機的、順应要求的分裂，而形成名符其实的群众性的左派，也就是傾向革命無产階級的派別是非常重要的和非常有益的。建立这样一个左派，是無产階級同农民群众結成联盟所必要的，尤其是無产階級同南意大利的农民群众結成联盟所必要的。無产階級能否粉碎南部的土地集团，取决于它依靠自己的党吸引广大的貧农群众加入独立自主的組織的成績；这个迫切的任务能否完成，又取决于它能够使知識分子的集团分裂到什么程度，这个集团是柔韌的，但它是土地集团的相当坚固的鐵甲。”

第十三章 逮捕和流放

(1926—1927年)

無产阶级的解放是一个艰苦的事业，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只有那些在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能够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才配称为革命者。

安·葛兰西

1926年11月的“紧急法令”

1926年10月31日，当法西斯分子在波伦亚市游行的时候，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安蒂奥·查姆波尼——根据官方的说法——向坐在汽车里的墨索里尼开枪，但是没有打伤他。查姆波尼当场被乱剑残暴地戳死。他的尸体被拖过波伦亚市的街道，然后吊了起来。他的父亲和姑母以“精神上参与行刺”的罪名，被判处三十年徒刑。

现在已经证实，这个不幸的少年并没有向墨索里尼开枪，甚至也没有打算这样做。他成了实现骇人听闻的阴谋所必需的牺牲品。这件事情到底是争权夺利的法西斯首领之间一场强盗式的

內閣呢，还是在墨索里尼本人同意之下所組織的“行刺”呢，那很难說，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波倫亞事件是預料中的事，而且显然是为了最后建立最殘酷的、公开的和徹底的独裁而特別制造的一个口实。紧跟着“行刺”事件之后，法西斯分子馬上在全国又一次掀起了恐怖暴行的浪潮。仅仅波倫亞一个地方，除了有几百人遭受棍子毆打之外，还有兩千多人被逮捕。在米蘭、羅馬、都灵，在意大利的一切城市，所有反法西斯报纸的編輯部都被搗毀；許多私人住宅被洗劫和焚毀；許多反法西斯人士被打死。

几天以后，法西斯政府頒布了“保障国家安全紧急法令”。宣布解散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和团体，取締一切反对派的报纸。成立了“保障国家安全特別法庭”，負責审理“政治罪”，即进行宣傳活动和参加“顛复性”的反法西斯团体的“罪行”。特別法庭的判決不能上訴。任何从事反法西斯活动的人即使不被判決死刑起碼也要判几十年徒刑，以至終身监禁！采用了懲罰政治犯的新办法——流放，任何“嫌疑分子”都可能不經审讯就被流放！

这是意大利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集团的一种公开的、殘酷無情的專政，是假他們的走狗——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徒之手来实现的。

“你們不能实现你們的卑鄙陰謀”

共产党并没有在这个事变中措手不及。早在1925年5月，葛蘭西就在議會講壇上發表了一个揭露性演說，抨击法西斯政府及其提交議會討論的关于取締“秘密会社”的法律。他在这个演

說中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殘暴性和反对工人的性質，并預言反动和迫害將变本加厉。他指出，有人說这些法律具有取締馬松帮会^①的性質，那不过是掩盖这些法律的本質罢了，事实上这些法律的目的是要鎮压工人运动，鎮压在共产党新的領導机构指导下迅速加强起来的工人运动。在我們的今天，天主教民主党的政府采取鎮压和其他反动措施时，也用“民防”和“采取‘防火’措施的必要”等等口实来掩飾，这同当年法西斯主义为了掩人耳目而公布取締馬松帮会和“秘密会社”的法律的作法是完全一样的，今天所謂“三人团”和“K字计划”^②正是“秘密会社”等說法的翻版。早在1925年5月，葛蘭西就在議會里揭露了这些法西斯法律，他說：

“所謂馬松帮会，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其实是要在这个幌子的掩盖下偷运反动的反無产阶级的私貨！使你們煩惱的絕不是什么馬松帮会，因为馬松帮会本身已經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附屬品。这个法律原来是你們对付工人和农民的工具，工农群众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們正在注視着你們怎样利用这个工具。我們願意向广大的群众說明，你們决不能把他們有組織的阶级斗争鎮压下去，因为意大利社会的整个發展进程是同你們的意志相反的……你們法西斯党徒，你們法西斯政府不管說得怎样漂亮，終归無法克服在你們出現以前产生的意大利社会的深刻矛盾，相反地，你們只会使得各阶级和人民群众更强烈地感觉到这种矛盾。你們是在这种充滿矛盾的情况下活动的，也正

① 馬松帮会，一种富有宗教色彩的秘密帮会。十八世紀初起源于英国，以后傳入其他国家。——譯者

② 这是謝尔巴的警察和资产阶级报纸为詆蔑意大利共产党而捏造的謠言。
——俄文版編者

是由于存在这种矛盾你们才有活动的可能。你们往资本主义社会过去的整个发展过程所燃起的大火中澆油，并希望借助取締各种团体的法律来消除你们所干的事情的严重后果。你们能够‘夺取国家’，能够改变法典，你们能够禁止一切組織按照它們以前的形式存在，然而你们对你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却無能为力。你们只能迫使無产階級找寻新的斗争道路，同过去最普遍的群众組織方式不同的道路。我們要在這個講壇上告訴無产階級和意大利农民群众，意大利的革命力量是不可摧毀的，而你们不可能实现你們的卑鄙陰謀。”

葛蘭西在自己的战斗崗位上坚持到底

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压迫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党一面繼續利用它还能使用的一切合法手段，即使是那些希望渺小和很值得怀疑的方法，一面已經預定和筹划地下斗争的手段，而且早在“紧急法令”頒布以前很久就不得不广泛采用这些手段了。为了預防最坏的情况，并保証在任何情况下避免党的領導中断，保障党的領導工作人員的个人安全，使他們不致遭到敌人的打击，党除了建立在國內进行活动的指导部^①之外，还設有“国外中央”。葛蘭西在維也納时亲自創設这个“国外中央”，进行組織上和政治上的領導。每当局势惡化，危險增加，威胁到党的領袖葛蘭西的自由和生命的时候，政治局和他身旁的某些工作同志便一再地、坚决地要求他采取措施，躲避他所面临的威胁，到国外去。葛

^① 指导部，意大利共产党的最高执行机构：由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選出。——俄文版編者

葛蘭西虽然也知道危险的严重，也知道同志们的劝告很有道理，然而他却拒绝离开燃烧中的斗争阵地；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拖延出国的日期。从波倫亞行刺事件發生以后，几千名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者和普通战士被逮捕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的领导工作人员被逮捕的有：莫罗·斯科奇馬罗、里·考西、罗維达^①、比尔蒂、弗列嘉、畢波罗蒂、尼柯拉和其他许多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幸而这时以意大利共产党駐共产国际代表的資格留在莫斯科。葛蘭西出国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为了让他早日动身，“新秩序报”的“老伙伴”之一阿摩雷蒂还特地来到羅馬。阿摩雷蒂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26年11月，葛蘭西已經很危险了。党已被迫轉入極其隱蔽的地下活动。共产党議員以及所有比較知名的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人员都有被捕的危险。党中央委员会書記处的同志們在替葛蘭西考虑。有一次，我們开了一部汽車，打算把葛蘭西救出去。几乎可以说必須从警察的魔爪之下把葛蘭西搶救出来，那时警察已經准备逮捕他了。其他許多同志也企圖用別的办法拯救他。然而沒有成功。看来，好像葛蘭西自己不願协助使这个措施成功。”为什么呢？下面是馬里奧·蒙塔尼亞納就这个問題所說的話：

“原来是因为，党所处的最危急的关头使他不得不繼續留在意大利，他打算在自己的战斗崗位上坚持到底。他認為，在这个时候他的崗位是在議會里，这时議會已成為唯一的多少还能够向人民講話的講壇。然而，他甚至沒有能够走到这个講壇上。”

11月8日晚上11時半，大批便衣警察到了毛尔伽尼街葛蘭西

^① 乔瓦尼·罗維达(1894年生)，意大利共产党指导部委員，參議員；共产党剛一成立他就是黨員。意大利冶金和金屬加工業劳动人民联合会書記。——俄文版編者

寄寓的小小房子里，在楼上把葛蘭西逮捕了。法西斯对葛蘭西的死刑判决的第一步便告完成。

葛蘭西自觉地投入斗争，不怕斗争中的牺牲和危险；他在苦难深重的狱中寄出来的书信自豪地谈到这一点。我们在转而谈到漫长的十年痛苦的岁月、谈到葛蘭西在孤独中所度过的逐渐消磨了他的体力的单调的时光之前，不能不激动地想到葛蘭西1922年8月写给“新秩序报”的一篇短文（这是一篇题为“夏季的监狱”的短文，下面我们要引用它的全文）。他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声援那些由于进行英勇崇高的斗争而被捕入狱的成千累万的同志们。葛蘭西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是根据亲身的体验：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坐过牢；在尖锐的斗争时刻中；当局就曾逮捕过他，而美其名说是“预防措施”。

“在狭窄、低矮的牢房中……”

“天气炎热，炎热得难以忍受。工作真成了一种刑罚；一连四个钟头呆在气闷的厂房或者办公室中，的确是一件苦事。你在愁眉苦脸地等待工作完毕，等待星期天的休息，好到郊外凉风习习的地方去，那里有时还可以找到一片树荫，而在城里几乎是无法呼吸。你在梦想着可以使你身心爽快的山和海；无产者在梦想着海和山，而有产者到了海滨，到了山里。

工人是够苦的了，他们不能到城外去，不得不在气闷的车间中喘着气，呆好多个钟头，可是还有比工人更苦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夏天的确是比冰天雪地的冬天还难忍受的季节。这些人就是囚徒。

夏天的牢房是个酷刑室，关在里面是一种可怕的苦难。

在狭窄、低矮的牢房中，空气窒闷，叫人气也喘不过来。每天一小时在高牆圍繞下的小庭院中散步，对于那些在獄中痛苦地消磨一生的人就是一种小小的安慰。

晚上，热得睡不着。睡眠——一切不幸的人們尤其是囚徒所最渴望的朋友——并没有使他們得到酣暢的休息，沒有讓他們夢見自由。

而在这炎热的晚上，从床鋪的縫隙中和骯髒的毛垫子中爬出無數可厭的臭虫跳蚤，加深了囚徒們的磨難和苦楚。

瓦罐子里的水几乎發起泡来了；令人作呕的稀飯糊因为天气热而更加令人作呕，監獄規章把这些飯食叫作湯，而囚徒們都把这叫作牲口飼料；只是因为餓得沒有办法，只是为了不致于活活餓死，他們才硬着头皮把这些东西吞下去——可憐，他們不吃这些飯食就沒有別的东西可以吃啊！

監牢里挤得滿滿的。最狹小的牢房也不止关一个人，而是关上三个。刑事犯和政治犯关在一起，小孩子和深知牢獄生活中一切醜惡和殘酷的慣犯关在一起。

炎热，牢房里是令人受不住的炎热。囚徒們都脫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令人作呕地挤滿了狹小的牢房。

現在，正当我們在陰涼的地方为32度的暑热而叫苦的时候，成千累万的曾为保衛自己的家和生活而斗争、履行了自己作为無产者的責任的工人和农民就处在上面所說的那种令人受尽精神和肉体痛苦的环境中，就处在这种肉体刑罰和最駭人的醜惡相結合的地方。这里，就在离开我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們几百个被关在新卡尔徹利監獄里的同志們也在同样的环境中受着苦。在他們的肉体痛苦比往常更加深重的日子里，讓我們怀念

他們。讓我們在想起他們的時候，能夠激動地用实际行动為他們爭取自由，為他們報仇雪恨。”

在這一段對落入敵人手中的無產階級戰士同志們表示同情和鼓勵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自己的義務認識得是多麼深刻，多麼有覺悟和自我犧牲精神，他又是一個多麼深沉無可爭辯的令人尊敬的堅決鬥爭的範例！

第一次判決：五年流放

葛蘭西在1926年11月8日晚上被捕，11月20日，根據對他所下的五年流放的初步判決，他被送往烏斯的喀島^①。他在這個島上過了四十三天流放生活，這四十三天當然是他整個監獄生活中最輕鬆的一段時間。在流放當中，葛蘭西和同志們相處在一起。葛蘭西在島上的那一個月，島上有三十個政治流放犯。葛蘭西在他們的協助下為他們組織了一個反法西斯講習班，講解歷史和政治問題的課程。他給自己訂下了下面的計劃，並開始執行：“（一）保持身體健康，精神振作；（二）有系統地學習德語和俄語；（三）研究經濟學和歷史。”

在最初被監禁的幾個月中，葛蘭西帶着腳鐐，從半島的一端解到另一端，換過好幾十個監獄，踏遍了意大利所有地區的罪惡世界，最後被流放到這個幾乎仍然保留着“薩拉森時代”^②的風俗習尚的偏僻孤島上來。在這一段時間里，他取得了豐富的多方面的經驗。葛蘭西自己會生動有力地描寫過他所獲得的這些

① 地中海的一個島嶼。——俄文版編者

② 薩拉森，中世紀歐洲人對阿拉伯人的稱呼。——譯者

經驗，同时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他周圍的人和事，詳盡地描写了他这次悲慘的流放的第一阶段的情况。

“从我被捕(11月8日)以来已經过了五个月，到米蘭也有两个月了。回想起来，簡直难以相信已經过了那么多時間。然而，必須考虑到，在这五个月的時間中，我閱历了許多好事和坏事，見識了許多我生来从未見过的最稀奇古怪的事情。从11月8日到25日，我被关在羅馬，和外界完全隔絕。11月25日到29日，在那不勒斯，和我的四个当議員的同志在一起(严格地說，是三个，而不是四个，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在卡塞尔特和我們分开了，被送到特列米蒂去)。11月30日，乘船到巴勒摩，同日抵巴勒摩。在巴勒摩逗留了八天：因为海上風浪太厉害，三次想登船赴烏斯的喀島，都沒有去成。第一次認識了一群被逮捕的西西里人，他們的罪名是參加馬費亞組織^①；这倒是一个新天地，过去只从書本上讀到过，趁此机会檢驗我以前对这个問題的認識，結果証明是相当正确的。12月7日，到达烏斯的喀島。亲眼見到了流放者的世界——荒誕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參觀了从昔蘭尼加流放来的貝杜茵人政治犯的村落；一幅异常有趣的东方生活的情景。

烏斯的喀島上的生活。很难想像烏斯的喀島上的生活和風俗習慣，因为这都是非常特殊的，完全不是我們所習慣的那种風俗和人类交际的規矩。你可以想像得出这一类的事情嗎？听吧。我到烏斯的喀島的那天是12月7日，那时已經八天沒有汽船来了，四次有船要到島上来都沒有来成。我是这个島上的第

① 馬費亞，西西里島上的秘密強盜組織，成立于十八世紀末叶。目前是大庄園主和富农压迫無地农民的工具。当局利用它作为对西西里进步团体实行恐怖和鎮压的工具。——俄文版編者

五个政治犯。立刻有人告訴我，要儲存一些香烟，因为香烟的存貨快要消耗完了；我到一家香烟店去，掏出一張五十里拉的紙幣要買十包“馬其頓牌”香烟（共十六里拉）。女店員（一个年青妇女，外表完全正常）听了我的話很吃惊，讓我把話再說一遍，然后取出了十包香烟，把盒子打开来，一根一根地数，数乱了，又重头来数一次，拿出一張紙来，用鉛笔在上面写了一大串数目字，写完了就拿起那張五十里拉紙幣，細細地看了一面又看另一面；最后，她問我是什么人。在知道了我是政治流放者之后，她把紙烟交給我，把五十里拉票子也还給我，說我可以在換了零錢之后再来付款。在其他店里，同样的事情也發生了一遍。原来，在烏斯的喀島，一切賬目都是以索尔多^①为單位計算的，人們从来沒有一笔开销是超过五十分的。从流放者的生活中也可以找到足以說明烏斯的喀島經濟特点的例子：一个流放者每天得到四个里拉，其中兩個里拉必須用来还高利貸者或酒販的賬，剩下的兩個里拉用于伙食，买三百公分面包，花一个索尔多买些胡椒粉撒在面包上，当作調味品。香烟是一枝一枝地零卖的；一支“馬其頓牌”香烟卖十六分，即三个索尔多零一分；每天买一支香烟的流放者一次多給女店員一个索尔多，而她在以后的五天中每支香烟少收一分錢。因此，算一百支“馬其頓牌”香烟的價錢，就需要把这十六分錢（三索尔多零一分）的数目加一百次，誰也不能否認这要花費不少時間，而且是相当复杂的。即使烟草店的女老板——島上最大的“商店”之一——也感到这是很复杂的事。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經濟遍及全島，并且决定了居民的心理，这种經濟只要求人們具备加法和減法的知識，而

^① 一个意大利里拉等于一百分，或者二十个索尔多。——俄文版編者

且还是單位數的，可以說这是沒有乘法表的經濟。

請再听一件事(我告訴你的只是我亲身經歷过的事，而且据我看来是不至于使書信檢查官感到惱火的事):有一次，負責檢查寄来的邮件的官員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把別人寄給我的一封信交給我，叫我解釋信的內容。这是我一个朋友从米蘭寄来的信，他想給我寄一个收音机来，因此想了解一下必要的技术情况，甚至只要了解一下这里收听羅馬的广播是否清楚，这样他就好在購買时有所選擇。老实說，我不明白信里有什么使他不清楚的地方，我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了他。結果，他以为我想用無線电和羅馬通話，便不許把收音机寄給我!后来，这位長官又亲自把我叫去，告訴我說市政府打算买一个收音机，因此我没有必要再坚持給我寄收音机来。这位長官又說，他也不反对許可我利用这个收音机，因为他前些日子到过巴勒摩，在那里知道用收音机是不能和外界建立联系的……”。

在流放中

安东尼奥·葛蘭西在法西斯監獄中度过几年之后，烏斯的喀島上度过的这四十三天流放生活就显得是相当舒适自由了。在島上，他可以呼吸海濱的空气，欣賞清徹透明的天空，和一起流放到島上来的同志們談話，甚至可以給他們講課……“我和四个朋友住在一起。这样，我們就一共是五个人，住在三个小小的房間里(这就是我們那所房子的全部房間);白天，我們在小屋前的台阶上眺望那無边無际的海洋，晚上欣賞那美妙的夜空。这里的天空沒有城市的烟霧，令人覺得特別美丽。海水和天空的

色彩明媚而变幻无穷，实在令人惊异；在这里我好几次看到了幻妙的彩虹。

早上，一般总是我第一个起床，弄咖啡。我们一天生活的第一件事是上课，有些人当老师，有些人当学生。在邮件到达的一天，我们总是到码头上去，焦急地等待着小汽船靠岸。假如因为天气不好，邮件没有到，我们整天都很败兴，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不愉快的神气。中午，我们吃午饭，这是我们大家动手做的。今天，轮到我当招待员和厨房小厮：我还不知道，在将菜端上来之前，我是应该削马铃薯，还是挑选扁豆，还是洗青菜。我非常好奇地等待着我的第一次差事；许多同志想替我值日，然而我坚决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同刑事流放犯不同，他们离开住所只能到下午五时为止，而我们可以一直到晚上八时。有时，也有人来检查我们是否在家，可是我们同刑事犯不一样，屋子是不加锁的。如果有必要，也允许我们在八时以后仍留在外面。晚上，我们可以玩纸牌。我已经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可以读书和工作。”

从乌斯的喀乌到米兰的监狱

看来法西斯主义是胜利了：它的敌人的抵抗被镇压了下去，反法西斯的领袖或者在流放中受到警察的监视，或者被驱逐出境。法西斯的报纸叫嚣说，现在，意大利人民“忠于元首”了，法西斯政权已经没有什么敌人了。实际上，墨索里尼和他的走卒很清楚，人民的抵抗只不过是压下去了，并没有被粉碎，因此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怀着对人民的恐惧，对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恐惧。像安东尼奥·葛蘭西这样的人，即使已經被放逐到遙远的小島上，仍然使独裁者心神不安。葛蘭西在流放中仍然可以繼續工作和教育別人，可以自由地呼吸，为將来的斗争而保存和积聚精力。放逐葛蘭西是沒有任何法律根据的——这是一种公然法西斯專橫行为。而且，把葛蘭西判刑更是沒有任何根据的：法西斯的“法官”按照墨索里尼的命令，費尽牛勁，企圖捏造迫害这位人民議員、这位合法存在的政党的領袖的起訴書，他們是違反一切法律准則，在葛蘭西履行他的議員职责的时候把他逮捕的。不久以后，墨索里尼决定干一个新的卑鄙勾当：他命令把葛蘭西从烏斯的喀島轉移到米蘭的監獄，下令在法西斯特別法庭来一次审讯的把戏，好給葛蘭西定罪，使他在法西斯的拷問室中受慢性的折磨。葛蘭西叙述他被轉送到獄中的情况說：

“1927年1月20日，离烏斯的喀島。在巴勒摩逗留四天。动身，在那不勒斯停下来，和刑事犯們呆在一起。那不勒斯使我認識了不少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对于南部意大利我只熟悉撒丁的情况。在那不勒斯，还看到了卡摩拉帮会^①的入会仪式；認識了一名苦役犯（名叫阿杜罗），他在我腦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天后，离开那不勒斯。中途曾在卡雅尼洛停留，住在宪兵的营房中；認識了和我鎖在一条鎖鏈上解送到波倫亞的犯人。在伊塞尔尼逗留兩日。在苏尔蒙納也停留兩日。在卡斯特拉馬尔—亞得里亞蒂科，在宪兵营房中过夜。又有兩天和六十个囚徒在一起。他們为我举行了游艺会。羅馬人朗誦巴斯卡

① 卡摩拉，南意大利的秘密恐怖組織，为首者是一些有名的貴族和地主。他們利用雇傭的兇手——卡摩拉帮会的會員——来殘害他們的敵人，儼以發財致富。——俄文版編者

列拉^①的詩，即興表演羅馬罪惡社會的情景，甚為精采。阿浦利亞人、卡拉勃利亞人和西西里人表演小刀角鬥，完全按照南意大利刑事犯和匪徒的規則……我面前展開了一個以前所不知道的世界——一個非常複雜的世界，有它自己特別的生活、感情、觀點和榮譽準則，有它自己的嚴格的、擬得詳詳細細的會黨制度。武器是非常簡單的：就是湯匙，在刷灰的牆壁上沾上一層白粉，這樣就可以在每次击中對手時在衣服上留下一個白色痕跡。

在波倫亞停留兩天，其後就到了米蘭……”

在大雪紛飛中的囚車里

安東尼奧為了安慰他的親人，故意把他從烏斯的喀島到米蘭的一段旅程描寫得生動有色，就好像一個在“巨大和可怕的世界中”的離奇的故事。在另一些信中他談到了新的引人入勝的小故事。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和極端個人主義者，外號叫“唯一”，在從巴勒摩動身時認識了葛蘭西，他對葛蘭西說：“不可能吧！照我想像，安東尼奧·葛蘭西應該是一個巨人，而不是這樣矮小的人。”押隊的人把葛蘭西稱為“老師”，並以敬重的口吻向圍近來看囚徒出發的人群說“杰出的議員葛蘭西”。

六年以後，安東尼奧從杜里獄中給他親人寫信時才承認了，事實上，從烏斯的喀島轉移到米蘭這一段漫長的旅程，對他說來是一種多麼嚴重的磨難。1933年1月30日，他寫道：“當我回顧

① 撒薩勒·巴斯卡列拉（1858—1942年），意大利詩人，用羅馬方言寫作十四行詩。他有許多首詩歌描寫意大利人民反抗奧地利和法國占領者的民族解放鬥爭。——俄文版編者

过去,总结这些年所经历过的种种事情时,我心里觉得,要是六年以前我能预见到我后来的经历,我会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会以为我的身体受不住这种磨难。六年以前,我被关在铁皮的车厢里……经过列维遜多里,被送到阿布魯齐。车厢頂上积着白雪,而我身上既沒有大衣,也沒有羊毛衫;车厢里挤得很,不能站起来,連轉动一下也不成。我像發瘧疾一样渾身战抖,牙齒碰得格格响,我当时觉得我是不能活着到达旅途終点了,因为我的心好像凝結起来了……”。

到达米蘭監獄之后,葛蘭西料定法西斯当局將要把他長期監禁,他便立刻决定利用这段時間在獄中繼續研究他所关心的問題。这是他还能够利用的唯一的斗争方式,是他还能对工人階級和意大利全体人民的斗争事業作出的唯一貢獻(他果然作到了这一点)。

1927年3月19日,他写道:

“我想出了四个研究題目:(一)上一世紀意大利社会思想形成的历史,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研究意大利的知識階層,它的起源、各种文化流派、各种思想观念等等……(二)比較語言学……(三)皮藍得婁的戏剧……(四)通俗小說和民間文学的風格……實質上……这四个問題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其中每一个問題的基础都同样是人民的創造精神,处于不同的时期和發展阶段的人民的創造精神……”。

葛蘭西在米蘭的獄中長年地被單獨監禁,等待審訊和判決,这时他产生了写一部巨著的念头,这部著作后来出版时題名为“獄中札記”。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

第十四章 審訊和宣判

你們將意大利引向死亡，我們共產黨人要拯救它！

安東尼奧·葛蘭西對法西斯特別
法庭的法官們所說的話。

囚車里的民謠競賽

1928年5月的一個夜里。很冷。在米蘭的車站上兩行憲兵中間走着一長列用鐐銬鎖在一起的人。這些人正被押到囚車上去，他們是共產黨的領導工作者。現在他們要被送往羅馬，在那里要有一次對共產黨員們的“大審判”，日期是在5月28日。等待着這些人的很可能是死刑，或者至少是長年監禁。可是，他們並不愁眉苦臉，也沒有怨言。死和監獄等待了他們許多年，每天、每小時都在等待着。然而共產黨人並不畏懼。在這個寒冷的晚上，被鐐銬鎖在一起的人們精神愉快而有點激動：他們互相喊着、开玩笑、談話。長時期分別的同志們在這裡相逢了，在痛苦的單獨禁閉之後，他們在這裡遇見了，他們將要勇敢地再接再厲地投入對敵鬥爭。

他們被推進了車廂中狹小的囚籠里，這些囚籠是他們早已熟悉的；這是一些不折不扣的盒子，在里面休想轉一轉身。這種處境使葛蘭西受到最嚴重的痛苦，因為他的胸腔曾經因病而變形。在這個寒冷的夜里囚車變成了真正的冰窖。安東尼奧想到

在这样的严寒和死一般的沉默中，可能有誰的神經受不住。睡覺又不行：必須想点甚么来鼓舞同志們。“各位先生”，安东尼奥喊道，隔着車廂的薄金屬板壁同志們能很清楚的听見他的声音。“各位先生，組織委员会为了欢迎我們在羅馬組織庆祝，今天夜里我們要举行一次俏皮故事的大竞赛。全体同志都要参加！优胜者將获得珍貴的獎賞！”回答是一陣齐声的哄笑。囚車活躍了起来。“由你开始吧，安东尼奥！”宪兵們沒有干涉：他們也是来自人民，其中有許多人是貧苦的撒丁农民。他們知道葛蘭西和他的同志們是什么人，無論如何，他們总知道这些人既不會偷盜也沒有杀过人，而是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斗争的。

葛蘭西就开始講故事了。他講了許多去年發生的有意思的事情，幽默地描写着甚至最动人的情节，他成功地通过玩笑或俏皮話給同志們忠告或是指示。当他感覺到同志們已經講累了和听累了时，他提議道：“同志們，現在举行另外一种比赛！我宣布民謠比赛开始！”寒冷的夜里囚車沿着鉄軌向前疾馳着，从囚車的鉄窗里送出了歌声；被禁錮在冰冷的囚籠的共产党員們，唱着，依次地編着民謠。大家一致認為头獎应归安东尼奥：最犀利最有趣的諷刺詞都是他編的，劊子手們預計这一夜会給他們的牺牲品以沉重的折磨并使他們意志消沉，而由于有个安东尼奥，这一夜却在亲密的同志欢聚中过去了，这一夜給了囚徒們以新的力量和銳气。

法西斯分子提不出任何理由来控訴

在雷奇那·柯里獄中，葛蘭西被关在第六座樓的一个牢房

中，同斯科奇馬罗和特拉齐尼在一起。这个小室在一楼，他們把葛蘭西关在这里，是为了要尽量严格地看管这位共产党領袖，同时，也为了使他享受不到每天有短短一会儿照射到上几層楼的一点陽光。“牢房很黑，里面从来沒有陽光……窗子朝着院子，可是看不見院子，因为窗子的下半部釘上了木板。牢房里挤得很……，一張床和兩個稻草垫子就差不多占了所有的空間，三个人关在里面，連走动一下的地方都沒有……这座楼的其余四層也关滿了人，全都是政治犯——共产党員。严禁囚犯用敲打或其它方法与其他牢房保持联系。我們每天一次給帶到監獄院子里放風一个鐘头，在这个时候他們就严密地監視，犯人連互相瞧一眼都不許可。”（阿摩雷蒂这样写道，后来他也被关在这个牢房中）

虽然如此，葛蘭西还是能够使同志們事前有所准备，使他們在法庭上受审訊时有准备地投入战斗。（監獄里的秘密通訊方式簡直是無窮無尽的，甚至在獄卒中也有人对筹划中的审判这种無耻的非法行为表示憤慨）被告要成为原告，共产党人要發言控訴法西斯主义。法官們——特別法庭的劊子手——狼狽不堪。审判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法律根据的，宣判就更不必說了。这里指的是在“紧急法令”实施时被捕的公民。甚至于坏透了的法西斯分子也不能在他們的政治活动里找到任何罪狀，因为那都是他們在“紧急法令”頒布之前的活动。被告是人民依法选出来的議員，他們英勇而坚决地完成了选民的委託。他們是在合法出版的报刊工作的新聞工作者，这些報紙从1925年起就受到法西斯的預先审查，法官想用葛蘭西、斯科奇馬罗以及其他人的文章来定罪，可是当他們听到这些文章在付印前都經過审查，他們也不得不啞口無言了。这是一些党的政治組織

者，而党本身在这些人被捕以前一直是合法的；因此那些玷污了法官称号的特別法庭的劊子手們就無法根据他們这些活动来定罪。因此，特別法庭审訊委员会的委員們無論怎样設法給这次控訴加上一个多少合法的幌子，都終于可耻地失敗了。为了讓这些劊子手們遺臭万年，我們想提出他們的名字。他們就是：阿基勒·穆斯卡拉中將(主席)，克勞地奧·巴桑尼，法西斯民兵總監(法官)，賈科摩·布卡福里，律師(法官报告人)。

穿着黑衫的“法官們”站不住脚，不过無論如何他們要想点甚么出来，那怕“捏造”一点也成。“旨在暴力推翻政府的軍事陰謀”——这是他們最主要的控告。可是这样的控告还得用些文件来証实才行。这时穿着法官長袍的劊子手又遭受了失敗。他們找不到任何文件足以証实起訴書里面所說的話：被告人“企圖根据里昂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在1926年举行武裝暴动”。他們找不到这样的証据，因为这些都是謊話。事实上也决不可能把葛蘭西的报告当作証据，因为这个报告里談的完全与这相反。报告里面說：“目前在意大利應該进行的工作是政治組織工作；目前来談嗜試暴动是毫無意义的，是不智的。”在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实际活动中也無法找出任何“証据”：被告人想把这点提出来，但是“法官們”为了規避这个問題，在开庭审訊时千方百計地不讓被告發言。因此法官們采用了最可耻的捏造和滑稽可笑的鬼把戏。

1928年对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审判中作为主要的起訴文件的究竟是什么呢？很难令人相信，这原来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里面有一篇从苏联“軍事思想”杂志翻譯过来的文章，文章里談到1918—1922年俄罗斯国内战争时期的軍事政治課程。这篇文章的完整譯文在当时曾以“內战与布尔什維主义”的标题

登在法西斯杂志“政治”中。这个刊物的主編正好就是法西斯司法部長罗科，一个無耻的惡棍。他这时竟批准了讓特別法庭的法官們引用这篇文章作为对共产党員的起訴書的主要根据。

1928年5月28日在特別法庭上

如果你們从翁柏托桥那面的大門走进羅馬的司法宮^①，順着走廊往左走，你們就会走到一个很寬敞的过厅中，这里有門口通进两个审判厅，“保障国家安全特別法庭”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审判厅(現在是第十厅)开庭。1928年5月28日，葛蘭西和他的同志們，从开庭前禁閉他們的臭烘烘的地下室中被押出来，走进了这个大厅的“被告籠”^②。也就在这一天的早晨，稍迟一些，穿着黑衫的法官們乘着华丽的汽車来到了。他們被許多衛兵簇拥着，走进了这个大厅，然后在高台上的大审判桌后面坐定了。偉大和崇高的精神与卑鄙和道德墮落面对面地进行殊死搏斗，这种場面在意大利的历史中还不多見。

葛蘭西嘲笑卡利阿利市警察局長

檢察長伊茲格罗(綽号叫作“鬣狗”)搜罗了意大利所有的警察局長来作控告的証人。这些人要提供証詞，証实加于共产党

① 司法宮，羅馬蒂伯河畔的法院大廈，重要案件是在这里 审理。——俄文版編者

② 意大利法院庭审时，被告被关在一个用鉄条制成的特別籠子里。——俄文版編者

員的所謂陰謀暴動的罪名。卡利阿利市警察局長也登上了見証人的高台。

“我發誓我講的是真話，全部都是真話，只講真話。”

“1924年被告安東尼奧·葛蘭西在撒丁干了些什麼？”

“主席先生，他以探望母親的名義到了撒丁。”

葛蘭西：“我許多年沒有看到她了；我以為同她見面並不犯法。”

“被告葛蘭西，請你遵守秩序，証人請繼續講吧。”

“而實際上被告在那里建立秘密聯繫，打算組織暴動；他不僅同他們共產黨員同志碰了面，而且還同撒丁的行動黨、革命農民黨和撒丁無產者黨的領導者碰了面……。”

葛蘭西：“主席，請允許我向卡利阿利警察局長提一個問題。”

“提吧，不過不要離題。”

“多年來，我以極大的興趣研究撒丁的政治組織，如果你能把剛才所講的後兩個黨的情況告訴我，我一定十分感謝。因為關於這兩個黨我至今還一點沒聽說過。這兩個黨的領導人是誰？有多少黨員？”

“呃……講老實話……我不知道……。”

“這就是了。這個你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因為你剛才講的那兩個黨是不存在的。”

“怎麼會不存在？有一個情報里還提到它們的名稱哩：大概它們實在是有的。”

被告席上爆發出一陣笑聲，律師們也跟着笑了起來，像回聲一樣；憲兵的僵硬的臉上也掠過了一絲笑影。主席急急忙忙把見証人——卡利阿利警察局長——這位憑空造出兩個政党和同

样笨拙地捏造“圖謀暴动”的倒霉家伙打發出大厅。

葛蘭西和他的同志們在兩天里面嘲笑了那些不学無术的警察局長，戳穿了他們捏造的謊言。不走运的見証人們如坐針氈。外国的报刊向特別法庭說些挖苦話；意大利的工人、劳动者和知識分子热烈地談論审判中所發生的事情。兩天以后發了瘋的“鬣狗”承認自己失敗了——檢察長伊茲格罗建議不再听取其它証人的証詞了。这时葛蘭西轉入了进攻了：

“主席先生，現在我們被告坚持要听完全部証人的証詞。一直到現在还没有發現任何足以定我們罪的証据——那些控告我們有罪的人的証告已經被揭穿了。讓其余的人也說說吧。”

然而主席拒絕了这个要求。

“我們要使这个头腦二十年不能工作”

斗争愈加緊張了。开始訊問被告了。葛蘭西委托斯科奇馬羅闡述共产党的綱領。主席老是打断斯科奇馬羅的話，說道：“这与本題無关”。“我們控告你們的罪名不是这个。”

斯科奇馬羅：“那么你們究竟控告我們什么罪名呢？主席先生，問題在于，你們的审讯是專門对付根本無辜的人；事实上我們之所以被审判是因为我們是共产党员，是因为我們为了保衛人民和自由而向法西斯进行了斗争。”

“被告斯科奇馬羅，不要离題！”

“为什么当那些証人講一些非常可笑而且显然是虛構的謊言的时候你不叫他們談本題呢？主席先生，你的劍不是正义之劍，而是內战之劍……。”

“宪兵，把他帶出去！”黑衫法官發怒地吼叫。

假面具撕破了，所有的花招和陰謀詭計，所有的誣蔑都被積極辯護的共產黨員們揭穿了，他們的辯詞擊敗了敵人。現在要想給判決加上一個合法的幌子也不可能了。“鬻狗”檢察長伊茲格羅也改變了策略。他的控告詞充滿了毫不掩飾的無恥和惡毒：“被告是法西斯主義的敵人，他們應該被消滅。這些人是危險的，因為他們聰明而且狂熱（可鄙的法西斯分子不敢說他們英勇無畏）。他指着葛蘭西，又加了一句：“我們要使這個頭腦二十年不能工作”。

判決是老早就下了，而且不是在這個審判廳里面決定的。還在這一幕法庭滑稽戲開場之前很久，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宮^①就親自下了判決。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可是“審判”還是“一切按手續辦事”，為的是造成一種合法的幌子。

在法官退庭討論宣判之前，充當主席的薩波里蒂將軍問被告人，他們對以前所說的話是不是還有什麼補充。當問到葛蘭西的時候，他站起來只說了一句話：“你們將意大利引向滅亡，我們共產黨人要拯救它！”

審判後

在許多世紀以前，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向那些昧着良心判他死刑的法官們說道：“阿，法官，現在該走了：等待你們的是生，而等待我的是死。只有神才知道誰的命運要好些。”那些卑鄙

^① 羅馬的宮殿之一，墨索里尼的個人辦公室設在這裡。——俄文版編者

的劊子手們每次审判無辜的人時，都應該想起蘇格拉底的這些話。“保障國家安全特別法庭”在1928年6月4日判決安東尼奧·葛蘭西——違反一切法律原則加以逮捕並且沒有絲毫法律根據审讯的議員——二十年四個月零五天的徒刑。這實際上就是死刑。

葛蘭西也很清楚這一點。审判終結之後，在等待發配之前他還有機會在大牢房中和許多同志談話。葛蘭西向他們解釋道：“法西斯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對我們共產黨人的仇恨變得更加瘋狂了；我們當中有一些同志是不能活着離開此地了。但是這証明了什麼呢？這証明了我們的黨是更加強大、更加成熟了；审讯就是一個明証。然而不應該存在幻想，不應該重復資產階級反法西斯人士的錯誤，他們輕率地認為法西斯主義不出一兩天就會滅亡。鬥爭將是非常殘酷而且是長期的，不過我們的勝利是無可懷疑的。”在和同志們分別被送去單獨監禁之前的幾天中，葛蘭西和同志們一起學習，以便在最重要的幾個問題上給他們一些指示。

在有一次的學習會上發生了爭論：有一個人認為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在復興運動時期沒有起過任何作用。葛蘭西馬上很積極地參加了辯論，很有力地糾正了有錯誤見解的人，並且用了兩天的功夫非常詳細地談出了他對各個階級、黨派和個別人物在這個時期內作用的看法，並且談到他們追求的目的是什麼。很幸運，葛蘭西在他的“獄中札記”中闡述了這些深刻的思想，我們現在可以在他的全集題為“復興”的一卷中了解這些思想。

葛蘭西的生命遭到了嚴重的威脅——疾病、虛弱、疲憊的他被送往意大利最可怕的波托隆哥納監獄中單獨監禁。押送的日期快到了。6月21—22日的夜晚降臨了；明天就要出發，而監獄

当局仍然拒絕葛蘭西得到应有的特別診視，否則他應該被送到監獄醫院中去。葛蘭西整夜同旁邊床上的斯科奇馬羅談天。多年來他們并肩戰鬥；誰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面，今後能不能再見面呢！

東方漸漸發白。兩個朋友沉默了好一會兒。後來安東尼奧沉靜地低聲說：“莫羅，我覺得他們不會把我活着放出去了。”

又過去了幾個鐘頭。看守人把要送走的人喚出牢房：給他們戴上手銬，用一條長鎖鏈把所有的人鎖在一起。安東尼奧也在這些人里面。直到最後一刻，被鎖着的囚犯們已經挪動腳步向出口走去的時候，看守人才喊道：“安東尼奧·葛蘭西，看醫生去！”安東尼奧的手銬給脫了開來。他緊緊地擁抱要分離的同志們。“再見！”安東尼奧向斯科奇馬羅表示的預感並沒有錯，這是永遠的別離了。

第十五章 監 獄

……我不願意別人為我哭泣；我是戰士，是在今天的戰鬥中運氣不好的戰士，如果戰士去戰鬥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覺自願的，人們是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為他們哭泣的。

葛蘭西給母親的信

葛蘭西……被殺害的方式是最不人道，最野蠻，最殘酷的。他被折磨了十年才死去！

帕·陶里亞蒂

因為把火帶給人類而被鎖了起來

有一個古老的神話，兩千五百多年以來一直激動着偉大的詩人的心靈，這就是關於普羅米修斯的傳說。這個神話說，當初只有奧林比斯山巔上的眾神有火。眾神之主宙斯嚴禁任何人把火種偷給人類，違者將被處以最嚴厲的懲罰。但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巨人普羅米修斯卻不怕宙斯的威吓，他看到人類不知道有火，不知道火的好處，很憐憫他們的不幸。他從奧林比斯山把火偷了出來，把它帶給人類。宙斯的報復是凶狠的。他把普羅米修斯鎖在高加索山上，使他永世遭受痛苦：一個老鷹每天折磨他的身體，啄食他的肝臟。但是宙斯已經沒有辦法從人類那里把火奪回去了。

葛蘭西被判決四年以後，在一封信中提到關於普羅米修斯的神話。他以一種看來像說笑的口吻提到這個故事，而實際上在這些話的後面隱藏着不少的辛酸。他寫道：“當時的宙斯還不夠精明；懲治仇人的技術還不很發達……普羅米修斯同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作對，我們就覺得他是一個英雄的巨人，加利佛^①被小人們細起來，我們就覺得好笑。假如普羅米修斯不是被老鷹折磨，每天被啄食一片肝臟，而是被螞蟻一點一點地啃，就不會令我們那樣景仰了。”

被判处慢性死刑

葛蘭西從獄中寫出來的信，每一行字都經過檢查機關嚴格的反復的檢查。信的內容只能是檢查許可的東西。然而大家都知道，他想說的是：“同志們，我被法西斯主義判處了折磨人的慢性死刑。”

有不少人敘述葛蘭西的事蹟，然而他們都是談到安東尼奧怎樣砰的一聲被關進杜里監獄為止，此後他們的故事便中斷了。也許，葛蘭西自己不願意談到他的痛苦，不願意談到法西斯主義給他的十年折磨。也許，他只希望人們在敘述他一生的最後一段時期時只用這樣的一句話：“他一直到最後一分鐘始終是個堅強的戰士；他從來不退縮，甚至在最艱苦的時候；他始終全心全意地獻身於勞動人民的事業；只有死亡才能把他摧毀。”

但是，現在我們要敘述葛蘭西的苦難。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一個戰士哭泣；他是不希望別人為他哭泣的，我們這樣做，是為

^① 英國作家斯惠夫特小說“小人國遊記”中的主角。——譯者

了譴責意大利的反動資產階級和它的走狗——穿黑衫的殺人凶手，是為了再一次提醒意大利人民認清法西斯主義是怎麼一回事，產生和支持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勢力的真面目是怎樣的。意大利反動資產階級的走狗墨索里尼在對付單純的、普通的工人和民主黨派的成員時，是不惜採用任何強盜式的、最殘酷的暗殺手段的。然而，他却很胆怯，從來不敢公開承擔殺害工人運動和反法西斯運動領袖的責任。賈科摩·馬特奧蒂是墨索里尼下令殺害的，然而據說他是“失蹤了”，墨索里尼打算長期隱瞞這件暗殺案是奉他的命令干的。（這個可鄙的惡棍在這位社會黨議員“失蹤”幾天以後接見了死者的遺妻，向她保證要竭力尋找；同時卻命令他的報紙散布流言，說馬特奧蒂同一個女人跑到外國去了。）喬瓦尼·阿門多拉被一群埋伏的“身份不明的流氓”毆打之後，不久就去世了。安東尼奧·葛蘭西被判決在法西斯監獄的石室裡慢慢地受折磨。為什麼墨索里尼不敢放手干，為什麼這個惡棍不下令馬上殺害安東尼奧·葛蘭西呢？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強烈的抗議制止了他，是全体蘇聯人民的無比憤怒制止了他，是他畏懼雖然被法西斯主義打敗然而並不屈服的意大利人民群眾，所以他不敢這樣做。民主輿論和1933年由羅曼·羅蘭、馬克西姆·高爾基和亨利·巴比塞發起成立的營救葛蘭西國際委員會發出的呼喚，揭露了殺人凶手的卑鄙陰謀。

從羅馬到杜里的難熬的行程

1928年6月22日早晨，法西斯分子把葛蘭西從送往陰森可怕的波托隆哥納監獄的同志們的一條鎖鏈上解開來之後，就把他送到醫生的診斷室去。由於我們上面提到的原因，法西斯分子

不敢拒絕給予他特別的診治。醫生在診視之後說，葛蘭西的健康情況不宜單獨監禁。這以後，他就被送到巴利附近的杜里監獄，一般認為這是一所醫院監獄。然而，在法西斯時代，“懲治仇人的技術”有了長足的發展。法西斯分子既不能用單獨監禁的辦法在波托隆哥納的可怕的監獄中殺害葛蘭西，他們便開始想盡辦法有計劃地破壞他已經很壞的健康；法西斯分子布置下千千万萬毒辣的慢慢折磨的圈套。

葛蘭西的健康所受到的第一個最嚴重的打擊，是他從羅馬的雷奇那·柯里監獄轉移到杜里監獄的旅程，這一下打擊使他再也沒有恢復過來。監獄規章規定押解犯人從一個監獄轉移到另一個監獄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特別的”，一種是“普通的”。“特別的”辦法適用於有病的犯人和政治犯，這種辦法是乘火車，關在三等車廂的一個單間內，由兩名憲兵看守。應該指出，法西斯分子曾經多次允許“一般的”政治犯享受這種待遇，即使他們的健康情況良好。而身為議員並且患着重病的葛蘭西却得不到這種待遇。他是被用“普通的”辦法押送的，而且比其他犯人受到更厲害的痛苦！

我們已經知道囚車是怎樣一種東西，可以想像坐這種車走路是什麼滋味。1928年7月，天氣特別熱。在動身的那天，葛蘭西就感到十分不舒服。行程並不是幾個小時，而是十五天！從羅馬到本尼凡托，從本尼凡托到福查，從福查到杜里……葛蘭西在金屬制的囚車中受盡病痛的折磨，而這輛車却常常在熱毒的太陽下一連幾個鐘頭停在荒涼的叉道上。“我痛苦得受不住。在本尼凡托停了兩天兩夜；我的病痛非常厲害，叫我坐也不成，站也不成，躺也不成。醫生說，這是聖安東尼的火^①，他也毫無辦法。

^① “安東的火”，膿血症的民間名號。——俄文版編者

从本尼凡托到福查的途中，病痛減輕了一些，身体右側的膿泡長好了。在福查我停留了五天，最后三天我已經覺得很好了，已經能睡几个鐘头，也可以躺着，不致痛苦得难以忍受了。”安东尼奥說，“我已經覺得很好了”，是为了不讓他的亲人不安。但是，在杜里獄中热烈迎接他的同志們在回忆录中却談到了他当时的实际健康情况。当时被关在杜里監獄的徹勒薩說：“他喘着气，走几步路也得有人攙扶。”

7047号囚犯安东尼奥·葛蘭西

杜里監獄虽然帶个“医院”的字眼，我們可不要被它迷惑了。不要以为，这所監獄的規章的确比較寬，有經常的医疗护理，飲食像医院的一样。事实恰恰相反！那里的規章比雷奇那·柯里監獄还要严厉。臥病中的葛蘭西再也不能“随意”从外間得到食物和必要的藥品。杜里監獄中确实是有兩個医生，然而一个对于医学知道得不多，他担任衛生处主任的职位，实在很不称职：他沒有能力給病人起碼的帮助；另外一个十足的罪犯，他去“診視”葛蘭西，只不过是為了再一次向他說：“沒有結果你，你就該認為挺走运啦！”，他又說，他認為“不必給葛蘭西看病，因为作为一个法西斯党徒，只希望他死掉”。葛蘭西来到杜里監獄不久，就因胃病而受不了監獄的食物（1929年8月26日的信），他的尿毒症严重起来了；他在獄中牙齦化膿沒有治好，因而他的牙齿漸漸脫落光了。在法西斯監獄医院中呆过的人都知道，所謂“病号飯”是怎样一种卑鄙的名堂。葛蘭西在这漫長的岁月中，每天只能喝几匙稀粥。他所需要的食品，在監獄的小店鋪中一点也

沒有。

劊子手們還使用了另外一些更卑鄙的手段、種種預先周密布置的方法去消耗安東尼奧·葛蘭西的體力，動搖他的意志，慢慢地把他折磨死。他們甚至要人忘記安東尼奧·葛蘭西的名字，而用“7047號囚犯”這樣一個沒有人格的稱呼來代替他的名字。

蓄意謀殺

當局命令把葛蘭西關在第一座樓的第一號獄室內，緊挨着監獄看守的房間，這個命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種冷酷的打算。這樣做，不僅是為了便于監視葛蘭西（甚至他已經被關在獄中、已經害病的時候，法西斯分子仍然怕他），而且是為了剝奪病人的睡眠和休息，使他得不到安靜。看守的房間里通宵吵鬧，使人不能入睡；此外，看守奉命每夜到葛蘭西的牢房“巡察”三次。“現代的宙斯”改進了“懲治仇人的技術”……他現在使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剝奪囚犯的睡眠。葛蘭西在1930年11月3日的信中寫道：“我算了一下，在10月份里頭，我只有兩個晚上能睡五個鐘頭，有九個晚上根本整夜沒有睡着，其餘的日子睡眠不滿五個鐘頭……有時我也覺得奇怪，我怎麼能受得住這種折磨。”他的腸胃病是同睡眠不足有密切關係的：“假如突然的吵鬧把我驚醒，半個鐘頭以後就開始劇痛……”（1931年3月9日的信）。“問題完全在於睡眠不足，而這完全是外界的原因造成的……我曾經爭取比較安靜的環境使自己能夠睡覺，可是一點結果也沒有”。後來，由於世界輿論知道了葛蘭西受到的殘酷虐待，而表示憤怒的抗議，當局終於答應了它以前堅決拒絕的葛蘭西的要

求：把7047号囚犯迁到另一个牢房去，那里是同样阴暗和潮湿，只是没有那样吵闹。然而，等到当局这样做时，葛兰西的健康已经由于睡眠不足而处于危险情况了。

1931年8月，葛兰西第一次发了一场重病，他失血很多。即使这样，当局还是不给他治病；而且，尽管他已经完全嚼不动固体食物，当局仍然不答应每天给他一盘热汤吃。

“有人劝我自杀，然而我不打算 用自杀来结束生命……”

1932年整整一年，葛兰西每天挣扎着自己的生命进行斗争，保全别人要夺走的生命。一连几个月，他苦于睡眠不足——这是按照上面的命令想出来的和执行的一种折磨；他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不是恶心，就是疼痛，再不就是流血。8月底，他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成了。他写道：“我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我觉得我的精力快要耗尽了。这几天我感到从来不曾有过的不舒服；一连八天多，晚上也不能睡45分钟，往往彻夜不能合眼。经常的睡眠不足即使不会引起什么疾病，也足够使原有的疾病恶化，使痛苦加深，活着成了难熬的事。”

活着成了难熬的事。这一点，刽子手墨索里尼很清楚。没有多久，他接到安东尼奥·葛兰西要求准许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申请；这个屠夫以为这一下可以侮辱他的牺牲品了。他通知葛兰西：如果他肯呈上求救书，他的要求就可以满足。然而，重病的葛兰西从狱中回答墨索里尼：“有人劝我自杀，然而我不打算用自杀来结束生命。”

意大利人民借葛蘭西的口回答反动集团及其奴仆黑衫党徒說：“絕办不到！”墨索里尼听到了这个回答，頓时觉得受了一下致命的打击，像是被什么东西給压垮了，这种东西比他不知道要高多少，是他所不能清楚了解的，而且是他像憎恨一切崇高和正直的东西一样地深深憎恨的。这个悻悻然的劊子手在打报复的主意了：“要是葛蘭西不願向胜利者低头，那他就得死！”

严重的危机

1932年末到1933年初的一整个冬季中，安东尼奥的身体情况一直非常严重：睡得很少，几乎什么也沒有吃，監獄当局仍然拒絕給他治病。他虛弱得几乎站不起来，經常感觉到头晕得很厉害。不久就發生新的危机。

在杜里獄中和葛蘭西在一起的特隆貝蒂同志叙述說：“3月里的一天早上，在散步的时候，我們發覺安东尼奥衰弱得很厉害，走路非常艰难。几天以后（1933年3月7日），他早上剛剛起床，就昏倒在地上，这样失去知覺地在牢房的地板上躺了很久。他一整天都处在半昏迷状态中。他整夜說夢話。他相信他就要死了，他不願意讓神父趁他体力衰弱时强迫他做聖餐禮拜（有一次，監獄里的神父确实是为了这个企圖去看葛蘭西的）。安东尼奥整夜在說，就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來說，‘精神是不死的’，一个人所做的有益而必要的事業是不死的，人虽死而事業長存，將永远活在他生前的世界中。”

特隆貝蒂說：“从此以后，他再也沒有恢复过来。一連十五晝夜，我和另外一个共产党员經常守候在他身旁，我們建立了十

二小时的值班制度；后来，我們取得監獄当局的允許，我終於搬进他的牢房，留在他那里照应他。……这样一直到他离开杜里監獄时为止”，也就是說一直到1933年11月20日。“为了使他多少离开难以忍受的嘈杂环境远一些”，使他同他的牢房附近的嘈杂环境隔离，“監獄当局只好把我們搬进‘單間’。这是一个潮湿的、一半埋在地下的炮台，牆壁非常厚”。

从3月7日起，安东尼奥·葛蘭西活着就等于不断地受罪：他的身体毀了，精力枯竭了。他写道：“我双手上的肌肉只要輕輕地一按，就痛得要命，我甚至拿不起最輕的东西”（甚至書写也成了一种苦刑）。

然而，安东尼奥·葛蘭西的勇气仍然絲毫沒有动摇。

“我們要拯救安东尼奥·葛蘭西！”

葛蘭西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消息傳到了国外。全世界的工人都在工厂內举行集会，通过決議，抗議法西斯劊子手的暴行。人类最优秀的人士向全世界揭露劊子手墨索里尼的新罪行，过去他雇佣凶手杀害馬特奧蒂，現在又把葛蘭西投到單人牢房中折磨，并且准备殘害安东尼奥·葛蘭西了。“国际無产階級的斗争和全人类最优秀的人士的憤怒，迫使墨索里尼把葛蘭西从能够使他活活地潰爛致死的單人牢房中轉移出来，并且給他治病”（陶里亞蒂）。安东尼奥在1933年7月写道：“有好几个月，我毫無痊愈的希望……。沒有給我治病……。我完全沒有希望摆脱那种消耗体力的長期不断的肉体痛苦。……”最后，葛蘭西得到了一位無愧医生称号的人給他治病；不久以后，当局允許葛蘭

西轉到福尔米亞的医院監獄。

在福尔米亞的医院中。生死之間

“葛蘭西离开杜里是突如其來的。我們在看守的監視下到倉庫里去收拾安东尼奥的东西。按照我們事先的約定，他同看守兵聊天，我趁机把葛蘭西写得滿滿的十八本筆記塞到他的箱子里的什物当中。……回到牢房之后，葛蘭西說，他不睡覺了，又說，快天亮了，今后我們恐怕不能很快再會面。他囑咐我在‘获釋’之后向大家談談他在獄中的生活情况，談談这里是怎样对待他的……第二天早晨六點鐘左右，天还没有亮，武裝的押送人員就來了……安东尼奥从囚衣上把他五年来戴在身上的號碼摘了下來，送給我做紀念。……人們讓他坐到監獄的大篷車里面去，我把他的箱子放在他旁边。我們擁抱，車子開動了，不久就隱沒在黑暗中……我哭了，多年不曾有過地痛哭了一場。”
(特隆貝蒂)

安东尼奥在1936年1月24日写給妻子的信中談到他从杜里監獄轉移到福尔米亞医院途中的情况，他写道：“我从大車上看到了路上的情景时内心多么激动啊。在六年的監獄生活中，我天天只看到一式的屋頂，一式的石牆，一式的陰郁的面孔，現在我看見这些年来广大的世界仍然像以前一样地存在——到处是草地、森林和果园，还看見了劳动人民和一群群的孩子……当我这些年来第一次重新在鏡子里看到我的容貌的时候，我吃了一驚，馬上回到宪兵旁边我的座位上去。”

安东尼奥沒有馬上被送到福尔米亞的医院去。在“路上”他

被送到奇維塔維基亞的監獄中關了几个星期。那里關着許多政治犯，但是看守接到严格的命令，“不許任何人看到葛蘭西，也不許葛蘭西看到任何人。葛蘭西只看見过一个共產黨員，而且這也是偶然的：看守碰巧把他們兩個人同時帶去看醫生。這位同志告訴我們，葛蘭西走路很慢，从各方面可以看出他是在害瘧疾。葛蘭西身上裹着監獄的寬袍”（尼加爾維勒）。在這以后，再沒有一个意大利共產黨員見過活着的安東尼奧·葛蘭西了。

在福爾米亞，葛蘭西“由一个特派警長率領十八名宪兵和兩名警察来看守。这支警衛队所看守的人整天在粗鉄条的窗子里躺着，沒有感觉也沒有知觉，沒有旁人的帮助就無力起床”（陶里亞蒂）。1936年初，葛蘭西由于病情急剧惡化而被送到羅馬的“庫伊西珊那”^① 医院时，还受着同样的監視。在这个期間，有过几次大赦，葛蘭西被判处的刑期也縮短了。現在，他的刑滿期限已經不是1947年，而是1937年了。葛蘭西拼命地同死神斗争，無論如何要支持下去，希望在刑期屆滿之后能够得到認真的治疗，希望能够有一天恢复工作能力。他的确活到了刑期屆滿的时候。然而，在刑期屆滿的一个星期以后^②，1937年4月27日，在法律上他已經被釋放而仍然住在“庫伊西珊那”医院里的时候，他去世了。

葛蘭西是英勇的革命战士，在法西斯的酷刑室中的十年折磨沒有使他屈服。我們在談到葛蘭西的堅貞精神时，不能不最崇敬最景仰地提到他英勇的一生中最英雄的功績——他的“獄中札記”。在臥病、神經受到摧殘和經常的折磨下的安東尼奧·葛蘭

① 意大利文“在这里会治好病”的意思，这是羅馬一家有名的私人医院。——俄文版編者

② 本書序言說葛蘭西同志于刑滿后三天即逝世。——譯者

西在獄中写成了他的紀念碑式的作品；这部作品使它的作者成为意大利人民有史以来最偉大的兒子之一，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在獄中的这些年里，葛蘭西用他那衰弱的經常發痛的手，用他那就是拿一点小东西也不能不發抖的手，在筆記本上用纖細的字体写滿了兩千八百頁。安东尼奥·葛蘭西在这些筆記本中給意大利工人、全体劳动人民和知識分子，給全意大利留下了自己的經驗和思想的卓越的总结——一部說明我国过去充滿了痛苦和徬徨的著作。同时这部著作指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斗争可以医好意大利的宿疾，可以复兴和解放祖国。

第十六章 “獄中札記”

过去三十年来，意大利文化界没有产生任何足以同安东尼奥·葛蘭西的这些“札記”和“隨筆”比拟的东西。我們的同志葛蘭西在監獄的这些年里仍然緊張地用腦子工作；他对意大利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費利徹·普拉东納：“獄中札記”

見1946年“再生”杂志

不仅是肉体上，而且是精神上的恐怖

人們常常以为，法西斯主义利用特別法庭的判決和監獄，只是作为一种消灭敌人的工具，只是作为長时期的甚至永远的摆脱敌人的麻煩的工具，但是，法西斯監獄的作用还不仅如此，它还有另一个陰險毒辣的目的——不仅使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同外界隔絕，而且要摧毀他的意志。法西斯分子慢慢地消磨安东尼奥·葛蘭西的体力，尤其是用尽心思在精神上殘忍地折磨他，企圖摧毀他的战士的意志，压制他的反抗。

法西斯獄吏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把葛蘭西的生活变成一种無穷無尽的痛苦和屈辱。他們即使由于害怕国际輿論而不得不稍为讓步，也是怀着仇恨和惡毒的心情千方百計地抵消其作用。他們阻碍他同妻子甚至同孩子們通信：即使是他專为自己

的孩子想出来的小故事和小笑話的信，也通不过檢查的关口；这些愚蠢無知透頂的獄吏在审查时百般挑剔，經常把一些最無所謂的字眼划掉（例如，“馬來种野猪”这样一个字——一种野猪的名字，就成了盤問和扣留信件的借口）。安东尼奥在去世前几个月写給妻子的信說：“你还記得吧，在德利奧还小的时候，你給我写了一封很亲切的信，告訴我孩子怎样在學習……地理，怎样学着在地圖上把世界各国找出来。你告訴我，他躺在床上，头朝北，跟你說在他的头指着的那个方向住着一些把狗套在雪橇上的民族，又說他左面是中国，右面是奧地利。为了拿到这封信，我同監獄長爭吵了一个多鐘头，因为他怀疑这是一些暗語，掩藏着一些天曉得的消息！……‘这中国是什么意思，奧地利又是什么意思？’‘这些把狗套在雪橇上的人是怎么一回事？’我得花很多力气，才能給他一个似乎可信的解釋（要知道那时我还没有看到信的内容），我已經不指望能得到那封信了。我对他說：‘难道你是沒有結过婚的人嗎？难道你不懂得母亲会写信，把远离父亲的兒子的情况告訴他父亲的嗎？’”

葛蘭西跟同志們隔絕。叛徒和 間諜暗害他的生命

獄吏从威尼斯宮得到很多异常詳細的指示，为了把葛蘭西这个一直就是为人民而活着、同人民有密切联系、同人民在一起工作和交換意見的人，尽量小心地隔离开来。

法西斯当局把葛蘭西同他的久經考驗和最亲密的同志斯科奇馬罗、特拉齐尼、里·考西、羅維达等人远远地隔离开来。法西

斯分子这些年来把党的著名领导人，像謝嘉、巴叶塔^①、尼加爾維勒等人，一个接着一个地逮捕起来，并且判处了徒刑，然而却不把他们送到杜里監獄去。他們安排好，在杜里監獄中和葛蘭西关在一起的共产党員尽量少，特别是不讓任何一个党的領導者和他接触。另一方面，奧夫拉^②同監獄当局約好，組織一小撮为了求赦就什么卑鄙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叛徒、敗类和懦夫对葛蘭西进行卑鄙的暗算。法西斯头子倚靠意志薄弱的人，压服和殘害覺悟不高的反法西斯分子的良心。在每一个監獄里，都有所謂“渣滓監房”和“求赦書倉庫”。有些人一时軟弱而写了求赦書，但还猶豫着沒有把它交上去，受着良心責备的痛苦，这些人同“渣滓監房”中的叛徒一塊住几天，就把自己的求赦書撕掉了。叛徒，这是一些已經不能称作人的东西，他們为了奉承拍馬，把同牢的真正战士的任何一点点違反監獄規章的行为报告看守長和監獄当局，使他們被关进禁閉室去。这些人类的渣滓只是念念不忘怎样得到自由，他們每天写求赦書給政府首腦，用尽卑躬屈节的、搖尾乞憐的字句。其中有些最坏的人甚至仍裝成反法西斯战士的样子，在奧夫拉的授意下，怀着挑撥的目的热烈地發表“極端革命的”演說，企圖用托洛茨基和波尔迪加的宣傳把我們的同志引入迷途。奧夫拉組織了一批这样的惡棍，把他們和葛蘭西关在一起。他們侮辱他，折磨他，干出种种暴行。虽然牢房里是禁止談話的，違禁者將受到严厉的懲罰，葛蘭西仍然像以前一样进行談話；不过現在他得經常提防四面八方包圍

① 詹卡洛·巴叶塔（1911年生），意大利共产党指导部委員，議會議員。1932年任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書記。同年被法西斯特別法庭判刑，在獄中关了十三年。——俄文版編者

② 奧夫拉，法西斯警衛隊。——俄文版編者

着他的間諜。有一次，在院子里放風的時候，葛蘭西坐在一旁，有一個惡棍竟“用一塊大石頭擲他，幸亏石頭貼近葛蘭西的頭部飛過，沒有打着他”（特隆貝蒂）。特隆貝蒂說，在這個時期里，杜里獄中沒有一個富有毅力的共產黨員同志和葛蘭西在一起。這樣，有一個時期，葛蘭西在杜里獄中是孤單的，听任監獄當局和它的奴才的欺侮，而毫無辦法。

學習中的許多困難

葛蘭西沒有可能安靜地學習、記筆記和寫他自己的“札記”。經過了一場嚴重的鬥爭，葛蘭西才在獄中獲得了紙、筆和墨水。此外，為了取得這些文具，他不得不遷出大牢房，在大牢房住也有它特別的好處；這樣一來，葛蘭西得不到他非常需要的同志的照顧了。（葛蘭西遷出大牢房之後，只有在放風的時候，在院子里許多囚犯中看到共產黨員同志；一直到1933年3月7日他的健康劇烈惡化以後，才允許特隆貝蒂住在他身邊，以便夜間也能看護他。）

法西斯分子也盡力阻撓葛蘭西取得書籍。這從他的幾封信中可以看出來，這些信里提到他沒有收到的書，並且請求以後不要再給他寄書（“因為反正他們不交給我”）。然而，關於這一點我們最初還是從他的筆記本中的三篇聲明——更正確地說是聲明的草稿中知道的。在第一個聲明中（1930年9月），他抗議副牧師（連這樣一個傢伙也來添麻煩了！）沒收了他們的書。葛蘭西寫道：“對於我這樣一個還得在監獄中呆十五年的人來說，這是重大的原則問題；我要準確地知道，究竟那些書我不能讀”。

在另一个声明中，他抗議禁止也讀某些杂志。在写給政府首腦的第三个声明中(这就是說，他以前对監獄当局和督察員等人提出的抗議沒有得到回答)，他要求允許他得到“參議員乔瓦尼·金蒂雷和參議員貝奈戴托·柯罗齐的著作”——这是一些在法西斯意大利能够自由發行的書。他并且趁这个机会，对獄吏故意干扰他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提出抗議。同監獄当局这些零敲碎打的卑鄙行为进行斗争，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些無理阻难比比皆是，而且是很突然，是时时刻刻花样翻新的。

为了今天的任务

葛蘭西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同法西斯的迫害和折磨进行斗争，以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寻找和党内同志保持联系的方法，斗争到最后一分钟。法西斯迫害者的心机是白費的：葛蘭西比他的敌人更頑強。他認為，法西斯分子的殘無人道，是意大利反动階級的愚蠢和怯懦政策的一种表現。我們选录“獄中札記”中的一篇“生平自述”的全文，这篇文章用隱喻的方法精确地指出法西斯反动統治是一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恐怖：

“假如一个肉体和精神都十分健康旺盛的人面临着兩条道路的抉擇(这里葛蘭西指的兩条道路是：或者变成一个食血者或者是死亡)，那末，他完全可能宁可以自杀来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假如这个人經歷了一場折磨，体力和精神都已消磨殆尽，再来抉擇，那末，上述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了(或是几乎不存在了)。这种現象應該从它今天的表現来研究。不能認為，这种現象在过去並沒有出現过。但是，目前这种現象具有特別的‘自願

的’形式則是毫無疑問的。換句話說，現在這種現象受到重視，而且被有計劃地製造，而過去並不是這樣的（‘有計劃地’這個概念應該了解為‘大批地’。當然，這並不等於說某些個別的人物受到特別‘注意’的情形就不會有了。）毫無疑問，現在這種現象里面包含有一種以前所不存在的‘恐怖’因素，肉體的恐怖，精神上的恐怖，其意義是不容低估的。”

安東尼奧·葛蘭西儘管遭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恐怖的折磨，儘管受到法西斯分子的特別“注意”，他在獄中仍然繼續進行鬥爭。一直到1933年3月7日他的健康已經非常糟的時候，他仍然繼續教導自己的同志。“他同我們談話，給我們解釋問題，教導我們；一直講到非常疲憊，唯恐不能把一切要告訴我們的事都一下子說完。”（徹勒薩）。像以前一樣，葛蘭西最關心的問題是培養黨的幹部。特隆貝蒂談到葛蘭西怎樣為缺乏幹部而焦慮——葛蘭西常常說，黨在發展的初期就至少需要五百名有經驗的領導工作人員。葛蘭西在被流放時期和在雷奇那·柯里監獄的時候曾經不止一次地說，一個好的革命領導工作者所必備的主要修養之一就是深刻了解意大利的歷史，尤其是近百年的歷史。有一種論調說，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歷史中是一種表面的、暫時的現象，好像他很快就會自行消滅。葛蘭西聽到這種空話就非常生氣。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葛蘭西在雷奇那·柯里獄中的時候跟同志們談到復興時期的問題；據徹勒薩說，1930或1931年葛蘭西在杜里監獄中時，大約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系統地講述了意大利的社會結構及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以後打算對法西斯主義進行分析，並闡明黨的基本任務。他所最注意的仍然是同黨內的“左派”幼稚病、同迷惑人的、不中用的過激主義作鬥爭的問題。

党内仍有一些同志受到波尔迪加的“愈坏愈好”的理論的毒害。他們仍然天真地認為：在大壟斷資本中最反动的軍国主义集团的独裁“自动”崩潰，即法西斯主义崩潰之后，無产階級專政和社会主义將不可避免地像奇蹟一样地出現。葛蘭西不倦地解釋說，法西斯独裁迫使意大利無产階級采取它目前的立場，同这种立場比較，它在1919—1920年所采取的立場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先进的。葛蘭西清楚地了解，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在推翻法西斯主义之后的一定时期內，無产階級的主要的战略任务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爭取民主自由，重新建立群众性的民主組織，根除法西斯主义，消灭法西斯君主制度——总而言之，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

葛蘭西強調指出，这些就是主要的战略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無产階級不仅要动員农業無产階級和全体农民投入斗争，并且要尽量广泛地动員小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以及同这些階級有联系的民主党派。在法西斯統治的年代里，虽然这些党派或是被消灭，或是停止活动，或是变成了人数很少的集团，但是，当法西斯独裁为全体人民所不滿，遭受共产党領導下的人民群众的打击而开始現出深刻裂痕的时候，毫無疑問，它們会恢复它們的組織的。

葛蘭西說，同时必須展开解釋工作，爭取那些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小資产階級各阶層和青年，这些人受了法西斯主义的欺騙，輕信他們当初講的那些迷惑人心的“革命性的”諾言，而跟着他們走，实际上法西斯主义是最反动的大資本集团的独裁，根本就沒有打算履行这些諾言；必須在一切法西斯群众組織中積極进行工作，在这些組織里把合法活动同非法的地下活动結合起来。

葛蘭西說，最后，時刻不能忘記，法西斯主義也知道只有共產黨人有能力動員和領導意大利人民進行爭取民主自由，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鬥爭，因此它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壓服”共產黨人，不僅要消滅他們的肉體，而且極力破壞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統一。葛蘭西向同志們說，你們難道沒有看見，法西斯分子允許托洛茨基這樣一個自稱“共產黨人”和“革命家”的可恥叛徒的卑鄙的反蘇誹謗言論譯成意大利文，並且在意大利傳播嗎？托洛茨基主義是法西斯主義手中的危險武器，在任何一點有關蘇聯的真實消息都嚴禁傳播、閱讀列寧或斯大林的著作就會被判處二十年徒刑的情況下，這種武器就尤其危險！法西斯主義企圖利用托洛茨基的騙人宣傳使具有革命情緒的工人陷於混亂，走入歧途。

葛蘭西不僅把這些原則性的指示告訴和他一起在獄中的同志，而且還設法傳達外面的艾爾柯里^①和黨。葛蘭西不倦地找出種種秘密的通訊方法，把自己的意見、警告和建議告訴黨——雖然有時只是寥寥幾個字。

“1929年，他叫人告訴我們：‘密切注意法西斯工會中工廠全權代表的活動。’他想用這個指示再一次喚起我們注意在法西斯群眾組織里進行工作的重要性。

1930年，葛蘭西聽說托洛茨基分子企圖影響一些共產黨員，但又沒有辦法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他就提出了極富表現力的短短的一句話：‘托洛茨基是投靠法西斯主義的娼妓’，這句話成了一個口號迅速傳遍一切監獄。

在臨終前不久，他知道了關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

① 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在法西斯當權年代所用的名字。——俄文版編者

議的几項指示。他專心一致的研究如何在意大利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綫的方式……”(陶里亞蒂)。

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共有三十二本，計二千八百四十八頁，其中某些筆記的日期已不易准确地查出來，往往也不可能准确地查出來。然而，從內容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筆記的大部分是他在培養新幹部的工作中寫的。葛蘭西在獄中仍然繼續從事這項工作，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樣，這些工作對確定共產黨活動的正確方向、解釋黨的政策以及它在那些年代里、在那個歷史階段的鬥爭的意義來說，是一個寶貴的貢獻。我們指的首先是現在已經出版的兩冊札記——“復興”和“關於馬基亞維利^①、關於政治和現代國家的認識”。第二十一冊札記是1929年2月到1933年11月在杜里獄中寫的，有的寫完了，有的只起個頭。這一冊的每一頁上都有監獄管理當局的鈐記。葛蘭西估計到每一頁都可能受到監獄當局的審查，他不可能公開說明自己作為革命者的思想，常常不得不採用隱晦的、甚至根本是“密碼式”的文字，以蒙混獄吏，幸而他們都是些不學無術的家伙。因此，葛蘭西在札記中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叫做“實踐哲學的創始人”，把列寧叫做“伊里奇”或“維里奇”，把無產階級革命叫作“周圍的現實中的大轉變”，等等。文字儘管隱晦，但是葛蘭西的思想仍然是明確的，札記的政治內容沒有失去其深刻性。我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說，葛蘭西在獄中所做的工作是巨大的。他在那裡繼續進行前此中斷了的對南方問題的研究；他給黨留下了貫穿著列寧主義精神的對許多問題的詳盡研究的成果，如關於意大利革命的動力問題，關於意大利

^① 馬基亞維利是1469—1527年意大利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作家。在封建制度崩潰、資本主義制度萌芽時期是一個著名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善用權謀術策。——譯者

历史問題，关于意大利無产階級当前的特別任务問題：完成資產階級在复兴时期所开始而沒有勇气进行到底的民主革命。在獄中的葛蘭西繼續列宁式地發展他对党在意大利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

为了明天的任务

葛蘭西在杜里被單獨監禁和在福尔米亞医院的病房中的时候，考虑的不仅是工人階級政党的当前任务或最近期間的任务。他还向前看，展望遙远的未来，像他一生中經常做的那样。他在这个时候已經在研究無产階級国家的任务、掌握了政权的無产階級的任务、在意大利建設社会主义以及意大利無产階級在建設社会主义的事業中將会遇到的特殊困难等問題。他考虑到無产階級在国家生活中一切方面的領導作用：从教育事業到文学、科学、哲学；他強調指出，無产階級革命的任务不止于夺取政权；工人階級应当成为全民族在思想和文化領域的領導者。

葛蘭西根据列宁关于無产階級領導权的学說，強調、解釋和發展了無产階級作为国家的新的領導階級的問題——葛蘭西在他的札記里把這個問題叫做領導權問題（也就是領導作用和領導的問題）。葛蘭西創造性地运用列宁的学說，不是把它机械的搬到意大利来，而是按照意大利的具体情况發展了这个学說。葛蘭西強調指出，知識分子在意大利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意大利知識分子傳統的世界主义問題（很久以来，世界主义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就为教皇服务，也为皇帝服务，也为共和国服务），也就是意大利知識分子历来与对人民和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問

題相隔絕的問題(因此,意大利的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喪失了它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工人階級除了必須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由工人階級中產生并已成為工人階級的領袖)之外,還要善于爭取廣大的“傳統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從中等階層的居民中產生的知識分子;不僅要爭取他們,而且要領導他們,把“傳統的”知識分子從反動派指使下的走卒變為勞動大眾的同盟者。

雖然我們對葛蘭西的“獄中札記”談得很少,但是也只好到此為止:因為我們不可能在寥寥几行或是几頁里面概括這部著作的非常深湛的思想。關於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和知識分子問題在“獄中札記”中占很多篇幅,特別是在“知識界和文化組織”、“歷史唯物主義和貝·柯羅齊的哲學”、“文學和國家生活”几卷中有廣泛的論述。當然,每一卷的名稱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隨意擬的。例如,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貝·柯羅齊的哲學”一卷中,就有一整篇專門論述當前的政治問題——揭露布哈林的機械論——偽裝的右傾機會主義,當時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曾對布哈林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打清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最後一個障礙。但是,這樣按卷分類,恰好也符合葛蘭西本人在每一本筆記上所加的標題,這種分卷方法是正確的、實用上是方便的。

早在被捕的最初幾個月里,葛蘭西就經常不斷地……想到要給後代留下一點什麼 für ewig (永久)的東西,也就是某種不是今天時興的東西,某種“大公無私的”東西。葛蘭西使用“永久的”、“大公無私的”這樣一些詞句,是估計到他的札記可能受到檢查,這些詞句的真正意義讀者是不難猜出來的;在葛蘭西看來,甚至他起初打算在獄中研究的比較語言學也是人類的生活、人類的鬥爭和人類的歷史的一定程度的反映。這些詞句的真正

含义说明，葛蘭西在獄中所写的卓越的著作的一大部分不仅是为了給意大利無产階級以及意大利全国人民指出和解釋今天的任务，而且还有遙远的明天的任务。

葛蘭西的名字永垂不朽

我們前面提到的三十二本獄中札記中有十一本是葛蘭西从杜里監獄轉移到福尔米亞医院之后写的，時間是在1934—1935年。然而，在1935年安东尼奥·葛蘭西“永远停止了他的工作：在他一生这最后几个月中所有得到机会和他談話的人都証实，他的思想的明确和有力仍然和以前一样，然而他的体力枯竭了”（普拉东納）。葛蘭西就是在福尔米亞也無助于他恢复健康。我們从葛蘭西1935年6月19日致社会安全总檢察長瓦連蒂的信件草稿中可以看出，他仍然像从前一样不得不“毫無結果地要求”發給他对他的健康多少有点好处的飲食。我們从他1935年夏末写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葛蘭西坚持要求停止監獄的变相酷刑，“对我的所謂二十四小时監視，剝夺了我的休息和睡眠，为了使我的病情不再加重，身体不再垮下去，我是非常需要休息和睡眠的。”

安东尼奥·葛蘭西一直斗争到最后几分鐘：在这个斗争中他努力利用他所能够利用的一切合法手段。他坚决要求有条件的監禁，最低限度也要轉到一个診所里去，使他得到真正的治疗和帮助，不致于一天到晚被看守紧紧地監視着，不致于受到監獄当局不断地侮辱。然而，法西斯主义干下了最卑鄙的勾当。当葛蘭西終于被允許送到羅馬“庫伊西珊那”医院的时候，已經太晚



了。1937年4月27日早晨4时10分，安东尼奥·葛兰西逝世了。

然而，葛兰西的名字是不朽的，它将永远活在意大利人民的心中。今天意大利千百万劳动人民继续为他一生所致力的事業而奋斗。

“在他所指出的道路上，在他直到最后一息还高举在手中的旗帜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可战胜的旗帜下，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葛兰西在斗争中创立并加以领导的共产党，将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它将把葛兰西的指示执行到底，直到自由与和平的事業，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获得解放的事業，社会主义事業取得彻底战胜反动和野蛮的势力”。

（帕·陶里亚蒂）

